超 凡 的 一 生

( Supernatural )

**威廉·玛利安·伯兰罕传记**

( The Life Of William Marrion Branham )

**第 5 册**

**欧文·乔金森 著**

( Owen Jorgensen )

致 谢

要进行这样大的一个写作工程，没有许多人的帮助我肯定无法完成，我为此而深深地感谢他们。首先我要感谢佩里·格林，他给予了我最初的鼓励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大卫·巴克利、金珠·吉姆、安顿·里奥楚维克、桑卓·梅奥斯、杰尔·韦伯、还有其他的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编辑、校对这六册书，他们给出的建议让这本传记内容更准确、质量更高；此外，我还要感谢斯蒂文和凯斯·斯褚，他们为那些只能听不能读的人录制了这本书；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把这本书翻译成汉语、芬兰语、法语、德语、印度语、韩语、挪威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越南语等其他语言的人们；最后我要把感谢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20年里是他那永不落空的爱和关心，让我能够完成这本威廉·伯兰罕的传记。

——————欧文·乔金森2011年

***现在，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哥林多后书》2:14***

前 言

1971年，还在西雅图和平学院就读时，我就读到了高登·林赛的小书《威廉·伯兰罕——一个从神而来的人》，我对威廉的生平故事和事工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他的文字。我当时19岁，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作家。我意识到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想知道是否能为这个杰出的人写一本详细的传记。说实在话，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足够的技能组织这么巨大的工程，更不要说把它们写出来。所以这个梦想后来就慢慢泯灭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时光流逝，我后来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尝试过不同的工作，直到1978年，我回到我家的大麦农场干活。

1978年我35岁，当时在韦纳奇山谷学院参加了一个冬季学习班，想学一些对我的农业生意有帮助的新技能。我选了一门会计课程和一门计算机课程。有一次在写作课上，只是为了好玩，我提交了第一份书面作业，让老师评估一下。当她发回作业时，我看见她在纸稿的最上端写了一句话：“我能用你的作业给班上其他同学做范本吗？”我每次交作业，她都在第一页的顶端写这句话。这样持续了四周后，我想：“嗯……我想知道是不是神要告诉我什么事？”因为在那个冬天我一直在恳求神向我显明他想让我这辈子做什么事。当我站在学院图书馆门口的时候，神向我说话了。他的话语如此有能力，就像一记拳头打在我的胸口上。他说：“我想让你来写一本威廉·伯兰罕的传记。”我想：“那么，这就是我要做的事了，哪怕是花上10年工夫完成我也不在乎。”结果它花了我20年的时间来完成。

关于威廉·伯兰罕的事工有许多可用的素材。（要提出警告的是——在互联网批评他的网站上的信息都是错误的，这让人很遗憾。）当然，当我1985年开始着手这项工程时，还没有互联网。我原始的素材来源是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书籍、在50年代和60年代录制的一些短片、还有我写的事件的目击证人，特别是后三本书上的事件。但是一开始，我大部分的素材都是来自威廉·伯兰罕录制下来的讲道录音。从1947

年到1965年，他的讲道有超过一千场被录制在磁带上。我按照他讲道的顺序一盘接一盘的听，这个过程本身让我感到满足而激动，我感觉就像是跟着这位伟大的传道人走遍了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确如此。当他讲述他的生平故事时，我就用文字处理机记录下来。（这是在可以用电脑数据软件处理他的讲道之前的事，我会在尾注里对这个数据软件做更多的说明。）他经常会讲述近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因为事情刚刚发生，他不仅能说出发生了什么事，谁说了什么话，他还能说出他当时的想法和感受，这使得我写起传记来更加方便。

经过两年的调查，我已经收集了超过一千页的单倍行距的打印记录。这时我对自己说：“欧文，你到底要不要开始写这本书？你肯定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素材可以开始写了，所以……要么开始写，要么就不要再对自己说你正在写一本书了。”

首先，我必须得组织我的素材，我买了56本文件夹，按照威廉·伯兰罕一生的每一年做了标签，然后通读我的素材，判断每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用剪刀将它裁剪下来，放在相应年份的文件夹里。接着我打开标着“1909年”的文件夹，把里面的素材再读一遍，这样每个细节就落在我的脑子里了。最后，我打开文字处理机，深呼一口气，开始写作。

刚开始时，我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第一章，我草稿上的第一段是这样的：“威廉·伯兰罕于1909年出生在肯塔基州……”读起来就像高中的语文作文，所有的事实都有，但是缺少了什么东西……我想：“这里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事件，我为什么不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把读者拉到这个故事里呢？我以这个理念重新写了第一章，这次的效果让我很满意，于是我继续用这种方式写了整个系列。几个月后的一天，我13岁的女儿汉娜趴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读几张从我的手稿里掉出来的纸稿，我想她读的是第5章。汉娜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说：“爸爸，这故事真不错。“然后低头继续读着。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的路子对了。从那以后，我已经接到了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写给我的许多信，他们说这本关于威廉·伯兰罕生平的书让他们得到了许多祝福。

今天，当我写这个介绍的时候，《超凡的一生——威廉·伯兰罕的

一生》第1册，第2册，第3册，第4册和第5册已经有了成千上百的英语复制本，这本书还被翻译成了许多语言。（参见supernaturalchristanbooks.com）。其中的原因是：起初佩里·格林（亚利桑那州图森教会的牧师）和我是将5册书分开印制的，因为我当时还在写这个系列，我完成一册就印制一册。现在既然这本书的最后一册已经完成，我就把前5册和第6册合并，将它变成一套三册的书重新印刷。

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你意识到耶稣基督此时此刻离你有多么近，——更重要的是，他有多么在乎你。

————————欧文· 乔金森 2011年1月

***现在，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哥林多后书》2：14***

第 五 册

遭 弃 绝 的 教 师

（1955-1960）



第 五 册

遭 弃 绝 的 教 师

（1955-1960）

目 录

第五册作者序 …………………………………………………………8

第 68 章 教导事工开始 ……………………………………………10

第 69 章 一个严肃的警告 …………………………………………21

第 70 章 真假葡萄树 ………………………………………………30

第 71 章 瑞士论战 …………………………………………………41

第 72 章 负鼠热 ……………………………………………………48

第 73 章 在瑞士拍下天使照片 ……………………………………57

第 74 章 天使教他钓鱼 ……………………………………………69

第 75 章 墨西哥：奥秘与神迹 ……………………………………81

第 76 章 美国如以色列一样站在加低斯巴尼亚 …………………95

第 77 章 分产业……………………………………………………108

第 78 章 滑铁卢的失望……………………………………………129

第 79 章 解释分别善恶树…………………………………………136

第 80 章 “要有生命！” …………………………………………145

第 81 章 越过时间的帷幕…………………………………………166

第 五 册 作 者 序

历世历代最伟大的教师是哪些人？雅典的苏格拉底、拿撒勒人耶稣、大数的保罗肯定名列前茅。尽管这三人的教导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被人弃绝，然而，他们所教导的原则最终改变了世人的世界观。威廉·伯兰罕（又译伯南汉）的教导也是这样。他的教导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基督徒了解圣经的方式，以及如何明白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无论你对他的观点同意与否，这本书都会令你惊讶、向你挑战、给你灵感。

我之所以把第五册的题目取为“遭弃绝的教师”，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准确地描述了威廉·伯兰罕这个时期的生命。一九五四年底，在“国际信心医治”大会期间，他感到圣灵正带领他教导更深的神的道理。结果，他得罪了这个人那个人，这个宗派领袖那个宗派领袖，最后他得罪的人数多得使人对他聚会的需求量明显下降。

耶稣基督在他事工中也发生同样的事。许多人在耶稣医治病人、给人吃鱼和饼、用比喻教导人时，都很爱他。最后，他甩掉婴儿奶瓶，教导福音的干粮。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路7:23]然而，许多人听到他教导难懂的道理时就跌倒了。例如，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听完这话，人群中大多数人都离去了，就连最紧跟着他的七十个跟从者也离去了。耶稣转身对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约6:47-71]从那天以后，耶稣在以色列不再享有盛名了。批评者可能会说，耶稣的事工从此落到了低谷，直到在十字架上，耶稣甚至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但记住，广受欢迎的观点与真理并不是一回事。虽然耶稣的大众声誉减少了，但他成就了天父把他放在地上的旨意，即：拯救一切信他名的人。

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表明威廉·伯兰罕大众声誉的减少是具有圣经先例的。就在伯兰罕大会的人数逐渐减少、要他讲道的邀请逐渐变少的时候，神正在给他预备最后阶段的事工，用天使的话说：就是他的“第三次拉动”。这事工将超越挡在前面的每个拦阻。

我为《威廉·伯兰罕——超凡的一生》第五册所起的题目只描述了硬币的一面。这本书也描述了另一面，但你必须用属灵的眼睛才能读明白。这另一面在第六册更清晰，或许显露无遗了。

欧文·乔金森，二零零二年

第68章

教 导 事 工 开 始

1955

从一九四六年一位天使来见他的那一刻起，威廉·伯兰罕的一生永远改变了。他那默默无闻的小城事工一去不复返了；霎时间，世界在向他招手，乞求他的到来。刚开始，他的信心医治大会带他去到了东南部各州，但很快他去到了整个北美，最终去了欧洲、非洲和印度，向几百万人传福音。经过七年国际性的传福音事工，他估计有五十万人因着他传福音而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他无法估计有几百万人因着他的祷告而得了医治。

尽管取得这些重大的成就，但到了一九五四年底，他奇怪地感到很不满足。他曾希望他那超自然的辨明恩赐会推倒宗派间的屏障，把基督徒招集在一起，更深地把生命交托给基督。但平庸的基督教大河只涌起微波，继续向低谷流去。

经过多次的思考和祷告后，威廉·伯兰罕最终意识到他的取向太过谨慎。由于他的信心医治大会吸引了跨宗派的人，所以，他总是传讲一些最简单的道，希望使批评最少、赞同最大。他大多涉及三个主题：救恩、信心和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尽管这些主题列在基督教基要教义的最前面，然而，它们只代表了耶稣基督丰盛生命的最初部分[约10:10]。神要他的儿女认识更多、生命更丰盛。使徒保罗责备那些老作婴孩的基督徒，他们只能喝奶，不能吃神道的干粮[来5:9-14]。保罗写道：“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来6:1]”比尔觉得他的事工能帮助基督徒教会进到完全的地步；为了成就这件事，他知道，即使要得罪一些人，他也必须在大会中传讲神道的干粮。

因为知道神呼召他去教导更多的教训，他带着更新了的火热，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九五五年的大会中。一月份，他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的“非拉铁非教会”，用十一天的时间讲了十三场。马特森-博兹牧师给他自由，讲他想讲的题目。比尔利用这种自由，传讲了若干带有教义性的道。其中有：“耶和华的七个复合名字”、“外邦时期的开始与结束”和“信仰的主要根基。”

星期二晚上，他讲述了自己生平故事中属灵方面的事；解释了当他年轻时，那些基督教牧师告诉他他的异象是从魔鬼来的，他感到何等的困惑。比尔叙述了一九四六年的那个下午，他如何躲进林子里的一个山洞，寻求神的答复。半夜过后的某个时刻，黑暗中忽然有一道光出现在洞里；从那光中走出一位男人，他身高超过六英尺，体重至少二百磅。他脸上没有胡须，周围的黑发与他的白袍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着这些坐在舒适、温暖的芝加哥教堂里的听众讲道，比尔竭力要传达出他在那一刻所感受到的恐惧：“老实说，朋友们，我想我的心会让我昏过去。想象一下！要是你在那里，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他成百上千次地临到我，每当他靠近我，我还是像瘫了一样；有时几乎完全昏过去。若我为病人祷告太久，我会完全失去知觉。

“于是，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他声音深沉，他说：‘不要怕！我是从全能的神面前差来的。’他一说话，我就认出这是从我三岁起常常向我说话的同一个声音；我知道那是他。他说：‘不要怕！我是从全能的神面前差来的，要告诉你有关你奇特的出生（正如你们知道的，一九零九年我出生在肯塔基州那间小木屋里时所发生的事。我出生时，同一道光悬挂在我的上方），和你被人误解的生命，它们已经指明，你将要往普天下去，为病人祷告。无论他们得什么病，只要你能让人相信你，并在祷告时诚恳，就没有任何疾病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即使癌症也不能’。”

“我说：‘先生，我是个穷人，也住在穷人中间；我没受过教育，他们不会听我的’。”

“他说：‘正如先知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以印证他的事工[出4:1-8]，你也被赐予两个迹象，以印证你的事工。第一个恩赐是你手上的迹象：当你为病人祷告，你用左手握住那人的右手，然后静静站着；由鬼魔引起的疾病会使你的身体有一个具体的反应，这使你能辨认它们是什么病；然后你祷告，如果你左手上的肿大消失，那么，疾病就离开了那人；你就宣告他们好了；如果手上的肿大没有消失，就祈求神祝福，然后走开’。”

“我说：‘先生，恐怕他们不会接受我’。”

“他说：‘他们若不听第一个迹象，那么，你将会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他们必听这个迹象’。”

“我说：‘先生，这就是我今晚在这里的原因。那些神职人员告诉我，说临到我身上的那些异象是错误的’。”

“他说：‘你生到这个世上，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比尔刚做完见证，一种不可见的同在临到他身边，如此真实、强烈地触动他的情感，使他肃然起敬，皮肤发麻。他知道站在他旁边的是主的天使。接着，他感到这天使离开他，缓缓地去到会众的头上。他此时能看清楚了，一个琥珀色的火球像照相机不灭的闪光灯那样一直闪着。比尔密切地注视着他的移动，因为知道异象与这光有一定程度的关联。这天使停在一位黑人妇女的头上；比尔感到她的信心正在拉动他的恩赐。

“有位黑人女士正举着手坐在那里，请你站起来，我就能看清你。我只是个人，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差他的圣灵来印证这些事。神若告诉我你有什么毛病（你知道我根本无从接触你），你会全心相信吗？”

那妇人回答：“会的！”

“神祝福你！你的高血压离开你了，这是你得的病，对吗？那么请坐下。你感觉不同了，是吗，女士？是的，没错。”

“坐在你身旁的那位女士，患有关节炎和妇女病，对吗，女士？请站起来一下，那位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士。你太靠近这天使，所以异象就临到了你。你患有关节炎，妇女病，还有……你为你丈夫担心，他是个酒鬼，不上教堂。如果说得对，请举手。”

她举起手，证实所说的。

“神祝福你，女士。现在回家去，接受你的祝福。你得医治了！我看到你周围变亮了。”

天使移到会场的后面。比尔一边对会众讲道，一边等着看那光要停在哪里。“对神要有信心。那后面的人，你们对这点是怎么想的？你们信吗？要存敬神的心。”

“有位女士戴着头巾，坐在后面的角落里。我看到那光悬在她的头上；她患有心脏病，她丈夫坐在她身边，他的胃不舒服，对吗，先生？如果说得对，请举手。”

在会场的后排，一位男人举起了手。

“先生，你正举着手，我在异象中看到你有抽烟的恶习，不要抽了；你抽雪茄，不该那样做，它使你生病，对不对？如果说得对，请你这样挥挥手。这就是困扰你的事，对你的神经很不好。扔掉那些坏东西吧，不要再抽了，你就会好的；你妻子的心脏病也会离开她的，你信吗？是这样吗？我从这里看不清你，你知道这个，但你前面的口袋装着雪茄，没错。把那些雪茄拿出来，把手放在你妻子身上；对神说，你胜过了那种东西，那么，你们俩回家去，都好了。主耶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会众因兴奋发出一阵响声。比尔能真正地感到他们的信心在上升，从各个角落拉动他的恩赐。火柱移到众人的头上，他眼睛一直盯着它。“对神要有信心，”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这只是神至高无上的恩典，你们信吗？我只能说他显给我看的那些事，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不是你的弟兄在做这事？是你的信心在运行神的恩赐，你们正站在他的面前。稍等一下……”

他看到那光又向他移回来，停在一位老人的头上。“在这个角落里，我看到一位黑人男士坐在那边，年纪有点大，戴着眼镜。先生，请站起来一下。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心里正挂念着另一个人，是吗？若说得对，请挥挥手。”

就在那人挥手时，比尔对会众说：“我看见那光悬在他上面，但还没有化成一个异象。如果全能的神告诉我这人有什么毛病，你们其余的人会接受他的医治吗？这人站在离我约十五码远的地方，我一生从未见过他。若是全能的神向我揭示那人的毛病，你们每个人都该成为健康的人从这里走出去。神能做的还会比这更大吗？

“先生，你没有什么大毛病。你感到虚弱，前列腺有点小毛病，但这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你儿子，他因具有双重性格，住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对不对？如果说得对，请挥挥手。瞧，绝对没错。”

“现在，这里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让我们起立，赞美他，接受医治。”

麦克风把比尔的祷告声扩大，盖过了会众的声音。“全能的神，生命的创造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与者，你在这里，是同一位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撒但，你欺骗这些人够久了。藉着永生神，他此时以火柱的样式在这里，我命令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些人，从他们里面出来。”

“现在，你们大家都举起手，赞美神，接受你们的医治！”

很多人得了医治，但不是所有人。

一月份的芝加哥大会以后，威廉·伯兰罕往西南方向走，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比利·保罗·伯兰罕、杰克·摩尔、杨·布朗与他同行。从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开始，比尔在凤凰城“圣地兄弟会殿”里举办了十二个晚上的聚会。

聚会前的那个星期六，比尔驾车去凤凰城郊外的旷野，要找个地方祷告；有件事仍然困扰着他。由于他在大会期间没有亲自为足够多的人祷告，常常受到批评。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收到好几百封抱怨信，说：“在同一时间内，奥洛·罗伯茨能为五十人祷告，而你才为五人祷告，”这是真的。当人们从奥洛·罗伯茨身边经过时，他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而另一方面，比尔要他们排成一队，然后逐个地叫他们走到前面，这样就能藉着异象辨明各人的需要。他的方法不仅拖得久，而且异象本身加大了他身体的负担，限制了每晚他直接接触的人数。看一个异象比他用镐或铁铲挖沟一个小时还要累。连续十五个异象后，他可能累得站不住了。如果他越过这极限，可能会因消耗过度而倒下去。他儿子比利·保罗和他现在的经理人杰克·摩尔会密切地注视着他，确保不让他多见异象。

尽管比尔不断地向会众解释这种现象，许多人仍然不明白，甚至他的合作者也难以明白。有一次，高登·林赛问：“为什么你不能在辨明一、两个人后，然后走回去，像我们一样为其余的人祷告呢？”因着某种原因，他的辨明恩赐不能那样运作。当服侍祷告队列时，那天使站在他身边，异象就临到，他无法控制它们。实际上很多时候，人们好像是藉着信心在拉动他的辨明恩赐。

在这个特别的星期六，在凤凰城郊外的旷野，比尔跪在一块大石头的影子下，求神帮助他在每场聚会中能亲自为更多的人祷告。太阳升高起来了，烘烤着红砂子，其发出的热浪模糊了远山的轮廓。所有能动的都躲到影子底下；那些植物却不得不忍耐着。这旷野地覆盖着挺立的树形仙人掌、茂密的圆柱形茎灌木仙人掌、马鞭仙人掌以及其它各式各样的仙人掌。

祷告了一会儿，比尔感到主的天使靠近他。突然间，旷野消失了。比尔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礼堂的讲台上，面对着排好队等着接受祷告的人。他注意到，在他后面有一位秃顶、矮小的人和一位瘦高的人，这两人比尔都不认得。一位小个子妇人，穿着一件棕色的西装外套和一条很搭配的裙子，向他走来。她手里抱着一个用毯子裹着的婴儿。她在比尔前面几英尺处停住了，近得比尔可以看见她浅色的皮肤、暗色的眼睛和黑头发。他向下看着她的手臂，看到一个皮肤发青、接近死亡的小婴儿。比尔祷告后，神医治了这婴儿。接着那天使出现在异象中，说：“当你看到这事发生，你的事工将要改变。”

在凤凰城的每个晚上，比尔盼望这个异象能应验。但这次大会期间，它没有应验，可是却发生了另外一些惊人的事。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的晚上，比尔讲道讲到一半时，突然看见一个异象（他在讲道时很少看到异象；异象通常是在祷告服侍时受恩膏的情况下才会临到）。他边看着异象展开，边继续讲道，把异象直接结合到他的讲道中。在他面前，伊甸园百花盛开，美丽极了。他看到亚当搂着夏娃，与她一同离开了园子。异象清楚地表明，亚当不是被迫离开的，因为他不像夏娃那样被引诱。他是自愿离开伊甸园的，因为他爱夏娃，愿意与她一同被驱逐出去。亚当和夏娃都穿上了羊皮衣，这预表在将来的某一天，有一位救赎者要遮盖每个基督徒的罪孽。这些羊皮是刚刚被剥下的，血滴顺着亚当的大腿滴下来。比尔还能听见亚当走路时羊皮拍在他大腿上的声音。

随后，那景象变了。这时，比尔看到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垂着肩，扛着十字架艰难地走向各各他山。他背部的外袍被血浸透，血沿着他的大腿滴下来。这异象清楚地表明，耶稣是自愿去受死的，因为他爱他的教会，他的新妇。

比尔说：“亚当是无辜的，夏娃是有罪的。但亚当爱夏娃，无论如何他都要与她一同出去；这是基督和教会的预表。基督看到教会，知道我们都错了，然而他与我们一起走，替代我们罪人的位置，为我们而死，为我们除去死的毒钩。罪人哪，你怎能拒绝这么一种无比的爱呢？”

聚会结束后，比尔与他的同伴们谈论这个异象，直到深夜一点。星期四晚上，比尔与会众分享了这异象，他感到这异象证实了他的决定：就是传讲更多的教义。

在星期五晚上的聚会中，他说：“今晚，多少人有祷告卡？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好的，那是很好的人数。现在，我愿意为每位有祷告卡的人祷告；我不能让他们都排队上来。你们能明白，我的体力在看见几个异象后很快就耗尽了，所以，我无法那样为每个人祷告。但我的聚会不是建立在我个人接触每个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藉着神道的传讲和明证而高举主耶稣基督并他复活的基础上。人们藉着听到所传的道，就应该相信有复活大能的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并且行他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以印证他永远的全能。他现在与我们同在，也永远与我们同在。基督徒们，我们永远不能没有主；我们会永远与他在一起，这不是很美妙吗？耶稣说：‘我要常与你们同在……[太28:20]’我的聚会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即：信徒当仰望而活。”[作者注:这里，伯兰罕弟兄是指这个信心的原则，“仰望而活，”暗指《民数记》21章4-9节的故事。当毒蛇的灾殃攻击以色列人，摩西在杆上挂起一个铜蛇。神说，凡仰望那铜蛇的，就必得活。铜蛇象征罪受到审判了。这旧约的故事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预表（《约翰福音》3章14-15节），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全人类的罪，凡用信心仰望他的，就必永远活着。]

尽管这次聚会要持续到星期三，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才结束，但在二月二十六日，即星期六晚上，在凤凰城没有安排聚会。所以，那个星期六，比尔就朝东面驾车开了一百英里，来到圣卡洛斯印第安人保留地，为那里的阿帕契族印第安人举办一次祷告聚会。上一次在圣卡洛斯讲道是在一九四七年，两年后，他的第二个迹象就临到了。那时，他只能用手的迹象辨明疾病；一九四七年那次聚会一开始，印第安人不愿上前接受祷告，认为他可能是个骗子。在阿帕契族社区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人人都互相认识，当他们看到一个外地人如此准确地说出前几个人的病症后，他们的疑心全消了，就急忙排成一队，比尔为他们祷告，直到半夜。神迹涌现出来，如春天怀特山流淌下来的水那么顺畅。

一九五五年，阿帕契族印第安人热切地盼望在他们的保留地举办另一场信心医治聚会。比尔一到那里，有位妇人从一间贴着沥青油纸的茅棚里出来，跪在院子里，低着头祷告，一直到聚会结束。

杨·布朗和杰克·摩尔一路陪同比尔，但比利·保罗仍留在凤凰城。由于通常是由比利·保罗在聚会前分发祷告卡，所以等到了圣卡洛斯，比尔才想到这个环节。然后，他知道他没有任何祷告卡来维持祷告队列的秩序。幸亏这些阿帕契族人虽然没有用祷告卡，也很有秩序。比尔计划尽可能多地为一些人祷告，等他力气耗尽后，他的帮手可以继续为他们祷告，直到队列里的每个人都祷告完为止。

祷告队列一开始，上来的是个怀中抱着婴儿的母亲。这母亲穿着一套阿帕契族人的传统服装，拖到脚踝处的羊毛长裙有浅色的图案，编织在布里。比尔与她交谈了一分钟，要辨明她的灵；她非常挂虑她的孩子。那晚的第一个异象显明了婴孩患非常严重的青光眼，致使他瞎了。对全能的神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就逆转了自然的进程。比尔手指在婴孩面前移动时，那对小眼睛能聚焦并跟着动了。

那第一个神迹引发了信心的一连串反应，很快就传到了整个部落。不久，聋子听见，瘸子行走，许多疾病都屈服在耶稣基督的大能下。当比尔的体力快耗尽时，一位名叫米切尔的宣教士带一个阿帕契族小女孩来。比尔弯下来问她一个问题，但她没有回答。

米切尔牧师说：“伯兰罕弟兄，她不说英语，她是个瞎子。”

比尔的手在她面前挥动了一下，她一动不动的。他为她祷告，然后，手又在她面前挥一下。她那幼小的眼睛盯着前面的一片漆黑，毫无反应。比尔看着这个美丽的印第安小公主，一阵极大的悲哀掠过他全身。突然，他看到一个奇怪的异象：他看到自己牵着这女孩的手，与她一起飞进诸天里，进到神宝座的地方；宝座上摆有耶稣的血；只要她能信，那血就能医治这女孩，但她没有足够的信心。接着出现了最奇怪的一幕。神接受比尔对耶稣宝血强有力的信心，代替了这女孩弱小的信心。立刻他回到了印第安人保留地，正跪在那印第安小公主的身边。他说：“米切尔弟兄，发生了一件事。好像我的手牵着这孩子穿过天空飞上去……”说的时候，他挥动手臂指向天。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这女孩大吃一惊，急忙把手捂住嘴巴。她能看见了！

米切尔牧师立即带这女孩去见保留地的医生，医生检查了她，确认这是件神迹。同时，比尔面向祷告队列里的下一位，是一位眼瞎的男人。异象出现时，比尔看到这男人是刚刚得医治的那女孩的父亲。那天晚上，神的恩典也恢复了他的视力。

到了此时，比尔累极了，他的嘴唇变麻木，双腿摸上去好像橡皮，毫无知觉。杰克·摩尔想叫他停下，但比尔说，他认为还能再看一个异象。一位年轻的阿帕契族妇女急冲冲地上前来，一手拿着一双短袜，另一手拿着一条男人的领带。她把这些递给比尔，比尔接过来，心想她是要他在祷告时，让他拿着。她脑子想的却是另外的事，很快异象就来了。比尔说：“这双短袜是你的一个亲人的，她脚有病，你要她穿上这双袜子时得医治。这条领带是为你丈夫的，他是个不信者。你要他系这条领带在脖子上时领受圣灵。”这妇人说这正是她想要的。比尔说：“你若能信，奉耶稣的名，你能得着你所求的。”

那天晚上较迟的时候，他们驱车回凤凰城，路上，杨·布朗和杰克·摩尔兴奋地谈论着这次的阿帕契族聚会。杨·布朗对比尔体力耗尽之前能为那么多印第安人祷告感到惊奇，约有三十人，是平时的两倍。布朗诧异比尔如何能承受如此久的看异象的劳累。

比尔也同样感到诧异。他知道是那些人本身的信心在运行他的恩赐；这辨明恩赐不能医治人，它只能向人表明耶稣基督的同在，他愿意也能医治他们，藉此来提高他们的信心。起初那天使告诉他：“你若能让人相信你，就没有什么疾病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即使癌症也不能。”从他的事工中，各人所得到的东西都有赖于那人的信心。也许就是因为这些阿帕契族人比其他美国人更有信心，这样就减少了他的劳累。他在南非和印度的土著人中间也看到同样的事。看起来，西方文化中强调教育和理性的推理往往不是帮助人相信神的道，反而妨碍了人的信。

杨·布朗和杰克·摩尔边在谈论这次聚会，比尔边在想着那位要他在一条领带和一双短袜上祷告的妇人。某件与那领带和短袜有关的事勾起了他的回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这双短袜的事仍萦绕在他的思想里。终于，圣灵说：“拿起你记录异象的本子。”比尔打开记录异象的本子，从最后一个往前找，直到找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在纽约州的宾厄姆顿，约早晨七点，神把昨晚阿帕契族的聚会，包括那个拿着领带和短袜的妇人，都一一在异象中显给他看了。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天，比尔在教会里说：“我在美国本土举办过的最神圣的聚会是昨晚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聚会。我常常对着一万五千人至一万八千人讲道，但昨晚那里只有五百人左右，在美国我还从未见过神的灵那么流畅地运行。”

在他开始讲道前，他想消除一个误解。那星期的早些时候，他说过，亚当是无辜的，夏娃是有罪的。很明显，有些人（包括传道人）打电话给杰克·摩尔，要问伯兰罕弟兄是否相信亚当在伊甸园里没有犯罪。此时，比尔尽力地解释他指的是什么意思：“你们有些人以为我说亚当没有犯罪，亚当有犯罪，也跟夏娃一样被定罪，披在他身上、作为救赎袍子的羊皮就说明了这点。夏娃犯了罪，但她认为自己是对的，她受了引诱；不是亚当被引诱[提前2:14]。他是睁大眼睛在犯罪，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因为爱她，就有意地取了与妻子同样的位置。耶稣，他不是不知道在做什么，他自己取了与罪人即教会的位置，这样，他就能赎回教会，归他自己，明白吗？亚当是个预表；因着第一个亚当，众人都死了；因着第二个亚当，众人都活了[林前15:20-22]。亚当因为爱夏娃，所以情愿担当她的罪而被定罪。基督因为爱他的教会，他情愿担当我们的罪而被定罪，死了，被送入地狱，没错。神不会把无罪的他送入地狱，他被定了罪。他作为罪人而死去，基督自己从未犯过罪，但他把我们的罪担在自己身上；第三日神使他复活，胜过了死亡，把永生赐给每个信他的人。”

比尔希望这样的解释能澄清他以前的陈述。有人没能正确地明白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意识到，他教导越多的“干粮”教义，就会发生越多这样的误解。这不会使他灰心或拦阻他去达成新的目标。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的异象证实了他所坚信的，即：他被呼召传福音也被呼召做教导。他要借用神给他的影响力使人坚定地以圣经真理为根基。他觉得，基督徒若能得到启示，知道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在他们中间，那么，凡事都会改变。

第69章

一 个 严 肃 的 警 告

1955

威廉·伯兰罕的凤凰城大会于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星期三结束。第二天，他驱车去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开始在“奉告祈祷堂”举办一次五个晚上的聚会，这教会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一位著名的女福音传道人艾米·森普尔·麦克弗森创建的。然后，在国际全福音商人会的赞助下，他搬到洛杉矶的一处大会堂，举办了两场聚会。该会的副会长迈纳·阿根布莱特，租了一个专业剧团排练场，供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即星期五和星期六两个晚上的聚会用。

比尔期望这两场聚会将比去年夏天在加利福尼亚州举办的更有成效。回顾一九五四年八月，他在洛杉矶的“各各他堂”讲道时，每晚参加聚会的人数远比赞助者所预期的少。后来比尔才得知，许多人不来参加，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在那个教会举办聚会。尽管他没有与任何宗派有挂钩，但宗派之间的冲突仍然影响着他的事工。

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他都定期来西海岸。一开始，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聚会因着信心和神迹而轰动了；每年他回来时，会众都比前一年更多。后来，这种趋势相反了。奥兰治县的基督徒似乎对他那超自然的恩赐失去了兴趣。肯定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使许多人分了心，远离了神的事。或许是好莱坞吸引某些基督徒陷入它的幻觉中，使他们属灵的感官对他们中间弥赛亚的迹象变得迟钝；也有可能是宗派之间的嫉妒和纷争使得教会领袖不愿彼此合作。不管什么原因，在过去的三年里，参加比尔在加利福尼亚大会的人数逐年减少。

比尔记得，一九四七年他首次来到洛杉矶时与一位浸信会牧师的谈话。那位牧师警告说：“伯兰罕弟兄，你既然来到西海岸，最好要小心你所传讲的。”

这话使他大惑不解：“我在传讲神的医治，这有什么不对呢？”

“哦，我也相信神的医治，”那位牧师说：“但在加利福尼亚这里，情况不同。去拿一张星期六的报纸，你自己看一看。在这里，你所见到的最狂热的东西都与神的医治绞在一起，怪里怪气的人带来各种理论和滑稽的感觉，他们声称是从神来的迹象。你若不小心，会使那种东西分化得更多。”

当时，比尔回答：“瞧，先生，我的恩赐是从神来的；我相信它会祝福基督徒。我的意愿是想看到这帮四分五裂的五旬节派信徒能同心合意地聚在一起。他们得到了世上最伟大的东西：圣灵的洗。这些有属灵头脑的人肯定会看到我的恩赐，会明白我努力要做的事。”

那位浸信会牧师说：“我没有怀疑你的恩赐和动机，但伯兰罕弟兄，愿神与你同在。”他严肃地说了这句话，这不像是祝福，更像是个警告。那个时候，比尔并不知道这位传道人所指的意思，他打算弄明白它。

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星期一，比尔凌晨三点钟就醒来。他睡不着，就起来祷告。不久，他感到主的天使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一个异象带着他去绕了一圈。

在异象中，他站在一处悬崖的顶上，使他可以看到洛杉矶的全景。就在他脚下面有一条街道，两旁种着棕榈树。“呱呱”叫的秃鹫拍着翅膀到处飞，有些在树中间飞来飞去，有些聚在路上一只死动物的周围。每一种秃鹫都有所代表。一只秃鹫在一棵棕榈树梢上，对着其它在吃地上死尸的秃鹫喊道：“我得到了。”一只在路上吃死尸的秃鹫抬起头来，回应说：“我也得到了。”这下热闹了，每只秃鹫都对着隔壁的“呱呱”叫：“我得到了！我得到了！”

比尔不知道这个奇怪、吵闹的场面指什么意思。突然，在他身边的悬崖上，站着那位在他首次到洛杉矶时给他严肃警告的浸信会传道人。那传道人直直地看着比尔的眼睛，严厉地说：“伯兰罕弟兄，八年前我告诉你的是什么？”

“先生，很抱歉，我以为他们肯定会明白的。”

主的天使走到悬崖边，在比尔的右边，天使说：“摩西也以为以色列人肯定会明白的。[出2:11；徒7:22-25]”

随后异象就消失，回到了他的房间。

星期五晚上在专业剧团排练场的聚会中，比尔对会众讲述了这个异象，并公开向那位浸信会传道人道歉，因为没有留意他的警告。接着，他又竭力要使众人明白。他用两个晚上解释了信徒身上神的印和不信者身上敌基督的印之间的差别。他教导说，神的印就是圣灵的洗，它使基督徒能接受所有神所默示的道；敌基督的灵也宣称爱神，但不能接受圣经里的每句话都是真理。

比尔说：“有敌基督灵的人就是那些不冷不热，快要得到圣灵的边界信徒，然后他们说：‘我不信这些东西。’他们会与他们的领袖犹大走得一样远，教义上非常基要，但说到领受圣灵洗的时候，他们就说：‘哦，那是狂热的东西，没有这回事。’他们头脑里可能相信这道，但无法从心里相信。

“敌基督的灵是个宗教的灵。耶稣说过，它与真实的是如此接近，倘若可能，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太24:24]。在它上面会投下不同的光，是不是？那是宗教的灵：它会跳舞、喊叫、赶鬼和行神迹，但仍是敌基督的。耶稣教导说，凡称呼他‘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当审判那日，必有许多人对他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便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太7:21-23]’

“你们不能把救恩建立在情感上。在印度，我看到有人激动自己，进入到一种狂乱状态中，高声尖叫，然后赤脚走过炽热的碳坑，却没被烧伤，但他们却否认有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人！所以，情感并不能说明什么[太7:13-20]。重要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和恩慈[加5:22]，没错。我不想伤害你们的感情，但必须告诉你们。你们看到圣灵在我事工中随着这个辨明恩赐而运行，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我也要告诉你们有关那些事的真理。”

几分钟后，他提到他见过的异象，那些在吃腐肉的秃鹫，仍然宣称拥有真理。比尔说：“弟兄们，你们不明白我的事工到底是什么，天上的神尽力要把你们带到一起来。但我每次来这里，人数变得越来越少。无论我努力要做什么，有人还是把我的事工看作是一种迷信。弟兄姐妹，你们若不打破自己的偏见，使你们的心在灵里合一，这个伟大的五旬节运动是永远不会兴旺的。你们若一直拒绝它，记住，老底嘉这个最后的教会时代，将变得不冷不热，神要把它从口中吐出去[启3:14-22]。要听主的道！

“五旬节派教会正在冷淡下来，变得太古板；这就是你们不能互相合作的原因；你们注重自己的组织过于注重耶稣基督。城里每个教会都想要把教堂搞得最花哨，比其它的更亮丽。神岂是在乎教堂的建筑吗？你们既相信耶稣快来了，为何还投上几百万在你们的教堂上呢？那些钱本该用在宣教事工场上，将福音传给那些从未听过的人。

“你们五旬节派信徒降低了你们的标准，允许罪进入你们的教会中。以前五旬节派妇女常常是留着长发，穿着正派；如今大部分妇女都剪头发、花妆、穿短裤、穿紧身衣服，然而，她们还说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我相信，圣灵会使你们穿着正派，活得正确。若圣灵起初就定罪这些事，今晚他还是同样的圣灵，他没有改变。

“我担心有些事情一开始就没有做对，阿们！哦，我不愿这么说，但它既然这么强烈地从我口里涌出来，我岂能禁止不说呢？

“今晚，基督徒商人会的人带我来这个大的排练场，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宗派的标签。这个地方应该挤满了传道人，彼此握手，赞美神差来一场复兴。但是，太多的传道人已经告诉他们的会众，说：‘不要去那个地方，因为他不属我们的组织。’我的弟兄们，这是魔鬼在你们中间分离你们，隔开你们。你们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要是那位浸信会牧师今晚在这里，我再次向他道歉。我的事工是把加利福尼亚的基督徒带到一起来，而不是怂恿狂热的东西。每个人必须要闻出鬼魔或踩在魔鬼身上。哦，弟兄，你们若信我是神的仆人，那么今晚请听我的声音，要回到福音上！祈求圣灵给你们足够的爱，打破所有的偏见，得以自由。要谦卑你自己，祈求神把你塑造成为他的形像。那么，你们就不会被任何想要模仿神真实恩赐的虚假葡萄树所欺骗了。”

威廉·伯兰罕知道他的恩赐以非传统的方式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经常试着对他的会众解释异象是如何运作的，希望这样的解释有助于基督徒避免得到错误的概念，但有些人到底还是误解了他。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五旬节派信徒来找比尔，请求在他的婚姻上得到帮助。那人说：“我妻子是个坚定的路德派信徒，我无法使她明白圣灵的洗。伯兰罕弟兄，我见过你在聚会中对付魔鬼，所以当我妻子取笑我，我就奉耶稣的名命令魔鬼离开她。不管我如何使劲，都无法把鬼从她身上赶出去。现在，我们似乎快要离婚了。”

“弟兄，你是以错误的方式做这事，”比尔回答：“当她那样取笑你，你要说：‘神祝福你的心，亲爱的，我爱你，’要很友好地待她。做一些对她好的事，心里要一直黙黙地为她祷告，神就会看顾其余的事。”

三个星期后，这人打电话来，向比尔报告：“我的家彻底变样了，我妻子是个不一样的人了。”

“哪一样更有力量，”比尔问：“是大声喊叫，拳打脚踢，还是带着爱用胳膊搂着她呢？总要记住，神就是爱。这就是我在聚会中赶鬼的方式，藉着爱的能力。”

绝大部分的误解不是那么容易纠正的。最糟的是，那些见过或听过比尔的恩赐的传道人，他们试图模仿它，为了使自己得利，导致了基督徒中间很多的混乱。有些传道人公然欺骗，玩弄那些易受骗的、诚实的、但在灵性上无知的人。另一些传道人真诚地受了圣灵的恩赐，但没有按着经文的方式谨慎地使用这些恩赐，所以，带来的伤害几乎与那些骗子一样。

比尔认识一个头脑混乱的传道人，他宣称有辨明的恩赐，说：“这个女人有三个鬼在她身上：一个名叫杰夫，另一个名叫赛特。他们的皮肤颜色各不相同。一个鬼是绿色的，另一个是蓝色的，最后一个是粉红色的。”当比尔听到这些，他祷告说：“神啊，我曾说过什么而使人有这种想法呢？不要让这事发生，神啊。他们中许多人在挣扎，努力要见神的国。他们怎能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听这种荒唐事呢？让他们听大牧人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不会听从生人的声音了。”

事实上，比尔的辨明恩赐远比这些模仿者所能想像的更有能力和更让人吃惊。在祷告事奉期间，恩膏临到他身上，就像窗帘拉到窗户的一边那样，使他瞥见了彼岸的属灵世界。他能感到主的天使就在离他右边几英尺远的地方，他常常能看见那天使，看上去就像悬在半空中的火柱。当祷告队列里的人上来走到那天使面前，比尔能说出他们是信徒还是不信者，因为有一道微弱的光环围绕着他们，他们身上带着一个亲切的灵。如果有疑惑缠绕着基督徒，比尔会看到一条暗色条纹跟在后面。如果一个信徒被魔鬼折磨，比尔会看到他头上有一团飘浮的黑影。

总的来说，魔鬼的样子就像黑云，冰冷、麻木。一个企图自杀的人会被鬼魔的一团黑雾笼罩着，鬼魔会催逼那人去行动。若某人快死了，比尔常常会看到一团黑影围绕着那人的头部；然后他会说，那人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通常，当一个导致某种疾病的魔鬼在台上被揭露时，它会尖叫，向附近在其他人身上导致同种疾病的魔鬼求助。这个时候，比尔会看到一条黑色的线从台上的这人跑到会众中的某人那里。然后，他能马上把这两个鬼暴露出来，他的诊断从来没有错过。

在恩膏下，他能真实地感到会众的信心在拉动他的恩赐。他叫祷告队列的原因完全是为了把他所祷告的人的信心分出来。他知道，他的恩赐是由每个个人的信心来运行的。当人前来接受祷告，只需几句对话就能带出一个异象。要是比尔不停地说，异象就会一直来，最后他的体力就耗尽了。为了延迟这件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他尽量少说，只够提升他们的信心达到能接受从耶稣基督来的超自然的医治。即使没有异象，比尔也常常能说出一个基督徒得了医治，因为环绕那人的光环会突然闪得格外明亮。主的天使常常会离开讲台，运行在会众头上。然后，比尔需要做的就是注视着那火柱停在哪里；因为异象总是在那光下出现。有时在聚会中，一些基督徒的信心升得很高，比尔就能真实地看到它像一片白雾悬在会众的头上。当这事发生，那么多人同时在拉动他的恩赐，他就很难辨明每个个人的毛病。通常到了这个时候，他会叫祷告队列里的人一起，然后，为会场中的每个病人得医治做一个总的祷告。

尽管很多次他尽力解释他恩赐中属灵方面的事，但大部分人仍然理解不了；这没有什么害处。但当人利用他对恩赐的解释而试图去模仿他的事工时，害处就来了。一天早上，有位中年妇女来到比尔家寻求帮助，这时，这事就格外清楚了。他请她进了起居室，美达正在准备早餐。这妇人坐在那张带软垫的椅子上，脱掉鞋子和短袜，双腿蜷曲坐着，然后，神经质地搓搓双手。她的脸看上去很憔悴。比尔问她有什么毛病，她只是说有种滑稽可笑的感觉。他要她说具体一点，但她说的还是含糊不清、神神秘秘。

后来异象临到，戳穿了神秘的中心。“女士，你来自圣路易斯，你丈夫在那里当警察。”

“是的，没错，你怎么知道？”

比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他还在看着异象。“你以前是个可爱的家庭主妇，但近来你的家就像猪圈。你那成人的女儿现在在那里照看你丈夫。”

“你说得对，谁告诉你的？”

“你一有那种滑稽可笑的感觉时，你就去见医生。他给你注射了一针荷尔蒙。然后你去了某个教会，那教会的牧师说你被几个鬼附着。他送你去加利福尼亚州见一个传道人，那人说你有七个鬼。你相信了他，因为你想这便解释了你那滑稽可笑的感觉。后来，你听一个女传道人说你有五个鬼；她告诉你来杰弗逊维尔见我，问我这事。”

“是的，说的都是真的，你怎么知道的？我女儿给你打电话吗？”

异象结束，比尔一下子回到起居室。现在，他能回答她了：“圣灵藉着异象告诉我这些事。”

那妇人把脚抽出，伸直了。“现在，我能弄清真相了。我已经七天没有吃饭，我要等到发现是什么事临到那两个鬼后，才打算吃饭。如果我能知道那两个鬼为何离开我，我就能让其余的鬼也那样离开。”

“女士，你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鬼。”

“我没有吗？”

“没有，女士。你注意过你母亲怎样经历生命中的变化吗？同样的事正发生在你身上，你认为那几针荷尔蒙是做什么用的？”

“我不知道。”

“是为你的更年期用的，就是这个用处。”

“你要为我祷告，把鬼赶出去吗？”

“没有什么可以赶出去的，你那滑稽可笑的感觉不是魔鬼引起的，只是生命的一种自然状态。”

她的脸明显地舒展了。烤咸肉的味道使她的头转向厨房。“有点饿了吧？”比尔咧嘴一笑问道。不久，她就坐在厨房餐桌上吃咸肉、鸡蛋和烤面包。当她喝完第二杯咖啡，比尔说：“现在回家去，好好整理一下家，给你丈夫烤一块美味的苹果馅饼。晚上他回家时，坐在他腿上，双臂搂着他，亲吻他，告诉他你爱他。从现在起，要活得像一个女基督徒应该活的那样。”

比尔看着她驾车离开，就想起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两个传道人，他们告诉这个易受骗的妇女，说她被鬼附着。他不知道这两个传道人参加过他的聚会没有，他希望他们不是在试图模仿他的事工。比尔又想起那位浸信会牧师和他严肃的警告：“愿神与你同在。”

就在这时，一位年轻人开着一辆老式的雪佛兰敞蓬小型货车到了比尔的房子；比尔坐在阳台上听这位年轻人的麻烦事。

“伯兰罕弟兄，我在明尼阿波利斯拥有一个买卖二手汽车的场地。几年前我妻子去了五旬节派教会，并得到了圣灵。她要我与她一同去教会，但我告诉她：‘不，我不是那种信教的人。’后来，几个月前发生了一件事，震动了我。我刚卖了一辆车给一位老妇人，我正在挂外衣的时候，我开始纳闷，是不是把两把钥匙都给了她。于是，我检查了外衣口袋，发现口袋里有一张纸，写着：‘你要在哪里渡永恒？’这问题深深地触动我的心，我就把业务转交给一个同事，回家去寻求神。我参加了葛培理的一次大会，他告诉我，只要我举手接受基督作我个人的救主，那么问题就解决了；我将与耶稣一起渡永恒。我举了手，但仍然没有感到问题解决了。于是，我去了拿撒勒派教会，拿撒勒派信徒告诉我，除非我高兴得大声喊叫，否则就没有得救。于是，我祷告到大声喊叫，但我仍然没有感到问题解决了。接着，我去了五旬节派教会，那里的人告诉我，如果我说了方言，我的永恒归宿就解决了。他们与我一起祷告至半夜，直到我说了方言，但我仍然没有感到问题解决了。后来我遇见几位《医治之声》杂志社的人，他们告诉我你是个先知。他们说要是我来这里，你就能告诉我需要知道的事。伯兰罕弟兄，我怎能知道我要在哪里渡永恒呢？”

“好的，弟兄，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不是先知，我只是主的仆人。但你不需要一位先知来弄清这件事，你只需要神的道。葛培理先生、拿撒勒派信徒、五旬节派信徒告诉你的是真理，但仍不是真理，不完全。举手、喊叫、说方言并不表示你接受了基督，接受基督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人。”

这位年轻人点点头，好像懂了，但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仍然迷惑不解。“在哪里我能找到耶稣基督呢？”

“你刚才说你读那张纸条的时候，有样东西击中了你，使你需要神。在那以前你一直远离他。接着，你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朝另一个方向走。是什么改变你的思想？”

“我不知道。”

“就在你看那张纸条时，神进入了你的心里。”

“你意思是说我一直都有了吗？”

“肯定的，弟兄。那就是悔改信主的意思，转回来。”

“伯兰罕弟兄，你愿意为我祷告吗？”

比尔笑着，摇摇头说：“你不需要祷告了，真理使你得了自由。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是那一位，不是一个思想。圣灵是我们接受到心里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中赐给我们对凡事有一种崭新的和不一样的态度。[约8:30-36;14:15-19;徒3:19-21]”

第70章

真 假 葡 萄 树

1955

春天，印第安纳州的天气喜怒无常。有时，一两个星期，太阳照在玉米地上，温暖无风。接着，天气骤变，暴风雨的乌云在地平线上翻滚，出现巨大的积云：顶部是隆起的、棉花般的白云；中间是灰黑色的云层；底部是蓝黑色的，大踏步走过空中，就像内战时的军兵，如加农炮的轰隆声和爆炸时的闪光，如洗的豪雨浸透到幽黑的泥土里。

一九五五年五月，威廉·伯兰罕生命中也有一些狂风大作的日子。就在美达临近第三胎产期的时候，厄运的强风对着比尔吹来，像一股恐怖的龙卷风要摧毁他的家。一个女人预言说，美达·伯兰罕会死于这次生产中。她宣称，神差她来引导威廉·伯兰罕，因为他拒绝她的引导，神将杀死他妻子，因他不顺从她而跟他算账。她把这事印在明信片上，寄到全国各地。

很不幸，美达也听到了这个预言，她更加不安了，本来她就已经很紧张。一九四六年，生她大女儿利百加时不得不用剖腹产。五年后，她第二个女儿撒拉也是剖腹产的。美达的医生在她这两次生产时都警告他们：再怀一个孩子可能对她有害甚至会要她的命。现在，出来了这个可怕的预言。有一阵子她尽力不去理会它，但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时，她失去了勇气。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在美达第三次剖腹产的前一天，比尔发现他妻子在掉眼泪，他想方设法要让她放心。

“我要玛吉来陪我，比尔，这样，我觉得不像是去医院。“美达·伯兰罕和玛吉·摩根是好友。玛吉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时都在场，但这次她有紧急情况不在这里，赶不回来。

比尔说：“瞧，亲爱的，我们爱玛吉，但玛吉不是我们的神；玛吉是我们的姐妹。我们不靠玛吉，我们靠主耶稣。”

“比尔，你认为我会死吗？”

“我不知道，但这孩子会生下来，你会得到一个约瑟。”

“是他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不能说，但神说过，你会得到约瑟的，我们会得到约瑟的。不管谁说什么，我们都会得到约瑟的。告诉我所有这些启示的神也告诉我这件事，他在其它事上从未错过，在这件事上也不会错。”

他尽可能地鼓励她，但她被这事搅得心都碎了，结果他们两人都垮了。比尔上了车，朝格林磨坊开去，他要去他的山洞里祷告。他知道，约在五年前神告诉过他，他将得到另一个儿子。

一九五零年七月，比尔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帐篷里举办一场信心医治大会。在旅馆房间里读经时，他读先祖约瑟的生平故事时非常喜乐。比尔走进挂衣服的小房间，拉上门，沉浸在喜乐和泪水中。

他能看到，亚伯拉罕代表拣选；以撒代表称义和爱；雅各代表恩典；约瑟代表完全—基督的完美预表。约瑟为父亲所爱，因为能梦见属灵的梦，就被他弟兄们所恨。他的弟兄们把他当作奴隶卖了二十块银钱，正像犹大卖耶稣得了三十块银钱。经历了许多艰难甚至被囚禁之后，约瑟被升到埃及统治者的位置，仅次于法老自己。因他坐在这个位上，就能救他的家人免于饥荒而饿死。同样，耶稣受试炼，被定罪，被送入阴间；但他从死里复活，升到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掌管之中。现在，耶稣能拯救他地上的家庭免于永死[创37:28;太26:15;徒2:36;林前15:4;来12:2]。

“哦，”比尔很喜乐，说：“某一天，当我越过死河去见约瑟、与他握手时，我会很高兴的。去见但以理，我要问他当那火柱立在那里、整夜不让狮子接近他时，他有何感觉。去见那几位希伯来少年，问他们是怎样随着五旬节的大风旋转在他们周围时出那火炉的。多么美妙的时刻啊！”

“神啊，”比尔祷告说：“我要为有约瑟这样的一个人而感谢你；一个曾经活在地上的人，一个像我一样有肉身的人，一个能够相信你并接受你道的人。谢谢你，主啊，为这样的一个人而感谢你。”比尔很同情先祖约瑟。他属灵也由不得自己，他看见异象，他讲解异梦。其他人都因此而恨他；他那样由不得自己，那就是他的样子。比尔继续祷告，说：“神啊，你若再给我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我要给他起名叫约瑟。”

比尔知道，人活在三种要素里，第一种就像：你用人的方式为某人祷告，像“我希望你会好的”；“我用我所有的信心，与你一起相信，”这是人的方式。第二种是神的启示，有东西启示给了你，你心里知道这事将要发生；然而它只不过是启示。第三种是异象，就是“主如此说”，那是完美和确定的。

就在比尔边祷告边哭泣时，有什么对他说（不是异象）：“你会有一个男孩，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瑟。”比尔心想：“那么，很好；谢谢你，主。”然后他出来了，兴高采烈，无比快乐；然后就对每个人说这一件事。

一九五零年夏天，美达怀了孕。比尔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他们的约瑟。一九五一年三月，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他们给她起名叫撒拉。做完剖腹手术后，医生向他们解释：“伯兰罕先生，你妻子的腰骨不像其他人在生产时会移位，它们像男人的那样坚固。说真的，她永远不该再怀孩子了，她的子宫壁太薄，你最好让我把输卵管结扎了。”

“不，我不能让你那么做，医生。”

“她不该再有孩子了，若她再有孩子，会要她命的。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难，她终于熬过来了。”

“我还是不能让你结扎那些输卵管，神告诉我我将有一个儿子。”

“哦，你可能要再结婚，才能得那个儿子。”

“不，”比尔摇摇头说：“神说我会从美达那里得一个儿子。”即使他没有在异象中看见这事，但藉着信心的启示，这事已写在他心里了。

并非人人都会分享他的信心；撒拉出生后，有个人打电话给比尔，嘲笑他说：“嘿，你知道吗？你是指约瑟芬吧。”

“先生，神告诉我将有一个儿子，我要给他起名叫约瑟。”（那人就死了。）

他教会里有三个人（他们刚从某个宗派教会出来），就认定他是假先知。“等一等，”比尔说：“我从来没有说何时，神也没有说何时。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将会得到以撒，但以实玛利在那段时间出生了，这并没有废去那应许。总有一天，我会从美达那里生一个儿子，我们要给他取名叫约瑟，正如神所说的。”

从那时起，四年过去了。现在，美达就要生另一个孩子了……

比尔下了高速公路，开进格林磨坊。他把车停好，走向他的山洞去祷告。他刚走到转弯处，就看见那光悬在两棵树中间的灌木林底下，来回移动着……“转身回到你车上，你的圣经会打开着。”

比尔回到车上，拿起圣经，看到风吹动着圣经，一页一页地翻，直翻到一处就停住了，那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我不是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羊群吗？给他一个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吗？无论往哪里去，我没有在他的面前剪除他的一切仇敌吗？我不是常与他同在吗”？“我不让他建造殿宇，但他的儿子们……”一读到“他的儿子们”，哦，这就是了。比尔说：“约瑟？”没错。比尔知道，主正让他知道不要担心，他就哭了。

比尔上了车，开回家。他一进家，就看到美达出来倒垃圾。她几乎走不动了，身子很大；脸色苍白，她正在哭，极度的紧张。比尔跑到她跟前，搂着她，对她说：“我要你放心。”

“为什么？”

“你知道我去了哪里吗？”

“我大概知道。”

“我有‘主如此说’。亲爱的，约瑟就要来了；约瑟在路上了，不要担心；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事就在那里解决了。

第二天（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早晨七点钟，比尔载着妻子去医院。医生看到那胎儿昨晚已经入盆了，就高兴地喊道：“哦，老天爷，太好了！”比尔亲吻一下妻子，说：“亲爱的，不会久了，约瑟就要来了。”

他们赶紧送美达进产房。比尔边等边来回走着，还有其他焦急的父亲，他们把地毯都磨坏了。几分钟后，那护士回到候诊室，叫道：“伯兰罕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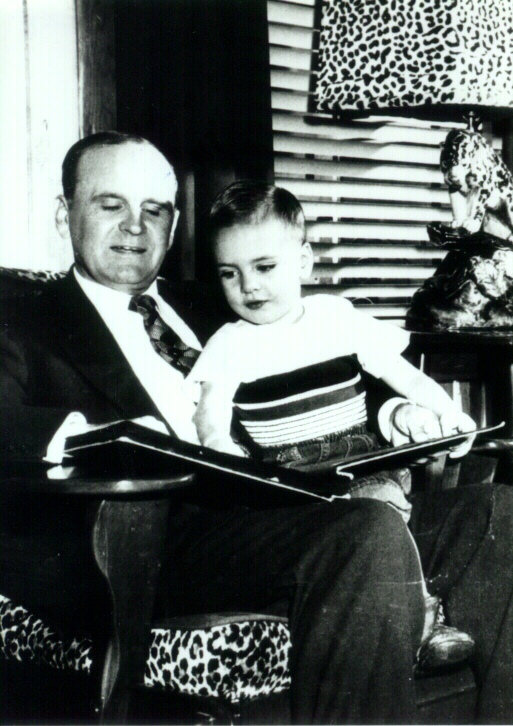
“是我，女士？”

“你得了一个七磅三盎司的漂亮男孩。”

“约瑟，亲爱的，你这么久才出现，爸爸很高兴见到你。”

那护士说：“你叫他约瑟？”

“这是他的名字。”



比尔与他的小儿子约瑟

约瑟生下后几天，迈纳·阿根布莱特顺便到比尔家拜访。迈纳是个矮个子。有一次比尔开玩笑说，把迈纳和他妻子加在一起才够一个成人的身高。尽管他的朋友身材矮小，比尔认为迈纳·阿根布莱特是个信心的巨人。他是国际全福音商人会的副会长。他也参与编辑该组织的月刊杂志《全福音商人之声》，该杂志定期刊载有关伯兰罕大会的文章。比尔认识迈纳·阿根布莱特已有好几年了，他尊重这人的基督徒品性：谦卑、友好、慷慨、对圣灵的引导总是很敏感。

阿根布莱特坐在椅子边，说：“伯兰罕弟兄，我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大启示。”

比尔身子往前倾，问道：“是吗，先生？”

“主要我去瑞士的苏黎世，你想和我一起去吗？”

比尔又向后靠到椅垫上，说：“我在丹佛有一个晚上，接着在乔治亚州梅肯有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有空了。让我考虑一下。”

比尔为瑞士之行祷告后，留下模棱两可的感觉；神没有直接告诉他应该去。然而，比尔越想这事，就越觉得如果这是迈纳·阿根布莱特对这次行程所得的启示，就一定是神的旨意。

比利·保罗·伯兰罕不停地敲着他父亲旅馆的房门。里面没有回答，甚至没有一点动静。比利·保罗知道，他父亲为今晚的聚会进入了很深的祷告里。若是在其它晚上，比利·保罗就会离开，过十五分钟再来敲门，但今晚不同。他不停地轻轻敲着门，叫着：“爸爸，最好走了，今晚你还要去讲道，杰克弟兄不在那里。”

杰克·摩尔是比尔现任的经理人。他在乔治亚州梅肯安排了一些聚会，从六月三日星期五开始，连续举办十个晚上。由于日程安排有冲突，摩尔在头三个晚上不能出席。但是，他答应比尔星期一他就会出席。现在已是星期二晚上，杰克·摩尔还没有到。这就是说比尔必须在为病人祷告之前，要再次讲道。他更喜欢他的经理人先传讲一篇初步的、能建立起信心的讲道，那样，比尔就能集中精力在祷告事奉上，也能保存他的体力。讲道的恩膏和看异象的恩膏绝然不同，后者比前者更费体力。从讲道转到看异象会使他消耗更多的体力，但若需要，他也会做。

梅肯的聚会在一个露天足球场举办，折叠椅一排排地摆在场地上。四个晚上行了神迹后，即使有下雨的威胁也不能降低人们的兴趣；每张折叠椅上坐了人，大多数露天看台的座位上也坐了人。靠近球门线那里，搭起一个高台。比尔走上讲台的台阶时，还不知道要传讲什么。等他向众人问候以后，题目才临到他。

他打开圣经，翻到《约珥书》，那里，先知讲到有一种虫灾，毁坏了以色列地的各样果树和葡萄树。首先，他读了《约珥书》1章4节：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蝻子来吃；蝻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接着他又读《约珥书》2章25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蝻子、蚂蚱、剪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在运动场四围的照射灯杆上挂着十几个喇叭，因有时间滞后，他的声音有点回音。“神把他的教会比作葡萄树。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约15:1-6]’因此，在基督里的生命也必须在每根枝子上。所以，若基督藉着医治病人传讲神的国，每根从它长出的枝子也必定行同样的事，因为他们拥有与葡萄树一样的生命。”

到目前为止，他讲了大家熟悉的基本道理，但从这点起，他踏出了一条新路，播下了新的种子。他说，在地上有两棵灵意上的葡萄树：一棵真的，一棵假的。这两棵葡萄树一起生长，所以枝子交叉在一起，有时候，你很难说出哪个枝子属于哪棵树。但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5-23]’

“请记住，”比尔强调说：“敌基督的灵是宗教的。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它会如此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比尔参考了《创世记》，说明该隐和亚伯两个都同样虔诚；两个都是信徒，都筑了坛，都向神献祭。该隐拜神与亚伯一样真诚。事实上，该隐的祭物比他兄弟的更美丽。该隐献上水果和鲜花，而亚伯献上一只被杀的羊羔。神拒绝该隐的祭物，而接受他兄弟的祭物，该隐便怒气冲天。亚伯得到一个属灵的启示，即：导致罪进入世界的不是果子，罪是藉着血来的。亚伯知道，罪能得赎的唯一方法就是藉着所流的血；它是指着某一天说的，那时神的羔羊要为堕落的人类的罪献出自己的血。

比尔顺着这两棵葡萄树，从《创世记》讲到《民数记》23章，那里说到摩押人与以色列众支派之间的争战。这些摩押人是亚伯拉罕侄儿罗得的后代，与以色列人一样敬拜同一位神。正如以色列中有一位先知摩西，摩押也有一位先知巴兰。如果巴兰愿意求神咒诅以色列，摩押就会给他很多钱。巴兰接受了摩押所提供的。巴兰为了接近神，在七座坛上献了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羊。按照利末人的律法，从基要真理上来说是正确的[民23:1,29;代上15:29;代下29:21;伯42:7-8;结45:23]。这里，比尔指出了这点，使会众中的一些人感到震惊：“你可以一直很基要和正统，却仍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他解释：“尽管这两棵葡萄树挨着长在一起，都是虔诚和基要的，但只有凭着他们的果子才能认出他们来。把犹大和其他使徒作为比较。那几年，犹大与其余使徒都一样是守基要真理的；但就在五旬节前，犹大显露了他的果子，他无法继续去到五旬节得到重生。很多人不相信有重生的经历；他们认为那都是你脑袋想出来的。不，弟兄，它是发生在你魂里的。

“比较一下法利赛人和耶稣。二者都信耶和华神，都信律法的基要真理，但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印证了耶稣。使徒们也有那种印证，早期教会也有；每个时代的真葡萄树也将被印证出来。耶稣说：‘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16:15-18]’那就是这两棵葡萄树的区别。他们两个都相信基要真理，但只有真葡萄树有圣灵，能看见他们那个时代的光。记住，保罗说过：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译注:“圣灵”中文和合本译为“精意。”]。[林后3:6]”

比尔知道，这大大地与他通常的建立信心的讲道离了题；但这是他的新使命，即在每次大会中花更多的时间教导圣经的基要真理。今晚他强调的是最重要的基要真理：你必须重生[约3:1-8]。毫无疑问，他这样讲会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这也由不得他。他只希望这些人在祷告队列中看到超自然的辨明恩赐后，就会意识到他教导他们的是真理。

那晚晚些时候，在他改变了为病人祷告的服侍方式后，异象一个接着一个倾倒下来，每次的辨明都切中某人心中的疑难。队列中的第二个妇人站在他面前。她还来不及说话，比尔就说：“等一等。”他头转向会众，注视着，听着。“那是一个邪灵在尖叫求助。我看见一条黑色线条从我身边的女士连到坐在台下双脚搁在椅子上的女士，她们俩都得了癌症。台上这位女士得了咽喉癌。”他对站在边上的那位女士说话：“女士，要有信心，你很紧张。他们想要给你开刀，现在，你的声音是从咽喉里的一个洞发出来的。你不是来自乔治亚州，你来自佛罗里达州梅尔罗斯。你的名叫E.M.鲁宾逊太太。”整个体育馆响起了一片惊嘘声。比尔按手在鲁宾逊太太身上，奉耶稣的名斥责癌症的鬼魔。接着，他对坐在会众中的另一位女士说：“姐妹，你的癌症长在乳房上；在异象中，我看到医生的检验报告。”比尔也奉耶稣的名斥责那癌症的鬼魔。

一位年轻的卫理公会牧师在高高的露天看台上注视着这件事。威拉德·柯林斯心想：“这不像卫理公会的教会，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离得太远，看不到很多，明晚我要坐近一点。”

第二晚，威拉德在台上附近找空椅子，但找不到。甚至在讲台与第一排椅子之间，都被那些坐轮椅和躺担架的人占满了。威拉德停下来，询问一位年老的黑人病了多久。“我卧床不起有十七年了，”那人说。威拉德注意到那老人看上去很憔悴，就信了他所说的。威拉德找不到近一点的椅子，只好又坐在露天看台上。

那天晚上，在祷告事奉时，威廉·伯兰罕对祷告队列里的一位女士说：“你正遭受着一件可怕的事，就是癌症；有个死亡的灵悬在你附近。但你有一件比得医治更重要的事，就是你灵魂的救恩。你是个罪人，若你现在愿意悔改，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他就会医治你。”

她悔改后，就得了医治。比尔注视着她轻快地走下台阶，朝着下面的草地走去，那天使随着她。当她沿着一排排折叠椅中间的过道上走去时，那天使离开了她，移到有担架和轮椅的那片区域的上方。突然，比尔手指着一位年老的黑人，就是威拉德·柯林斯先前跟他交谈过的那位，说：“你，先生，躺在担架上的，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没有祷告卡，是吗？你不需要了。你愿意接受我作为你的先知并听从我吗？那么，从担架上站起来，回家去，吃你的晚饭。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阿们！”那位老人把瘦长的腿移出担架，站了起来。有人扶着他站了一分钟。然后，他自个儿走过整个足球场，然后走出了体育馆。

威拉德·柯林斯感到血液在他颈项的血管里“呯呯”直跳。“这是真的！”他想：“我要进那祷告队列。”几年来，威拉德遭受着胃溃疡的痛苦，被迫吃清淡的食物，饮食很严格。几年来，这是他第一次相信他会得医治，如果他能让威廉·伯兰罕为他祷告的话。

进入祷告队列是件难事。每晚只发一百张祷告卡，其中只有十五至三十个人被叫进祷告队列。每天晚上，有几百人早早就来到体育馆要求得到一张祷告卡。星期四晚上，威拉德没有得到祷告卡。他感到很失望，就在附近逛了一会儿，想尽可能在靠近讲台的地方找个座位。在最前面，不仅有个地方是给担架和轮椅的，还有一个地方是为那些录制磁带的人保留的。威拉德注意到，在两个录制磁带的人中间有个小小的空间。他就跑回他的运货卡车那里，拿了一张折叠椅，一起带回到体育馆，挤在录制磁带的人中。

威廉·伯兰罕为祷告队列里十来个人祷告后，就走下讲台，来到场地上，走到放轮椅和担架的地方，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地为他们祷告。然后，他停在威拉德的面前，按手在他肩上，祷告说：“父啊，他也是病人，请医治他。”然后从台阶上走回讲台，站在麦克风前，说：“你们或许看不见它，但我离开这里时，主的天使引导我去到刚才去过的每个人那里。”

威拉德·柯林斯没有看见天使，但他感觉到他的同在。当那位传道人触摸他为他祷告后，一种奇怪的感觉流过他全身，几乎就像凉水从里从外流过他的全身。从那天起，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的胃不再搅扰他了。

大会的最后一晚，有个妇人从祷告队列中上来。比尔准确地说出她的毛病是什么，以及动过几次手术。尽管他说他一生中从未见过她，然而，他告诉她，她不住在梅肯，她住在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并说出她的名字和地址。在这次大会中，尽管威拉德注意到伯兰罕辨明了几百人的心中秘密，但那个事实并没有减少他对这件事的惊讶。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深深地搅扰着他。一位坐在他后面的妇人对她隔壁的人说：“伯兰罕弟兄这次肯定错了；我认识那个女的，她不住在那里。”

疑惑就像一个又尖又恶的指头扎入威拉德的信心里。他听威廉·伯兰罕说过：“如果我在辨明时告诉过你们错事，就不要相信我告诉你们的别的事，因为那意味着我不再受圣灵的引导了。”威拉德·柯林斯看到这个陈述的逻辑：要是伯兰罕在辨明中出一个差错，他也有可能在教义中出一个差错。问题是，他真的弄错了吗？柯林斯必须知道。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当起侦探来，问这人又问那人，最后他发现了事实。其结果是，那被人怀疑的妇人进入星期四晚上祷告队列的前两天，她搬到了在奥古斯塔的新家，而坐在会众中那认识她的妇人还不知道她已经搬家。她的确住在威廉·伯兰罕所说的那个地址。

第71章

瑞 士 论 战

1955

当飞机越过法国的上空，威廉·伯兰罕俯瞰着一块块补丁似的深浅不同的绿田；河流蜿蜒在山峦中；道路来回交错在美景中，时而交叉在小乡村中，时而又消失在迷宫般的城市街道中。棉花球状的云朵在地上投下圆点花纹般的阴影。小山越来越大，最后成了高山。终于，他看到了苏黎世湖，就像一条绿蓝色的蛇卧在阿尔卑斯山诸峰之间蜿蜒曲折的山谷中。在湖的西北端簇拥着一座城，不久，机场就呈现在眼前。他的飞机开始降到一处看似宁静的山谷中。实际上，他正降落在一场争论的风暴中。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六，比尔抵达瑞士的苏黎世。与他同行的有：比利·保罗·伯兰罕、佛罗里达州的弗雷德·博斯沃思、洛杉矶的迈纳·阿根布莱特、纽约州伯明翰的乔治·加德纳。阿根布莱特和加德纳在国际全福音商人会的赞助下安排了这些聚会。他们安排比尔在苏黎世最大的体育馆传讲九天。阿道夫·古根布尔博士，一位瑞士律师，宾馆业主，国际全福音商人会的领袖，亲手筹备在瑞士的聚会，并兼作美国福音布道团的翻译。

这场论战实际上在葛培理抵达的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就开始了，他是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福音布道家，在比尔抵达的那天是他在苏黎世的最后一场传道。比尔本想那个晚上去听葛培理讲道，但因长途飞行太累，下午在宾馆房间里小睡一会儿，醒来时已经太迟，参加不了葛培理的聚会。幸亏在房间里能从收音机上听到他的讲道。当葛培理讲到耶稣基督是神自己在肉身中显现时，比尔放开嗓门大喊道：“阿们！”因为这也是他的信息。

那天晚上，他看见一个大有能力的异象。他似乎站在空中，俯看着一个巨大的地球模型。欧洲和非洲大陆就在他下面，按照模型的比例，大小山冈升到了它们适合的高度。在德国和瑞士边界附近的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上，蹲着一只德国的鹰。这鹰正看着一个骑马的人，那人样子像个英国贵族，穿着英国传统的骑士服饰：红外套、红帽子，白长裤和高皮靴。那鹰用锐利的眼睛看着这人骑着马穿越欧洲，下到非洲，一直向着好望角骑去。比尔听到主的天使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异象结束后，比尔感到虚弱，麻木和颤抖。

星期天早上，听到教堂大钟的“叮当”声在山谷回荡，比尔醒了过来。苏黎世有那么多教堂钟同时敲响，比尔开玩笑说，千禧年一定是开始了。吃早餐的时候，古根布尔博士给他看报上的一篇讽刺文章，说的是葛培理刚在瑞士结束的奋兴会。这篇议论葛培理牧师的文章没有说一句什么好话，只说他的西服太昂贵、科隆香水味太浓、头发太波浪，好像他在美容室里花了几个小时才做好的。那个记者也不喜欢他的讲道方式，他说，葛培理先生挥动手臂很粗野，喊叫起来就像卖力推销肥皂的推销员一样。

比尔对新闻媒体的大肆攻击并不陌生，但他从未见过有人如此激烈地批评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古根布尔博士解释说，这并不是葛培理先生真正的外表和风格。葛培理传讲的是耶稣基督至高的神性，这与瑞士归正宗的教义相冲突，它是瑞士一个最陈旧、最庞大、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宗派。归正宗教会追随瑞士新教改革期间最重要的改教家乌尔里希·慈运理的教训。慈运理不全相信基督是由童女所生，相反，他教导说，耶稣是约瑟自然而生的儿子，只是被称为神的儿子。

比尔想：“他们若批评像葛培理那样温文尔雅的人，那么他们会怎么议论我呢？”

星期一晚上，是首场聚会，比尔向会众讲了半个小时，试图提升他们的信心，预备他们进入祷告事奉中。“我没有宣称我是医治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医治者；我没有谴责医生、医院或药物，这些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也没有宣称要取代医生的位置，但有很多事是医生做不了的。既然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有权利求耶稣帮助我们；我相信他会帮的。在近十年里，我在事工中看见主医治了成千上万的人：瞎眼的、跛脚的、肢体扭曲的、残疾的和瘸腿的。我见过主使三个人从死里复活，两个在美国，一个在芬兰。今天他还是主耶稣，与过去他行走在地上时是一样的。

“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也使三个人从死里复活，睚鲁的女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以及拉撒路[路8:40-56;7:11-18;约11:1-43]。如果父显给他更多，他就能使更多的人复活。

“记得耶稣在毕士大池，停在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人病了二十八年，所以，那病是不至于死的病。那地方还有很多病人，病情比这人更严重。耶稣只医治这个人，为什么？他医治他，是因为他在异象中见到那人。法利赛人质问耶稣这个问题时，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约5:1-19]”

“现在，让我们存敬神的心，对主耶稣存着一种正确的态度。你对神任何恩赐的态度就决定了你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那位摸耶稣衣裳繸子的患病的妇人感到了他的能力，但那个蒙着他的眼打他，并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的士兵什么也没有感觉到[路22:63-65]。这全取决于你带着什么态度来接近主。”

比尔继续顺着这条线讲，用新约的例子尽力解释他那不寻常的事工。他开始叫祷告队列，第一个上前来的是个年轻女子。比尔说：“人人都知道，这些神迹不是人能做的。我确信你们基督徒都会羡慕我在这里的位置，我是代表你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

“现在，这里站着一位年轻女子，我一生从未见过她；我们住在相隔几千英里远的地方，但神知道她的一切事。这就像当时耶稣在撒玛利亚井边与一个妇人谈话，谈到一定的时候，就接触到她的灵。他在异象中看到她的问题，就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弥赛亚来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这一切事。’耶稣说：‘我就是他。[约4:1-26]’你瞧，显明这些隐秘的事就是弥赛亚的迹象，他今天还是一样的。”

比尔简短地与那年轻女子说了几句，然后就看见她缩小进入异象中，她的隐秘事显明了。他说：“这女子是个基督徒，她有喉咙的毛病，扁桃体炎。我听到医生告诉她必须切除，她的肠子还有内出血。你会讲英语，你不是从瑞士来的，你是从德国来的。你乘火车来这里，今晚必须赶回去。你家里有个老祖母，患癌症快死了，你也想要她得医治。如果这是真的，请举起手，让会众能看到。”她举起手后，比尔说：“你回去，按手在你祖母身上，因为圣灵如此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回家去，得痊愈了’。”很多异象和神迹跟着发生了。

第二天，苏黎世的报纸登载了一些文章，它们批评比尔·伯兰罕比批评葛培理更甚。归正宗称他是骗子、冒牌货，他们对他的真诚和动机表示质疑。这些批评并没有减少那天晚上的出席人数（约近十万人），但它使许多坐在体育馆内的人脑子里注入了疑惑。

当比尔准备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祷告，他在疑惑的重压下争战。在台上，他每次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他的恩赐容易运行，但在底下的会众中，就没有像它本该的样子那样容易运行。这阻碍了他的整个大会，因为他的辨明恩赐的目的是提高会众的信心，使得每个需要得医治的人都能从耶稣基督那里接受医治。

那天晚上，当祷告队列里第一个上来的人站在他面前，比尔说：“这人开始移动，离我而去，”这是指他正看着那人缩小进入异象中。“他得了癌症，起先在一侧，现在长到了肝部。除非神医治他，不然就活不久了。”从异象中出来后，比尔对会众说：“现在，你什么也藏不住。刚才讲话的声音不是我的，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是耶稣基督借用我的声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取决于这人接近耶稣的态度了；他对这点怎样想，将决定他会得到什么。”显然，这人相信耶稣基督就在那里并有能力医治，因为比尔为他祷告后，他说感觉不一样了。

队列里上来的第三个人是个妇人。比尔说：“我对这女士的事一无所知。我与她谈得越多，主耶稣藉着异象就会显给我越多。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目的，你会接受他作你的医治者吗？我看见医生正在给你做检查，他说你必须把胆囊切除掉，你不想做那个手术，这就是你今晚来这里的目的。我看见你为这个上来的机会在房间里祷告，那是真的。你的信救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

比尔能感到疑惑的波浪从体育馆的各个方向涌来。很多人似乎带着与看足球赛时一样的态度。“会众们，请不要站起来，到处走动；”比尔说：“这是很不恭敬的，你们正在干扰圣灵。”他辨明了祷告队列里许多人的问题后，就转向会众，他指着台下的某片区域，说：“你们那边的人怎么样呢？你们全心相信吗？这件事对你们很神秘，因为你们从未受过关于超自然事的教导，所以不明白。从我站在这里起，这恩膏我的同样的光已经在那片区域的会众上方来回移动了三次，而你们不愿对他动一动。现在，你们每个人应该站起来，得医治！主就在这里！你们只要接受它。”

渐渐地，疑惑减少了，信心升起来。会中有几百人宣称奉耶稣的名得了医治。比尔发出祭坛呼召，约有上万人站起来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每晚聚会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到了周末，他的主办者估计约有五万人在这次大会中接受了耶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这些人不都是从瑞士来的。整个星期，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苏黎世，他们从中欧各地过来听比尔讲道。迈纳·阿根布莱特在体育馆停车场上数了一百八十辆从德国来的巴士。在白天，很多外地人来到城里，每个公共场所都挤满了人。为了避免因他的出现可能引起的麻烦，比尔绝大部分空余时间都呆在宾馆房间里；除了周末的某个早晨以外，因为主的天使直接告诉他：“你出去，沿着湖边走下去。”

比尔叫他儿子一起走，比利·保罗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爸爸，有人会认出你的，你会被人围住，到时我们不得不叫警察把你从人群中拉出来。”

“可是，主告诉我，要我沿着湖岸走下去，所以我最好去。”

比利·保罗不情愿地跟着他父亲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没有殃及瑞士，所以，苏黎世很好地保存着它历史的魅力，有铺鹅卵石的街道，有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装饰华丽的砖房。湖滨地带已开辟成有绿荫草地、花木喷泉的旅游公园，旅馆前面有石榴树，沿着沙滩有整齐的人行道。比尔沿着湖岸漫步，享受温暖的阳光，欣赏着周围风景如画的景色。出来户外活动一下双腿感觉真好。比利·保罗对周围沙滩上的几百个人感到紧张，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躺在毯子上，有的沿湖来回散步。过了一会儿，没有人认出他们，比利·保罗才放心了。

父子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终于，他们走近一位坐在长凳上的老人，他低头在读一本好像圣经的书。眼泪从老人的脸颊上滴下来，犹如露珠在清晨的阳光下闪亮。比尔感到那天使的同在，再多走一步，就把他送入另一个国家，在那里，他看到这同一位老人从一个手臂枯干的年轻妇人中拿了一块手帕；五个小孩子贴着这妇人的长裙边。异象继续着，显出了许多细节；然后又把比尔送回到苏黎世湖沿岸的那条人行道上。

“就是他，”比尔对比利·保罗说：“这就是神差我来要见的人。”

“你不打算走过去与他说话，是吗，爸爸？”

“不，他会走过来与我说话。他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你注意，看他是否有件事要问我，是有关一个妇人手臂的事。”

“你怎么知道？”

“一个异象临到了我；我们走吧。只要看着湖面，从他身边走过。”

比尔望着那蓝蓝的湖水。湖线是弯曲的，它的远端隐藏在一座大山后面，这山就像从水边顶上来的一样。山腰上点缀着很多树木和灌木，若干瀑布从山崖上倾泻下来；驶过去的摩托艇扬起的波浪拍打着岸边。

比利·保罗说：“爸爸，那人跟在我们后面。”

“我知道，我们走到下一个拐弯处，会穿过一座人行桥，他会在那座桥那儿赶上我们。”

他们前面有条小路绕过一幢被树丛围着的房子。绕过拐弯处，他们走上人行桥，桥下是一条流入湖的小溪。他们走到桥的一半时，那个陌生人赶上了他们。“伯兰罕弟兄，”他说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比尔转过身面朝着他。那人报了自己的名，说他是从俄国来的。非常奇妙，有几百个俄国人设法弄到了签证，就来苏黎世参加聚会。这个俄国老人从包包里拿出一条白色手帕，递给比尔。他说，在家乡有位母亲，她的手臂伤得很重，医不了；现在她的手臂枯干、无用了，使她难以照料五个孩子。那老人要比尔按手在手帕上祷告，再把它撕成六条。他相信他回俄国后，神会用这六条受膏的条布医治那位残疾的母亲，并祝福那五个孩子。

比尔在那手帕上祷告，然后把它撕成条状，递还给老人。然后他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瑞士？”

“我们通过瑞士电台听到的。”

“你以前听说过我的聚会吗？”

“听说过。你那次在芬兰为一个死去的男孩祷告，神使他活了过来；那故事广传到俄国。几年来我就想见你，但我怎能过得了那铁幕呢？共产党不会允许我去美国，后来，我听说你要来瑞士；今天真是个神迹。”

比尔想到毕士大池边的那人，以及摸耶稣衣裳繸子的那妇人[约5:1-9;太9:20-22]。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两个人，这位年老的俄国人也用正确的态度来接近神的应许。

第72章

负 鼠 热

1955

从瑞士回来后，威廉·伯兰罕在杰弗逊维尔的办公室里发现很多白色邮件，堆积如山，这毫不奇怪。什么时候他不在家，邮件就会像下不完的雪花一直往上堆。他的两个秘书考克斯夫妇，能直接处理大部分的信件，无需比尔过目。这些信件大部分是写来要祷告布的。比尔会去隧道磨坊附近的山洞，花整个下午为一卷白布带祷告。然后，考克斯夫妇把它剪成六英寸长的布条，再把这些布条免费寄给那些写信来要的人。还有好多信是见证，说到他们在大会期间或因收到祷告布而得的医治和神迹。类似这样的信不需要回信。

还有一些信必须由比尔亲自过目。目前，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四百个大城市来的电报和信函，请他去他们那个地区举办信心医治大会。当然，他只能满足很小一部分人的请求。他在祷告中提到每个请求，求神引导他下一步该去那些地方。他这种做法使他的经理人很难安排计划。他们更喜欢至少提前六个月安排好聚会的日程，但他想更灵活一点，能跟随圣灵的引导，在提前很短的时间通知。八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他已安排去肯塔基州坎贝尔维尔；接着，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为去德国做准备。他在德国卡尔斯鲁厄的大会始于八月十五日。

每个星期，比尔也收到几十个电话、电报和信函，人们请求他亲自去为他们祷告。他们在请求信中，往往会附一张双程机票。他亲自去为这些人祷告根本是不可能的。要是他试着去做，就得花上他所有的时间去做。他读了信和电报后，就认真地为他们各人祷告；他总是敞开机会，说不准神会引导他做一次特别的旅行。

一天，他在书房里查经，他面前的墙不见了。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上，周围的房子看上去很陌生。一幢白色房子的门开了，走出一位提着公文包的男人。那人从小路上走下来，打开尖桩栅栏的门，从比尔前面的人行道穿过，进了一辆灰色小汽车，开走了。

在比尔右肩后面的某处，主的天使说：“注意看栅栏门的另一边。”比尔打开门，看见靠近种植过的花床的地面上放着一把锄头。天使说：“走到那扇门去，你会见到一位穿着棕色外衣的妇人，她正在哭，因为她很担心她生病的儿子。你求见那男孩，她会带你到一间卧室。你把帽子放在床上后，她会把帽子拿到电视机顶上。你等着，直到一位穿红色毛衣的妇人走进卧室，坐在床边。当两个妇人都在房间里，你就按手在那男孩身上，说：‘主如此说，你得医治了’。”

突然间，场景变了。此时，他似乎站在街上，透过玻璃窗看进一家杂货店里；店的墙上挂着一个特征明显的大钟。比尔听到有节奏的“吱吱”叫的尖叫声，就转过头看它来自何方，便看见一位护士推着一位坐在“吱吱”叫的轮椅上的男人。一本圣经放在他的大腿上。天使说：“注意看时间。”比尔又看了一下钟，注意到时间是两点五十分。然后，天使说：“对那人说，站起来，行走！”就在那时，异象结束了，比尔回到他的书房里。

像绝大多数异象一样，这一个已活生生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因为要记住这一切的事，比尔知道，这些事随着时间会渐渐地忘记。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记在他的异象本上。

三天后，他在读信件时，觉得有一封信与其它不同，特别触动他。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有个人得肺结核快要死了，要比尔马上飞到丹佛市去为他祷告。尽管这封信与他这三天里读到的其它信很相似，但这次圣灵在他里面说：“去！”

他乘飞机到了丹佛市，叫了一辆计程车去那人的家，为他祷告。因为比尔乘下一班回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班机还要等几个小时，所以，他决定步行到市区。漫步走过几个街区，穿过一条住宅区时，他听到开门声，看见一位男人提着公文包从一幢白色房子里走出来。屋里一位妇人说：“再见，医生。”

“这不是很奇怪吗？”比尔想：“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那医生从白色尖桩栅栏的门走出来，坐进一辆灰色的福特轿车，开走了。这情景触动了比尔的大脑神经键；他便走过去，打开栅栏门。在花床边上的地上有一把锄头，正如几天前他在异象中见到的，他就走到房门口敲门。一位年轻妇人开了一点缝，刚够可以往外看。她穿着一件棕色外衣，就如天使所说的。她的眼睛看上去红红、湿润的。

“你好，”比尔说，然后脱下帽子：“你有一个生病的小男孩吗？”

她的一条眉毛古怪地提了一下，皱皱眉头。“是啊，我有，你是医生吗？”

“不，女士，我是个传道人，我的名叫伯兰罕。”

“我相信我不认识你，伯兰罕先生。”

“在这城里我是个外地人；我的事工是为病人祷告，主引导我到你家来。我能见见你儿子吗？”

她想了想，好像在说：“为什么不呢？”

她耸耸肩，把门大开着。他跟着她来到一间卧室，一个小男孩发抖着，身上盖着一条毛毯。比尔把帽子扔在男孩脚下的被面上。那母亲没有把帽子放到电视机顶上，却是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比尔心想：“对异象的事我一句也不能说。我必须等着，等每样东西都到了位。”他问那母亲：“你儿子得了什么病？”

“他得了肺炎，医生说是很严重的肺炎。”

他们谈论那男孩的病情，谈了几分钟，然后那母亲拿起比尔的帽子，把它放到电视机顶上。比尔想：“哦，这部分完成了，但我还不能为这男孩祷告。”过了一会儿，一位穿着红色毛衣的老妇人走进卧室，坐下来。就在同时，那母亲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比尔耐心地等着，与那祖母聊着，最后那母亲又返回来；这时，每样东西都到位了，与异象一样。

比尔说：“你们两人都站起来，”他也站着，然后走到床头，把手放在孩子身上，说：“主如此说：‘你得医治了。’”

那男孩伸出双臂，喊他母亲。她坐在床沿，抱住他，把脸颊靠在孩子的额头上，她惊奇地抬头看，说：“他的烧退了。”

比尔回到街上，要找计程车，却找不到。他有点担心赶不上飞机，所以就快步朝市中心走去，他在忙碌的交叉口找，以便找到计程车。最终，他来到一排商店前面，这地方好像是让人等计程车的好位置。他走进一家杂货店要买些糖果；就在付钱时，他注意到在墙上有个特征明显的大钟，时间是两点五十分。他知道他到的地方和时间都是正确的。他一走出店，就听见所料到的“吱吱”叫的声音。一位护士推着一个坐轮椅的人沿人行道走来。正像异象中那样，那坐轮椅的人大腿上有一本圣经。

比尔走到那位病人跟前，他问：“你信这本书吗？”

那人用坚定的口气回答：“是的，先生，我信。”

“好的，因为那书上有永生之道。你读过书中记载耶稣医治病人的章节吗？”

“读过几次了。”

“你相信他今天也能做同样的事吗？”

“是的，先生，我信。”

“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因为主如此说：‘你得医治了。’”

他向前移动重心，手抓住轮椅的扶手，试着要站起来。那护士大吃一惊，急忙用一只手按住他的肩，把他按回到轮椅上，反对地说：“你不能站起来，会伤着你自己的。”

“站起来，”比尔坚持说：“接受我的话。”

“你是谁？”那人问。

“这无关紧要；起来，先生，奉主的名。”

那人把护士的手从他肩膀上推开，站了起来。接着，他不只是走，而是跑。就在那时，一辆计程车拐个弯，朝他们的方向开来。比尔挥手叫停，很快他就加速赶往机场。

第二天，他顺便到杰弗逊维尔公共图书馆看一份丹佛的报纸。他找到了那篇要找的文章，题为：“一个男人在街上神秘得医治。”在丹佛，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比尔没有看到对此有任何的评论。

一九五五年六月瑞士大会后，威廉·伯兰罕在家里与家人度过了差不多六个星期。这期间唯一的一次周末大会讲道是在肯塔基州坎贝尔维尔，然后几个星期天在自己的教会里讲道。俄曼·内维尔是伯兰罕堂的助理牧师，他急忙让开讲坛，让比尔对会众讲道。一九四六年比尔全身心地投入传福音的事工后，虽然他想要辞去牧师的职位，但他的会众不肯；尽管他只是偶尔才在杰弗逊维尔讲道，但他们仍把他看作他们的牧师。几年来，比尔终于接受了这种安排，把它看作是他们爱他和尊敬他的延伸。近来，他的重点移到更多的教导上，这意味着他有一个能让他深入教导的讲坛。在他举办信心医治大会期间，尽管他现在教导了更多的教义，但还是觉得在所能讲的话和在某个主题所讲的深度方面有限制。在伯兰罕堂这里，只要时间允许，他就能全面地教导教义。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天，他针对鬼魔学做了教导。他引用很多经文来解释鬼魔的灵如何影响人的生命，并从他为病人祷告时与鬼魔争战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这些要点。他把这篇讲道题目叫作“迷惑的灵”。

在讲正题之前，他举行了一个短短的奉献仪式，为几个婴孩祷告，把他们奉献给主。他不相信为婴孩施浸，相反，他教导说，孩子的灵魂在他们长大到足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之前，在基督里是安全的。使徒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徒2:38]。浸礼是每个刚悔改信主之人的一个自觉的公开行为，见证他们转离了罪恶，跟从了耶稣基督。既然婴儿不能悔改，他们就不当受浸。然而，比尔鼓励基督徒家庭带孩子来到教会，让牧师为这些年幼的生命祷告，得到神的祝福。他引用《马可福音》10章13-16节的经文，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天早晨，在奉献给主的婴儿中，其中一个是他自己的儿子约瑟。

虽然威廉·伯兰罕从他繁忙的传福音日程中拿出了一个暑假，但他在家里什么事都有，就是休息不了。城外的人随时会到他家请求祷告；因为他能看异象，许多人认他为先知，相信只要他们能坐在客厅里与他谈一谈他们的问题，神就会给他的先知一个特别为他们的“主如此说”。他们是对的，但因他们急切想听到一个从神来的信息，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会面给这位使者增加了压力。

他会众中大部分人明白这点，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有些人一有时间，就尽力来帮他们的牧师。七月的某一天，住在隔壁的班克斯·伍德，帮着割比尔家的草。第二天清早，趁太阳还未晒热时，班克斯和他妻子穿过他们两家的界限，用耙子把比尔家割下来的草收起来。约十点钟，比尔走到外面感谢他的邻居。就在他们谈话时，利奥·梅西尔和吉恩·高德开车过来。比尔开玩笑地说，利奥和吉恩是他的“学生”。正如班克斯·伍德和威拉德·柯林斯一样，利奥和吉恩搬到杰弗逊维尔，为了靠近威廉·伯兰罕和他的事工。比尔外出传道时，利奥、吉恩和班克斯常常跟着去，为他的聚会录制磁带。然后他们翻录这些磁带，以最低的价格提供给人数不断增加的需要磁带的人。

利奥、吉恩和伍德太太站在院子里与比尔说话。不久，班克斯也放下耙子，加入他们的谈话。他们的话题转到了几天前发生在当地的一桩谋杀案。一位年轻女子用毛毯把她的新生儿闷死，然后用线绑紧，把死婴从俄亥俄河的桥上扔进河里。比尔拿这件惨案来说明他在整个北美所见到的道德价值观的败落，似乎每年越来越糟糕；不幸的是，这种道德败坏也钻进了教会里。

这种倒退现象在妇女中尤其引人注目。比尔感到惊讶，很多女基督徒弃掉女人本来的特征，换上了男性的特征，比如：剪头发、穿裤子、甚至站讲台传福音；所有这些都与神的道相违背[林前11:1-15;申22:5;提前2:9-15]。每年，越来越多的女基督徒朝着错误的方向而去；她们仿效世上低级下流的做法，为了外表看上去更诱人，就涂脂抹粉、穿下流的衣服，像紧身、暴露的衣服或短裤，甚至泳装（它实际上不过是有颜色的内衣裤）。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也影响着孩子们。作母亲的拿自己的榜样教孩子不敬虔和不正派的事，而不是教导他们要敬虔、端庄。最糟的是，许多基督徒不知道这些事是冒犯圣灵的。

直到最近，他还很少在讲道中提起这些事，他觉得纠正会众是牧师们的责任。但太多的牧师不传讲反对世俗化和淫荡；比尔感到总得有人去讲，若牧师们不传道反对这些，那么他必须传讲。人们需要知道对与错的差别。如果基督徒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妇，教会的标准必须提高。

比尔还在说话时，注意到一只负鼠拐进他的大门，沿着沙砾石的车道蹒跚地朝着他的屋子过来，真是怪事！虽然负鼠在印第安纳州南部很普遍，但它们是夜间出没，除非有人搅扰，白天是不会出来的。在白天，它们实际上是看不见的。那么，为何这一只来这里呢？负鼠通常很怕生，远避人。难道这只负鼠有狂犬病吗？他仔细地看着它，从远处看它很正常。它比猫大一点，全身有粗糙、灰白的毛，脸部有细白毛，鼻子长，小而无毛的耳朵，尾巴没有毛，像老鼠一样。

它越走越近，比尔注意到它的腿是瘸的，拖着一条前腿走。比尔走过去，更仔细地看一下，他走近时，这动物没有停下，它一瘸一拐地走得很慢，比尔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它。一个重伤口使它侧身变了形，比尔在远处时没有看到这伤口。可能是汽车撞了它，或是狗咬了它。不管是哪个，它的肩膀处弄伤了，流了血，伤口直裂到耳朵上；那条腿可能是断了。绿头苍蝇在那伤口处嗡嗡直叫，蛆爬在粉红色的肉上。

比尔拿草耙子的柄去捅那负鼠，使它受伤的那面朝上，他就能看清受伤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负鼠往往会跌倒，装死；但这一只却会叫，并用嘴咬住耙子柄。就在那时，比尔看出它是母亲，尽力要保护它的孩子。负鼠像袋鼠一样，在肚子上有一只袋子用来装它的幼仔。这母亲很虚弱，她腹部的肌肉无法把袋子合紧。比尔数了一下，袋子里装了八只在蠕动的小负鼠。

“吉恩、利奥，你们过来，我给你们看一个功课。看这只负鼠妈妈；它可能是只不会说话的动物，但在我心里，它是个真正的女士。它里面的母性比今天许多女人更多，尤其是比那天把她孩子扔进河里的那个女人更多。那个母亲认为她的孩子是个负担，就杀害他，这样，她就能跑去酒馆花天酒地。现在，想想这只负鼠妈妈；或许它只能活几个小时了，但还用尽最后的力气争战，以保护它的孩子。”

比尔一拿开耙子柄，那负鼠妈妈就挣扎着用脚一瘸一拐地走完通向比尔家门口的路，然后倒在门廊台阶的边上。

伍德太太说：“伯兰罕弟兄，你应该杀死她，使她脱离这惨状；你也得杀死那些小负鼠，它们太小了，你自己无法养活它们。”

比尔摇摇头说：“伍德姐妹，我不能那样做。”

“为什么？”她问道：“你是个猎手，你杀过很多猎物。”

“没错，我是个猎手，但我只杀我能吃的或能用的。有时，我杀那些会毁坏其它动物的动物，我从来不为了杀死动物而杀死动物。”

“这并不是滥杀。不管怎样，那只负鼠会死的，那些小负鼠也会饿死的。把它们杀死是人道的做法。”

“我知道你是对的，伍德姐妹，但因某个原因，我不能亲手杀它。”

“那么，让班克斯把它们拿出去杀了。”

“不，”比尔说：“还是留它们在原处吧。”

一整天，那只负鼠妈妈都躺在门廊的边上，暴晒在七月的烈日下。每个来会面和接受祷告的人都注意到它，并都问起它。白天里，比尔好几次用棍子捅它，看它还活着没有。每次它都咕噜叫着，除此之处，它不想动一下，甚至比尔放些食物和水在它旁边，它也不动。有一次，他倒水在它的伤口处，要把苍蝇赶走，但苍蝇又飞回来了。

那天傍晚，班克斯·伍德敲他的门，说：“伯兰罕弟兄，你今天的工作也做够了。让我带你出去兜兜风，你也可以放松一下，好吗？”比尔愉快地接受了。

他们绕到乡下开了几个小时，欣赏着林地、玉米田、农舍和谷仓，一路上他们都在谈论神的美善。比尔十一点回到家时，他捅一捅那只负鼠，看看它死了没有。它可怜地呻吟几下，全身发抖。

那呻吟声整夜在他脑中萦回；几个小时他在房间里踱步，在想那负鼠的事。后来，那呻吟声甚至入了他的梦。第二天清早，他走到前面的门廊，用脚碰碰那只负鼠。这次，它的后腿抽动了一下，除此以外，就不再动了。它甚至没有睁开眼睛，比尔知道再过不久它就会死了。他回到屋里，坐在书房里，搓搓脸，心想：“今天，我总得用点方法为那只负鼠做点事，我该做什么呢？”

不知从哪里，有个声音对他说：“昨天你称它是个女士，并用它传了道；你称赞它是个真正的母亲。”

“是的，没错，”比尔答道：“那它怎么样呢？”

“它像一位女士躺在你进门的台阶上，耐心等着轮到为她祷告。”

“哦，我不知道，我……”比尔僵住了。他很惊讶，眼睛朝房间四周看：“怎么回事？我在跟谁说话？我在回答某人的话。”

他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说：“我差它到你家里接受祷告，它躺在你家门口差不多二十四个小时，你还没有为她祷告。”

比尔低下头，祷告说：“亲爱的神，是你差它到我这里来的吗？你愚蠢的仆人不明白，请你原谅。”这时，他恍然大悟了。那只负鼠可能是从离街约一百五十码远的那片林地来的。为了到他家，它首先必须穿过其它四幢房子，它们比他的房子都更靠近路，都没有栅栏。他家是那片街区唯一有栅栏、有院子的房子，然而，它还是一瘸一拐地沿着车道过来，不愿停下，直到到了他的家门口。一定是神在引导它。

他大步走出来，站在那只负鼠妈妈的边上，双手举到空中，祷告说：“天父，我知道当你的儿女病了，你就引导他们来接受祷告；我也知道你看顾麻雀[太10:29-31]。如果是你的圣灵带领这只不会说话的动物来这里接受祷告，那么请原谅我，我太愚蠢了，竟不知道。我向你祈求，天父，奉耶稣的名，医治这个勇敢的母亲。”

他一提到耶稣，那只负鼠妈妈就抬起头，看着比尔的眼睛。一分钟后，它翻个身，把它的幼仔集中起来，再放回到它的袋子里。然后它用脚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每走一步，似乎更有力，当它快步走过车道，丝毫看不出它有任何瘸腿的痕迹。它走到大门时，停在某根尖锥状的柱子旁，回头看看比尔，好像在说：“谢谢你，好心的先生。”接着它向左转，快速跑到街上，朝着那片安全的林地而去。

比尔后来讲了这个故事，他说：“神若这么关心、怜悯一只无知的负鼠，想一想，他岂不更关心他那些有需要的儿女吗？撒但的能力是有限的，但神的能力是无限的。”

第73章

在 瑞 士 拍 下 天 使 照 片

1955

阿道夫·古根布尔博士认为威廉·伯兰罕在瑞士苏黎世的信心医治大会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聚会的人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在众人听到那超自然的辨明和看见耶稣基督医治病人和行其它神迹之后，他们脸上所表露出来的兴奋和敬神的态度也令他难忘。苏黎世大会一结束，古根布尔博士就请求威廉·伯兰罕让他在欧洲为那年夏天安排一场紧接着的大会。比尔同意再来后，古根布尔博士安排了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中旬两个星期的聚会，第一个星期安排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第二个星期在瑞士的洛桑。但是，瑞士归正宗的头头们得知这个计划后，就想方设法要阻止这些聚会的举办。他们的努力在瑞士失败后，就涌到德国议会发怨言并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禁止威廉·伯兰罕进入德国。古根布尔博士驾车去波恩，提出他的抗议，但没有什么用处。瑞士归正宗的影响已经关闭并锁上了门。古根布尔博士把接下来要做的事向神祷告，神指示他如何打开那锁。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德国被分成四部分。每部分由同盟国的某个战胜方控制，有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卡尔斯鲁厄这城市处在美国的占区内。古根布尔博士决定把这事直接与分管那部分的美国上校联系。

一位秘书带古根布尔博士到了指挥官的办公室。那位上校很有礼貌地向他问候，然后坐在桌子后面听他说。古根布尔博士解释说：“我代表一位美国福音传道人，他相信神要他这个月来德国传道，但归正宗教会反对他的教义，所以他们说服政府不让他进来。我的申辩是：他们若让葛培理进来传道，为什么另一个人不能进来？”

上校背靠在椅子上，问：“他们反对这人什么？”

“他为病人祷告，取得了成效，巨大的成效，有很多神迹。我想，归正宗对于人能看见超自然的神在行事这种想法极不舒服。”

“你说‘为病人祷告’，这位福音传道人是谁？”

“他的名字叫威廉·伯兰罕。”

“伯兰罕弟兄！”上校把椅子往前摇：“我母亲在弗吉尼亚州一场伯兰罕的聚会中得了医治，她从轮椅上站起来了。告诉伯兰罕弟兄请他来，我要亲自关照他进来的事。”

尽管归正宗无法阻止比尔进入德国，但阻止他使用卡尔斯鲁厄的国立体育馆，确实做到了。那个挡不住古根布尔博士。他向一个农场主租了一片地，用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头搭起一个矩形的框架，然后用一种轻便、半透明的帆布盖住框架。这个凑合用的大教堂能让几千人遮阳蔽雨，但能否顶得住风暴就很难说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星期四，比尔、比利·保罗·伯兰罕、弗雷德·博斯沃思和迈纳·阿根布莱特在纽约市登机，飞往德国的卡尔斯鲁厄。星期五晚上，他们开始了首场信心医治大会。几千人挤满了那帆布做的教堂，仍有上千人站在外面，从敞开的活动门帘中看进去。有七十七辆巴士，几百辆小汽车等在停车场上。接下来的两天，使德国人对超自然的事打开了眼睛。星期天下午，比尔为每个男女、小孩提出了得永生的方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血祭作他们的赎罪祭。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那天晚上，耶稣又一次证明他是活着的；首先是藉着他完美的辨明；其次是藉着他大能的神迹。

聚会后，一队德国武装警察护送比尔和比利·保罗到他们的车上；共产党的恐怖分子威胁要暗杀这个美国传道人，所以，政府派了这队警察来保护他。当比尔走到来回接送他聚会的黑色轿车附近，另一辆车从街道拐进来，斜穿过停车场，直直地对着传道人和他儿子冲过来。比尔赶紧跳进汽车后座，但比利·保罗仍站在那狂人冲过来的路中。说时迟，那时快，比尔猛地拉过他儿子，才没有受伤害。

第二天早晨，一个搞通灵术的派系头头请求与美国传道人会面，古根布尔博士拒绝让他会面。这位被冒犯的派系头头对古根布尔说：“今天我和我的徒弟要用符咒镇住伯兰罕的聚会。我们将用咒文召来一场大暴风，足以吹倒整个会场；我们要向他显示我们的能力。”古根布尔博士把这事告诉比尔，比尔不去理它，因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大能会胜过仇敌的任何符咒。

那天晚上，弗雷德·博斯沃思传讲了信心和奉耶稣的名得医治的信息，为接下来的祷告队列事奉立一个根基。整个白天，微风吹拂着朵朵积云从空中飘过，太阳时隐时现。比尔上讲台后就向会众问候，很快，微风变强了，吹得盖在木框架上的帆布时而吸下来，时而顶上去，像汹涌巨浪中的风帆，不断地时而吸下来，时而顶上去，像庞大的肺在喘息。远处的雷声向会众们发出警告，恶劣的天气快来了。比尔继续讲着信心和医治的主题，讲到瞎子巴底买的故事；他坐在耶利哥的路旁，大声喊叫，求耶稣停下来医治他[可10:46-52]。不久，大风的咆哮声使得会众听不清他说的，即使有喇叭也很难听清。隆隆作响的雷雨云砧越吹越近，响声就像前线正在逼近的大军队，伴随着加农炮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大风无情地拉扯着帆布的结构，所建的结构不足以抵挡如此大的风力。活动门帘的边缘被吹得团团转，似乎威胁着要把帐棚像风筝一样吹起来。

比尔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暴风，从第一声爆裂的雷声响起后，他就祈求主指示他该做什么。这时，他看见一小团黑影飘浮在几千会众的上方，他注视着那团黑影，最后看到它停在十五个坐在一排的人头上。他们拿着羽毛对着他，念念有词，但他听不懂。（后来，他得知他们一直在念咒语：“奉父、子、圣灵的名，我们唤来暴风摧毁你。”）接着，他注意到在过道另一边也有一排人在做同样的事，总共也许有三十人，挥动羽毛在念咒语。就在比尔观察这些人和他们古怪的动作时，一个异象把灵界间的帘子分开成两半，揭示了这个派系头头正俯首下拜在他身边的未被捆绑的群鬼。

比尔转向翻译员，对他说：“洛斯特弟兄，不要翻译这个。”然后，他低下头祷告：“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站在德国的土地上；你差我来这里，为要拯救这些人。撒但，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里。”他抬起头，看着那个派系头头，轻声地说：“你这魔鬼的儿子，就像雅尼和佯庇敌挡摩西，你也有能力行神迹[出7:11-12;提后3:8]，但你无法触及这位超自然的神。由于你试图要摧毁这场聚会，你得为此付出代价。”

突然，比尔看到火柱在他前面，只在台口外面一点，盘旋在一位妇女头上，布带把她牢牢地绑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藉着异象，他预见了某件神迹。“在那里，”他说，用手指着，说：“那位躺在那里被绑在床上的妇女，她患了肺结核，她的脊椎骨被吃掉，成为两截。请谁帮忙解开那些布带。”

一个坐在第一排、外表突出的人站起来，反对说：“你不能那样做！我是她的医生；她完全不能动，否则就会死。”

“解开她，”比尔坚持说：“因为主如此说：‘她得医治了’。”

有人过去解开布带，躺在担架上的妇女，凭信心起来，站住了。当她赤脚走过铺木屑的过道时，会众齐声发出了惊叹。卡尔斯鲁厄大会的第一个神迹在成千上万人的心中点起了希望之火，摇醒了很多怀疑者，但不是全部……

比尔责备那个念咒语唤来暴风的派系头头之后，十分钟过去了。在那段时间里，风力减小了，只发出飒飒声；云团蒸发没了，落日的余辉亲吻这座帆布教堂，道声晚安。比尔讲道结束后，就叫了十五张祷告卡的号码。当这十五个人在他右边排成队列，比尔注意到，那个刚才向他挑战的人现在从他座位上跌了下去。“洛斯特弟兄，你看那边的那个人，看他的头如何向前掉，手臂无力地悬挂着；有恶事临到了他身上。叫谁过去那边看看出了什么事。”

他们过去一看，发现那个派系头头不能动了。几个引座员一起把他抬出会场；比尔再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

台上的每个人都在观看这小出戏的结局，一位引座员带一位眼瞎的小女孩来到台上，然后让她自己站在那里；这是一个错误。那个瞎眼的女孩不安地向前摸索，要找那位美国人。比尔看见她就要踩出台口，就赶紧抓住她，把她拉回来。

她用德语说：“我要去见为我祷告的那个人。”

洛斯特先生说：“他正握着你的手。”

那位女孩热烈地拥抱着比尔，他的心因同情而融化了。她是那么天真无暇，穿着印有花儿图案的连衣裙，头发从中间往两边分开，扎成两条长辫子。她大约八岁，与他女儿利百加同龄。

突然，一个异象把这女孩缩回到新生儿那么大。比尔看见她躺在母亲的怀抱中；她母亲瘦高个，金发，她父亲身材魁梧，黑头发。接着，比尔看到一位医生弯着身，在给婴孩检查眼睛，然后声明她是瞎的。这异象离开后，比尔边告诉会众他所看到的异象，边扫视着他们的脸，要找她的父母。他看见那女孩的母亲坐在后面几排。比尔说：“当然，我没有能力医治她；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医治者。”

他朝下看那瞎眼的女孩，她还死死地抱着他。当他看的时候，这女孩似乎分成了两个女孩，好像双胞胎，另一个像影子一样脱离了她，从台口走出去，在空中蹦蹦跳跳，用手指着不同的物体。这时，比尔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祷告说：“天父，我撇下家里哭着要我的女儿利百加，来这里为这孩子祷告；请医治她，奉耶稣的名。”他轻轻地把她的脸从他肩上抬起来，她扫视着他，盯着天花板看，然后用德语说了一些话。洛斯特翻译说：“伯兰罕弟兄，她在问我们头上那些圆圆的东西是什么。”她能看见头上的电灯。比尔伸出两根手指在她面前，“我伸出几根手指？”他藉着翻译问。

“两根，”她回答，同时伸出她的两根小指头来对应。

她妈妈尖叫着跑到台上，因为太急，一只鞋子掉在台阶上。接着，她劈头盖脸地亲吻她女儿。那小女孩问：“你是我的妈妈？”

“是的，亲爱的，”她答道。

她用小手抚摸着妈妈的脸，小女孩重复地说：“哦，妈妈，你真美……真美。”

后来，一位引座员带一位中年人上到讲坛边。比尔藉着德语翻译问这人一个问题，这人用手势语回答。他们花了几分钟找到一个能翻译手势语的人，最终，比尔才知道这人生来是聋哑的。为他得医治做了祷告后，比尔知道，这位曾经又聋又哑的，现在能听能说了。因为这人从来没有听过或说过一个字，用哪一种语言都可以测试他是否得了医治。比尔轻声地对他的德语翻译说，让他通过手势语翻译告诉这人重复比尔说的话。然后比尔说：“妈妈。”

那人含糊不清地发出类似“妈妈”的声音。

比尔说：“我爱耶稣。”

那人发出含混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接近“我啊耶稣。”

比尔说：“赞美主！”

那人发音清晰多了：“赞-美-主。”

尽管外面的雷雨云砧已无影无踪，但帆布帐棚里的空中却响起阵阵赞美耶稣基督的雷声。那晚神所行的远不止平息风暴，也堵住了许多批评者的口。

在德国十天后，伯兰罕一行来到距卡尔斯鲁厄以南约二百英里的瑞士洛桑，一座位于日内瓦湖北岸的城市，离法国东部边境不远。成千上万讲法语的人挤满了一个巨大的竞技场，要来听那位说他在为病人祷告时有一位神的天使站在他身边的人讲道。到了那个周末，甚至国教中也有一些牧师几乎相信那是真实的。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早上，大约四十名来自各宗派的牧师聚集在洛桑一家豪华宾馆的宴会厅里，与这位到访的福音传道人共进早餐。比尔与古根布尔、博斯沃思、阿根布莱特以及另一位代表瑞士牧师兼作翻译的发言人一起坐在首席上。

早餐后，那发言人说：“我们知道在你的聚会中发生了一些超自然的事，但我们不清楚它是什么。我们不能明白你如何能看见异象，你能用科学的方法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如何运作的吗？”

“我无法解释他，因为那是神；你无法解释神，你必须相信他。关于异象，我能给出很多的经文，你们早已知道大部分的经文。至于用科学的方法解释，我没有办法做到。最接近的就是那张被拍下的主的天使的照片，它从科学上证明他是真实的。”

“伯兰罕牧师，今天有一位职业摄影师与我们在一起；今早那天使若来到这里，我们能试着拍下他吗？”

“如果不用闪光灯，就能拍下他。当我处在恩膏下，我能看见主的天使如一道明亮的光；我在注视那天使时，若有人闪一下闪光灯，我会搞混起来，甚至会中断异象。那就是为什么在聚会期间，我不让人用闪光灯拍照。”

那位摄影师向比尔保证，不需要使用闪光灯，因为宴会厅的大玻璃窗能让很多光线照进房间里。那人边把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那位发言人边说：“伯兰罕牧师，你若看到那天使，一定要给摄影师一个暗示。”

“如果他来了，我会让你们知道的。”

“谢谢你。我们中有些人正考虑把你的信息传到我们教会里，如果我们能证明它不是巫术的话。”

“巫术？”比尔感到震惊：“弟兄，那是真的！巫术？真是可笑！鬼魔是绝对不可能与神的医治相干的，每节经文都反对这种说法。耶稣自己说：‘若撒但赶逐撒但，他的国就自相纷争，站立不住。[可3:22-30]’明白吗？他不能那样做，医治只来自耶稣基督。”

“瞧，你的辨明恩赐是最使我们困扰的部分。我们中有些头头说这是一种骗局；他们认为你白天到城里与人谈话，然后给他们一张祷告卡，那天晚上叫出他们，所以，你早就知道他们的事。”

“你们过后去问问那些人，他们会告诉你的。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们。”

“可能你在读他们的心思。”

“我怎能读他们的心思？我甚至不会讲他们的话，我在描述异象中的事时，有时我不得不把他们的名字逐个字母地拼出来，因为我不会发音。”

“可能你用读心术读他们写在祷告卡上的内容。”

“读心术能开瞎子的眼睛吗？弟兄，要讲道理。能医治病人并说出将来事的是谁呢？你们岂不相信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吗？”

“哦，我们相信神，但这与我们所受的教导相差甚远。”

比尔对他们空洞无聊的想法感到乏味。他说：“弟兄们，你们的麻烦是，你们在灵性上是瞎眼的，这比身体上的瞎眼要糟得多。你们头脑里的眼睛正看见众先知和伟人们渴望见到的事，而你们还是不会相信。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正对：‘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他以柔和的语调说出这些尖锐的话，使他们听起来好像是个温和的警告，他的听众似乎也温和地接受了。提问又进行了一会儿；最后，比尔请大家与他一起起立做个祷告。突然他感到主的天使的同在。“等一下，先生们，我所谈的那一位现在就在这里。”

得到这个暗示后，那位职业摄影师马上拍下了一系列快速连续的照片。就在同时，一个异象为这位福音传道人打开了一扇启示的窗户。比尔说：“站在我桌子对面的那位白头发的人是意大利人。先生，你曾经是三万两千名共产党员的领袖；你长在天主教的家庭里，后来你拿起一本圣经，当你读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了拯救你脱离罪恶而受死时，你接受了。现在，你在那山上开办一家孤儿院和一所学校。你没有吃一口早餐的原因，是因为你得了胃溃疡，很多时候它使你吃不了东西。”

那位意大利人证实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比尔说：“主如此说：‘吃你的早餐吧！你的胃病得了医治。’”

那位意大利人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鸡蛋，那一口咽下后感觉很好，他就像刚从共产党的监狱里放出来的人那样狼呑虎咽地吃了起来。比尔问宴会厅的那些牧师：“那人使用了哪一种祷告卡读心术呢？”

那位职业摄影师冲出那几张底片后，马上拿给古根布尔看，古根布尔就依次把这四张照片拿给博斯沃思和伯兰罕看。古根布尔博士几乎掩饰不住他的兴奋；这四张连续的照片清楚地拍下了降在宴会厅里的主的天使。

第一张照片看起来很正常；照片上约有四十名牧师站在他们的桌前祷告。宾馆服务员把桌子一张连一张地排成长方形，有两排，长向为南北向。牧师们面对面地站在桌子的两边且低着头。照相机被固定在高的三角架顶上，放在房间南端的中央。因为比尔面朝镜头，站在房间北端的桌子中央，但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他远远地站在那边的头像。他后面整堵墙都是玻璃墙和玻璃门，透过玻璃能看到宾馆的休息室。对着户外的玻璃窗位于照片的右边，所以，早晨的阳光照亮了房间朝东面的所有东西，而整个西面都是阴面。

在第二张照片中，阴面分散开，重新组合，光不是从头上的灯来的（因为从照片上看，灯是关着的），而是从悬在天花板和地面中间一个奇怪的火球来的。很显然，这火球直接降下来，悬在比尔站着祷告的上方。这超自然的光直径约有三、四英尺，似乎振动得很快，照相机无法定准它的外形，边界都是毛毛的，不清晰。

在第三张照片中，显示棉花状的火球落在比尔头上的周围，他的头完全被遮住，看不见。

在第四张照片中，除了比尔和他的翻译以外，其他所有的牧师都坐下了。那光缩小至直径约两英尺，此时它看起来像是在比尔头后面的光晕，那光晕的重心更偏向他的右肩膀。比尔左手举起，与眼睛平齐，显然，他正在强调一个要点。

古根布尔博士说：“那摄影师用的相机是德国产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相机之一。他在拍这几张照片之前，已经拍了十几张宴会厅的照片；拍完这些之后，又拍了十几张宴会厅的照片，所有照片都很正常，所以不可能是相机出问题。”

比尔仔细看了这些相片，说：“那是主的天使，是的。看这第一张照片，每个人都站着；那时候我刚感到天使的同在。接着，在第二张照片里，你可以看到那天使像一个火球朝着我降下来。在第三张照片里，你看到火球完全盖住我的头，那就是异象发生的时候。在最后一张照片里，你看到天使正要离开我。注意看，他是怎样从我右边移走的。那天使总是站在我的右边；那就是为什么在聚会中，我总是要祷告队列从我的右边上来，这样，人就站在那天使的附近。”

“你认为这会使那些牧师信服吗？”

“如果他们是真信神的信徒，就会；如果不是真信徒，就没有什么能使他们信服的。”

就像两个多月前在苏黎世一样，一九五五年第二次欧洲大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从这两个星期的大会情况来看，伯兰罕一行人估计约有十万人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或藉着他得了医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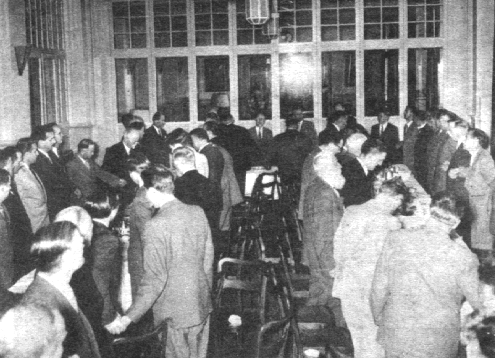
在洛桑的最后一场讲道中，比尔再次警诫瑞士归正宗，因他们相信耶稣不是由童女所生。他传讲说：“不久前美国有位妇人对我说：‘伯兰罕弟兄，你太夸大了在地上行走时的耶稣，你使他成为神。’我说：‘他就是神。’她说：‘他是个伟大的先知，但他仍然只是个人，我能用圣经证明这点。’我说：‘我很想看看你怎么说。’她翻到《约翰福音》第11章，读了一段耶稣在拉撒路坟墓前哭的经文。她说：‘只有人才会哭。’我说：‘女士，当他在拉撒路坟墓前哭，他是个人。但当他吩咐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用脚站着，又活了，他比人大多了，比先知大多了；那是神！’

“耶稣在船上睡着时，他是个人；因为他一整天传道，为病人祷告，太累了，以致暴风雨也没有吵醒他。那只小鱼船就像一个软木塞被巨浪冲打得摇来摆去。海里上万个魔鬼发誓那晚要把他溺死。当他的门徒摇醒他时，他是个人；但当他抬头望天，说：‘住了吧！静了吧！’暴风雨听从了他[可4:36-41]，这时，他比人大多了；那是神！

“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作为至高无上的祭物，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时他是个人。但复活节早晨，坟墓前的石头被挪开，他走出来时，他证明他就是神！[太28:1-15]”



第一张照片：大家低头祷告，没有特殊的光照



第二张照片：神奇的光球出现在比尔的上方



第三张照片：比尔的头部完全被火球笼罩



第四张照片：其他人坐下，那光球继续悬在比尔的脑袋后面

第74章

天 使 教 他 钓 鱼

1955

继欧洲的夏季大会之后，威廉·伯兰罕只计划在一九五五年最后一个季度里再举办两次长时间的大会。十月份的前两个星期，他在芝加哥传讲八个晚上，之后他就去科罗拉多州落基山做一次例常的秋猎之行。

十一月份，迈纳·阿根布莱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安排了一场十一天的大会。这次大会在一个圆形帆布帐篷里举行，全福音商人会在一块地上支搭了这帐篷，希望这种中立的地带会克服宗派间的分歧。因为过去两年里，这种分歧破坏了比尔在奥兰治县所做的努力；中立的位置也不起作用。大会的第一个晚上，出席人数还没有填满这个巨大帐篷的一半座位；没错，那是星期三晚上，但星期三的聚会并没有妨碍他在美国其它地方举办大会的效果。尽管人数不多，但比尔对帐篷里的几百人讲道与对几千人讲道一样真诚。虽然他的聚会总是非宗派的，但很多赞助者是五旬节派的，这只是因为五旬节派信徒很相信圣灵的各种恩赐，比如说方言、说预言、神的医治和神迹。星期五晚上，比尔讲了一篇道，题为“我认为五旬节派失败的地方”。他想把教会扭转过来，他说：“如果我们知道错在哪里，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犯错的地方，从那个点重新开始。”

他讲到两种基督徒，基要派信徒和五旬节派信徒。他说，基要派信徒知道他们在圣经中的位置，但他们没有很多信心伴随他们的知识。相反，五旬节派信徒有很多信心，却常常不知道他们在圣经中的位置。这就像两个人，一个在银行里有钱，但不知道如何开支票；另一个知道如何开支票，但在银行里没有钱。如果这两个人能合在一起，他们就能买东西了。同样，比尔觉得，要是基要派的教义与五旬节派的信心能在更多的人心里结合在一起，就会爆发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

他说：“巴不得你们基督徒认识到你们现在是（现在时态）神的儿女，这样，你们就能填上空白支票去得到神所应许的任何东西[约一3:2]。相反，你们把这些祝福推到某个将来去；你们在千禧年不需要神的医治；现在你们是神的儿女，是与耶稣同受产业的。耶稣在各各他为之受死的每个应许都是你们的产业。撒但不要你们知道这点，但你们若单单接受神的话，你们的资源是没有穷尽的。”

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在许多基督徒的生命中失去了什么。葛培理牧师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办一场福音布道大会，当场有三万多人填了决志卡，说他们要为耶稣基督而活。几个月后，葛培理回来查看这些“悔改归主的人”，他感到吃惊，因为他小组里的人发现，只有几百人仍然为主耶稣而活。为什么会这样？比尔解释说，归向基督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藉着知识上的决定；另一种是藉着“重生”的经历。一种是头脑中的选择，另一种是心里的转变。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约3:7]。那是一种属灵的出生，不是一种知识的理念。

接着，比尔概括了他所认为的五旬节运动的错误之处。他强调他不是反对各个组织里的人，因为在各个宗派里他都有朋友；搅扰他的是在组织起来的宗教后面的基本观念。

他解释说，罗马天主教会首先组织了基督教，几百年来，把它的观念强加给几百万无知的人。马丁·路德从天主教体系中挣脱出来，跟从那火柱。路德传讲人无法赚得救恩，相反，救恩是来自神的一个恩赐。路德强调这句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罗1:17]。不幸的是，路德的跟随者组织起自己的宗派。火柱继续往前移，发出更多的光，但路德派信徒无法与它一起往前移，因为他们早已把他们所信的东西制成文献。后来，约翰·卫斯理跟着火柱进到一个成圣、圣洁的信息里，它被称为恩典的第二阶段工作。他的传道事工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大复兴，席卷全世界。不幸的是，他的跟随者组织起卫理公会，把他们的教义刻在石头上。火柱继续往前移，但卫理公会无法跟着一起往前移，因为他们早已用自己的教义组织起来了。一九零六年，火柱发出更多的光，就是圣灵的洗，带来圣灵的各种恩赐，比如说方言和说预言。那些接受这光的人自称为五旬节信徒；它成为世界上人数增长最快的基督教运动。那么，魔鬼做了什么呢？他说五旬节信徒要组织起来，使他们画出界线，筑起围栏。他们也把自己的教义刻在石头上，正如早期的一些运动所做的。

比尔警告他的会众：“火柱又继续移了出来，五旬节派信徒组织得如此严密，以致他们无法随它一起移动。正如每个时代那样，神的火继续往前移。所以，永远不要划出界线。你说‘我相信这个’，那没问题；但后面不能用句号，要用逗号，意思是：‘我相信这个，再加上神对我内心所启示的东西’。”

这次圣费尔南多大会余下的时间里，比尔传讲了平常的建立信心的道，旨在激发人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们的救主和医治者。每晚祷告队列中都有神迹发生。通常，这些消息藉着口传会传得很快，出席人数就会猛增。但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运行起来并不是这样，聚会人数仍然不多。大会开到第五天，迈纳·阿根布莱特提到，奉献款远远低于支出的费用。他请比尔让他每晚在传递奉献盘时向会众施压，多奉献一些钱。如平常一样，比尔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聚会中讨钱。他知道，其他传道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捐款，会长时间、卖力地呼吁会众奉献。比尔素来都认为这种做法会削弱信用度。在他开始传道事工时，他答应主，他决不向人讨钱，他决定持守这诺言。十一月二十日最后一场聚会后，迈纳·阿根布莱特告诉比尔，圣费尔南多大会最后欠了一万五千美元的债。

比尔开车回到他、他妻子和儿子住的汽车旅馆。此时已是凌晨两点钟。即使他们计划凌晨四点半出发回家，比尔还是没有一点睡意。他离开房间，找到一个隐蔽处，跪下来祷告。此时，月明星稀。不久，寒冷的夜风渗过他那条单薄的裤子，使得他不由自主地哆嗦着；他几乎没有在意这种不适。

他想到九年前刚开始举办这些信心医治大会前，他对神做出的许诺。当时，主的天使告诉他把神医治的恩赐带给全世界的人，比尔意识到这项巨大的任务会使他处于大试探中。在圣经里，他注意到，有三种危险会毁坏一个事工，即：金钱、女人和名誉。巴兰因贪婪而堕落；参孙因贪恋大利拉而堕落；扫罗王的堕落是因骄傲而不顺从神，以便在民中得到声望[民22-24章;士16章;撒上15章]。比尔觉得，女人和名誉不会给他大太的试探，但对于钱他就不那么确定了。他意识到，在全世界举办大型的大会需要几千几万的美元。撒但可能会利用这种对钱的需要使他绊倒吗？为了确保不发生这类事情，比尔答应神，只要他不用讨钱，神满足他的需要，他就会留在事工场上。九年半来，神一直满足了他财政的需要，直到这个星期。

祷告之后，比尔仍是犹豫不决。他知道神特别呼召他做一件工作，他曾答应神，只要神供给他所需的，他就会做那工作，在这星期以前神都供给了他。那么，比尔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他继续去做神指派他去做的事呢，还是应该持守他向神许下的诺言，离开传福音工场呢？比尔为得到神的引导祷告了两个小时，力争提出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可能性。刚过四点，他站起来，掸了掸膝盖上的灰尘，慢慢地走回旅馆。他的选择似乎是明确的，他必须向神持守他的诺言，离开传福音工场。

月亮在西边落下，东边的天空渐渐变亮，黎明渐近。美达和比利·保罗正在装车。美达看到丈夫满脸泪痕，就问：“比尔，出了什么事？”

“哦，我只是出去与主说说话。”他没法说出口他要停止。他决定到亚利桑那州才告诉家人，当他们穿过亚利桑那州边界，他仍然说不出口。到了德克萨斯州，他要在德克萨斯州告诉他们。当他开到德克萨斯州狭长的地段时，仍保持缄默，在思考中……

神要对他说什么呢？使他感到诧异的不仅是圣费尔南多大会的少量人数，近几个月来，他在全国都看到发生了一种变化。他曾经每星期收到几千封信，现今只收到几百封。当然，这点并不改变他的财政状况；这些信很少有随信附上钱的，他免费寄出祷告布。使他感到迷惘的是人们对他事工减少了兴趣；难道这与他决定教导更多的教义有关吗？

他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他要怎样养活妻子和孩子呢？他已经四十六岁，受教育不多，很少经商的经验，也匮乏销售技能。或许他可以重得印第安纳州公共服务部门的老工作；或许能和班克斯·伍德合作一起建房子，班克斯是个好木匠。比尔认为，他越快回去工作，就能越快付清所欠的一万五千美元。

他突然陷入如此多的债务中，这似乎很具讽刺性。如果他只收下别人奉献给他个人的钱的百分之一，他如今已是百万富翁了。他总是拒收这些赠礼；他觉得如果他在银行帐号里有一大笔钱，他可能会信靠钱而不是信靠主。他教会支付他每周一百美元的微薄薪金。大会期间收到的钱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大会的开支。如果还剩下钱，他就把它转给基督教宣教事工和慈善事业。这种做法使得“伯兰罕大会”的支票帐户几乎是空的。他处理他事工的方法几乎不是经商的方法；因为他从未想成为一个出色的商人，只想做一个出色的福音传道人。

近来，美国国内税务局通知他，他们想审计他大会的财政。他不担心审计，但的确很奇怪，国内税务局选择这个特别的时候来审计他。主想要告诉他什么呢？他的事工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别的事需要改变呢？

无人能否认他的事工在过去十年里对基督徒教会所产生的影响；除了成千上万人在他的大会中得救或得医治之外，还激发了几百个类似事工的开展。许多新冒出来的都是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但并不全是，也许其中存在着问题。某些模仿者想仿效他们所不明白的事工，所以，在会众中散播了灵性的混乱。

比尔想到最近一位十六岁的女孩来他家面谈的事。她被吓坏了，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个传道人声称有辨明的恩赐，告诉她得了癌症。比尔用左手握住她的右手，就能立即告诉她没有癌症；那女孩放心地离开了他家。比尔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那个传道人迷惑了。

有一次，比尔去参加一场聚会，那人宣称他右手有医治的恩赐。每次他摸到接受祷告的人时，就喊道：“感觉到吗？你感觉到吗？”聚会后，比尔在帐篷后面见他，说：“这是谎言，你是知道的。你当然会愚弄很多人，但有一天你必须为这事向神交代，到那时你怎么办？”

另一次，比尔去参加一个宣称有辨明恩赐的妇人所举办的聚会。她像这样说：“主告诉我，会众中某个人是冷淡退后的，”又说：“主告诉我，这里某人得了肾病。如果你是那个人，你愿意举起手吗？”比尔心想：“那么一大群人，肯定有一些冷淡退后的基督徒，也有得肾病的人。那不是属灵的辨明，她是用心理学。”

在另一次教会的聚会中，比尔看到一位牧师为一个有心脏病的人祷告，猛力地把他拉上拉下；同时那位牧师的妻子用棍棒敲地板，大声喊：“咻！魔鬼，从他身上出来！咻，咻！”甚至还有比这更糟的，传道人用拳头重重地击打病人的胃部，声称他正在迫使魔鬼出来。另一次，比尔听一个人说，他能嗅出疾病和魔鬼来。为什么有人听这些没有圣经根据的荒唐事呢？难怪世人讥笑和藐视神医治的观念，难怪有如此多的基督徒对属灵的恩赐感到混乱。四周有那么多假的东西，把真实的东西盖住了。

他的车轮又滚了很多英里路，又一天过去了；经过俄克拉何马州、密苏里州、伊利诺斯州，最后来到印第安纳州。快要到家时，比尔把他要停止福音传道事工的决定告诉家人。比利·保罗说：“爸爸，你最好要小心。保罗不是说过‘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吗？[林前9:16]”

“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停止传福音，我是说我打算停止这些福音布道大会，我仍然会在伯兰罕堂讲道。或许内维尔弟兄主持星期天早上的聚会，我主持星期天晚上的聚会。有时我甚至可以租一间大礼堂举办国际性的聚会，我在那里为病人祷告。”

夜幕降临，仪表板上暗淡的光映照出美达脸上的担忧。她说：“比尔，你知道我喜欢你与我和孩子们呆在家里，但看看你的事工所成就的事；它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复兴。我看不出为什么神要你这样子停下来，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好的，我知道一件事：我必须持守我对神的诺言。”

“神从未告诉你要离开事工场，”比利·保罗说：“你对神说过这件事。”

“你说的对，儿子。我们希望神持守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也应该尽力持守我们对他的诺言。”

“爸爸，我认为你正在犯一个错误。”

“如果是的话，那么让我们祷告，求神纠正我。”

他们到家时差不多是凌晨四点钟。比尔上床前，再次向神祷告，求神指示他下一步做什么。后来，虽然他心事重重，还是睡着了。

美达早晨六点就起来了，这样就能为利百加上学做准备。她在房间里走动，吵醒了比尔。他就坐在床边，揉揉睡眼朦胧的眼睛。“亲爱的，今早我要打电话给公共服务公司，看我能否得到我的老工作。要是得不到，我就去找班克斯弟兄，看他是否要我与他一起做事。我得挣点钱，才能开始偿还债务。”

“比尔，你告诉我加利福尼亚州的几位弟兄承诺支付那次大会欠下的钱。所以这样说来，债务已经付清了。”

“没错，但那不是我对神的诺言。依我看来，现今我还欠这些弟兄一万五千美元。”

“比尔，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美达说。

“是的，我想……”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发生了某件奇怪的事。他眼睛看见的不是他妻子，而是看到两个邋遢的男孩沿着一条土路朝他走来。他们赤着脚，脚下扬起灰尘，粘在他们的破裤子上。他们没有穿衬衣。两个男孩都有一头凌乱的黑头发，黑眼睛，被太阳晒过的褐色皮肤。其中一个推着木轮子车。“亲爱的，”比尔说：“看谁来了。”

“你在说什么？”美达问。到这时候比尔进入异象中很深了，不能回答她。然后，他妻子离开了房间，他完全进入异象里。

某种强有力的东西带他越过了那两个孩子，最后来到迈纳·阿根布莱特面前，他笑着说：“伯兰罕弟兄，一切都齐备了。祷告卡我们都发出去了，我们还为你安排了一条出入的路。聚会已经开始，所以去讲吧。”

“谢谢你，阿根布莱特弟兄。”比尔从他朋友身边走过，朝着一个露天竟技场走去，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棕色皮肤的人。会众正在听一位传道人讲道，他正站在搭在竟技场中央的讲台上。比尔问一群牧师：“这人是谁？”

一位金发的牧师说：“他们让他上去那里的。”

“谁是他们？”比尔问。

除了那位金发的牧师外，其余的牧师一声不吭就走开了。这时，台上的那位传道人说：“现在散会了。”会众就开始离开。

“他不该那样做，”比尔反对说：“他还没有做祭坛呼召。”

“没问题，”那位金发男人说；然后举起一袋的钱，摇一摇，比尔能听到硬币的叮当声，那人说：“我们已经收过奉献了。”

比尔感到厌恶，大声喊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奉献比为基督赢得灵魂更重要？”

那人不理他所问的问题，说：“你要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讲道。”

到现在，竟技场地几乎空了，天开始下起小雨。比尔讽刺着说：“今天下午我们是幸运的，还剩下十二个人。”

那人耸耸肩，说：“耶稣向众人传讲真理后，不也是剩下十二个人吗？[约6:28-69]”

主的天使在比尔右肩后面的某处说：“藉此你就会知道……”然后天使带他进入更深的异象中。接下来，比尔知道的事就是：他一手握着一只柔软的婴孩鞋，另一手拿着一根鞋带；他正试着把一根粗鞋带穿过很小的鞋孔，他的鞋带穿不过去。每次他要把鞋带穿过那孔，就有更多的线头翘在边上，使鞋带无法穿过。他把鞋带的端头拧紧，再试着穿过；但他试得越多，鞋带就越往后松开。这件事看来是不可能做成了。鞋带的直径太大，根本穿不过那个小洞眼。

主的天使问：“你在做什么？”

“我正试着把鞋带系在鞋上，但我穿不过；鞋带无法穿过那孔。”

“你做错了，要用另一头。”

他太专心于把鞋带穿在婴孩鞋上，而没有注意到鞋带有多长。这鞋带一直伸到地板上，在那里绕来绕去，绕成相当大的一堆。比尔找到另一个头，看见它很小，能轻易穿过那个孔。

天使说：“你不明白吗？你无法教导五旬节派婴孩超自然的事，你若尝试去做，只会引起许多属肉体的模仿。”

接着，天使又带他进入更深的异象中，最后他来到了一个绿荫环绕的美丽的湖，湖水晶莹剔透。比尔能看到一群群的小鱼在岸边游；离岸远一点，他看到几条大一点的彩虹鳟鱼。很多渔夫在岸边撒网，但他们只捕到一些小鱼。比尔心想：“我是个好渔夫，我想我能捕到远一点的那些大鳟鱼。”

鞋带变成了钓鱼线，婴孩鞋此时变成了诱饵和鱼钩。一根钓鱼竿放在他脚边的地上，比尔拿起钓鱼竿，把线卷起来。天使在他后面说：“我要教你钓鱼，但我不要你告诉别人如何钓，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我明白。”

“首先，把诱饵绑在鱼线的一端，在钩子上放好鱼饵。然后把它扔进远远的深水中，让诱饵沉下一定的深度，然后轻轻地拉。那样会吸引周围的一些小鱼；当你感觉到有鱼在轻轻咬鱼饵时，再拉一下线，只要比前一次重一点。这样会赶散小鱼，接下来就会吸引大鱼的注意。当你感觉到有大鱼在咬鱼饵时，就用力一拉，把鱼钩牢牢地钩进鱼的颚部，然后你才收线。”

比尔就按照天使所说的去做。就在他把鱼饵弄到钩上时，其他的渔夫都围过来看。这些渔夫都是基督教传道人，他们看见他在那里就很兴奋，就像这样说：“赞美主！这是伯兰罕弟兄，他是个真正的渔夫；让我们看看他怎么做。他能教我们钓到很多鱼。”

比尔受到大家的注意就有点得意洋洋，说：“肯定的，我会教你们如何钓。”他把线扔进远远的湖中，让鱼饵沉入水中。“现在，弟兄们，这些小鱼是好的，但我们也要钓大的；你们要这样做。首先轻轻地拉鱼线，那样会吸引一些小鱼；就在小鱼咬鱼饵时，再拉一下线，只要用一点力，不要太用力。这些小鱼会散开，大鱼就会游过来看发生什么事，其中一条大鱼注定会咬到诱饵。”

比尔边演示这种技巧，边开始第一次轻轻地拉线。确实是这样，一群小鱼向着发出微光的诱饵游过来。这使得传道人很兴奋，他们相互拍拍背，喊道：“哈利路亚！赞美主！真美妙！”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比尔。就在他觉得鱼饵被咬了一口的时候，因他急切想钓到一条鱼，就用力猛拉鱼竿，鱼线被拉出了水面，一直往后抛到了岸上。鱼线掉在他身边的地上，乱成一团。他确实钓到了一条鱼，但很小，他很诧异，小鱼的嘴巴怎能呑进那鱼饵。那些传道人失去了兴趣，都走开了。

这时，主的天使进入了他的视线。他黑色的头发、黄褐色的皮肤与白色的长袍和包头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双臂叠在胸前，皱着眉头，说：“你恰恰做了我告诉你不要做的事。”

比尔觉得很羞愧。“我知道我没有做对，”他边哭边设法要解开身边乱成一团的鱼线。“我第二次拉得太猛了。”

“在这几次当中，不要让你的线乱成一团，”那天使警诫他说：“这堂钓鱼的功课象征着你的事工。第一次拉动是你用手握住病人，能感到不同疾病的振动；第二次拉动是辨明的恩赐，使你能说出人们心里的秘密。我使你在众人面前成为一名先见，但你总是试着要解释它，你不该那样做。你拿一个超自然的恩赐使它变成一种公开表演。因为你这样做，就引起很多属肉体的模仿者兴起来，混乱四起。”

“我很抱歉，从今以后我会更加小心。”终于他把线解开了，比尔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把线绕起来，然后向后举起手臂，准备再次抛竿。他刚要抛竿时，天使又带他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异象中。

此时，他高高地站在空中，不是在户外，而是在某幢构筑物里面。他头顶上的屋顶看起来像大教堂的拱形圆顶或像巨大的帐篷，比尔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天篷。在他下面，成千上万的人一排排地坐着，面向设在帐篷尽端的讲台。有几百人跪在讲台前面，轻轻地在哭，敬拜耶稣基督。很显然，这是一场传福音的聚会，那个传道人正在做祭坛呼召。比尔说：“呐，这更像是祭坛呼召。”

一位外表很亲切的先生走上讲台，用温和的声音说：“趁伯兰罕弟兄在休息，让我们排一队祷告队列。每个有祷告卡的人在这里排队，在我右边。”

比尔与会众朝同一个方向，即面向着台上的讲坛。从他在会场上面的视点看下去，他看到有祷告卡的人站了起来，移到他们的左边，排成一个队列，一直延伸到帐篷后面，又到帐篷外面。这与他目前的大会非常不一样。不仅进入祷告队列的人比平常更多，而且祷告队列的整个布局也不一样。在祷告队列的前面挂着一块帆布做的帷幕，使站在地板上的人看不到台上。台上的摆设也不一样；在祷告队列和讲坛之间，立着一个宽十二英尺、长二十英尺的长方形屋子，两头各有一扇门。有位妇人手拿笔记本，站在门边，面向祷告队列。另一位妇人站在靠近讲坛一侧的门边。

比尔对这些大惑不解，就环顾四周寻找主的天使，以便能问他，得到解释。那天使在空中正站在他边上，在他的右边。在天使的上方，那道光旋转着，发出火舌，带着脉冲式的旋风声咆哮着。接着，发生了比尔以前从未见过的事。那火柱离开主的天使，穿过会场滑行下去，最后到了台上的那个小屋子那里。那光在那小屋子上面盘旋了一会儿，就直接穿过屋顶进入底下的房间里。

那火柱一没有看见后，主的天使说：“我要在那里见你，这是第三次拉动。”

此时，祷告队列移动了。队列里的第一个病人是躺在救护车担架上的妇人。有两位男士抬着她穿过帷幕，上了台阶，从台上走到那个小屋子那里。那个站在门边、最靠近祷告队列的妇人在一本笔记本上记下了那女病人的名字和病情。接着，那两位男士抬着担架走进那间小屋子。会场一片寂静，所有人注意力都集中在台上的那间小屋子上。突然，靠近讲坛那边的门开了，那位妇人走出来，一边推着她前面的担架，一边大声地喊叫，赞美神。

那位站在小屋后门边的黑发妇人，看上去像个记者。她问那位得医治的妇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妇人说：“我已经瘫痪了二十年，现在你看看我；我觉得好像我从未残疾过。”

祷告队列里第二个是柱着拐杖的男人。他一瘸一拐地进了那间小屋子，但不久后，他从后门跳着出来了，喊叫着，手中拿着拐杖，高高地举在空中。那妇人又一次问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那位男人说：“我不知道，但你看看我，我能走了！”

比尔对主的天使说：“我不明白，那间小屋子里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主不是说过吗？‘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太６:5-6]’”

“是的，那是我们主告诉我们要做的。”

“我要在那个房间里见你；这是你的第三次拉动，它不是公开表演。”

“我明白了。”

天使带他下去，进入那房间，告诉他第三次要做什么。然后天使告诉他一个秘密。提到那段对话时，比尔说：“基督徒朋友们，当我离开这世界，那个秘密仍在我的心里。但记下我的话，你们注意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第75章

墨 西 哥 ： 奥 秘 与 神 迹

1956

正值他院子里的青草因覆盖着白雪而颤抖的时候，威廉·伯兰罕也在沉思着他曾见过的最具有大能的异象：一场神秘般地被取消的聚会；一次穿婴儿鞋带未获成功的尝试；一堂钓鱼的功课；一个立在台上、上空有巨大天棚的神秘房间——这些影像在他脑海里徘徊，其中隐藏的意思使得他干着急。好长一段时间，这个异象占据着他的思想。虽然他尽责地保守那天使在小房间里告诉他的秘密，但这个秘密所带来的影响使他的读经和后来几个月的讲道增色不少。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他异常兴奋，睡不着觉，十点半钟把他妻子叫醒，问她说：“亲爱的，我能对你讲一会儿道吗？”

美达翻过身，面对着丈夫，揉揉眼睛，微笑着说：“好啊，比尔，讲吧。”

比尔对着她妻子直讲到午夜。他说：“基督徒的信心完全是建立在安息上；基督徒不会摇摆不定，也不会四处跑动；基督徒不会争论、发怒或为事情愁烦；基督徒是安息了。对信徒来说，一切都在各各他完成了。哦，失望可能会临到，但基督徒仍然处于安息中，因为知道神能持守他的应许。我们基督徒知道，无论什么事临到，或饥饿，或疾病或甚至死亡，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安息了。任凭这艘破船在生命的风暴里颠簸飘摇，我们的锚都把我们安全地锚住了。我们的信心不是安息在自己的能力上；不是在我们的教会上；也不是在我们的朋友上，我们的信心是完完全全地安息在耶稣基督已完成的事上。各种风暴和艰难肯定会袭来，但我们的船不会沉没，因为我们锚在了神的道上。”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他把这个主题扩展了一些，传讲了一篇道，题为“人们为什么如此摇摆不定”。他谈到了那些基督徒经常因生活的风暴而摇摆不定，这一类型的基督徒忽上忽下。今天他感到得胜了，第二天又灰心丧气。今天他在敬拜神，第二天可能又回到世界去，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对神的道只有一些知识概念。他就近耶稣是藉着头脑的知识，而不是藉着魂里一种超自然的经历。

为了表明他的观点，比尔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作为例子。因为以色列人没有自带食物，每天神赐给他们超自然的食粮，他们称之为吗哪。以色列人不能储存这吗哪，如果想要储存，吗哪到第二天就发臭了。每天早晨他们只能捡当天所需的吗哪。同样，基督徒必须每天靠耶稣基督—生命的粮得以喂养。

尽管这吗哪通常不能储存超过一天，但也有一些例外。因为神吩咐以色列人七日只工作六日，所以，第六日他们捡的吗哪总是能存到第七日。还有，神指示摩西盛一些吗哪，放在约柜里。这约柜是个长方形的盒子，放在帐幕最里面的房间里，这房间称为至圣所。约柜中的吗哪永远不会变坏，世世代代仍像刚出炉的面包那样新鲜、甘甜。从属灵上讲，一个基督徒也能得到这永远新鲜的吗哪。

为了解释他所指的意思，比尔把基督徒的生命与神在旷野吩咐摩西建造的帐幕做比较。帐幕有三部分：外院、圣所、至圣所。第一，外院：一个人要接近帐幕，必须先进入有围栏的外院，它是露天的，外院设有燔祭坛和洗涤盆，祭司进入帐幕前先在这里洗手。第二，圣所：帐棚本身用一幅幔子或帘子把它隔成两个房间。靠外院的房间叫圣所，里面安有一灯台，灯台有七个枝子，每个枝子上有一灯盏。圣所里还有一个烧香坛，和一张安放陈设饼的桌子，象征神的同在。第三，至圣所：帐棚最里面的房间称为至圣所或圣中的至圣，这神圣的内室只放着一样东西：约柜；约柜的盖称为施恩座。帐幕的这三个部分象征着救恩的三个阶段：一，称义；二，成圣；三，圣灵的洗。

旷野中的帐幕只有一个入口，只有那些相信耶和华的人才能进去观看那祭坛。今天，无论男女，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他是进入永生的唯一入口，然而，这只是第一步。相信耶稣就像进入帐幕的外院；一个进入外院的人相信耶稣受死是为了拯救他脱离罪恶，这使他因信而称义，那是好的。但他仍然在露天的地方，容易随天气的变化而改变。一些日子阳光灿烂，他感觉很好；另一些日子寒风暴雨，他觉得难受；乌云遮住阳光和星光，变幻莫测。

成圣是恩典的第二个阶段；一个藉着耶稣基督宝血而成圣的人所处的位置比一个停留在称义的人要好得多。那成圣的人不再抽烟、喝酒、说谎、偷盗等等。他待人正直，在主面前过着圣洁的生活；他就像进入帐幕圣所里的祭司，这圣所比外院要舒适得多，它使祭司免遭风吹雨打；在圣所里，他不必依赖天空变幻的光线，因为他从金灯台的七盏灯中得到光线。但这七盏灯也不是完全明亮的，它们需要每天照看；有时灯心会积炭，灯光变暗淡，房间里都是烟；有时灯会灭，需要重新点上。

救恩还有一个阶段：圣灵的洗。这时候，一个基督徒走进幔子后面，进入至圣所，在神同在的极大荣光中活出他的生命；这极大的荣光是一道神秘的光、一道柔和发亮的光，稳固而且绝对可靠。它的来源是神自己，所以永不会变更。

比尔说：“然而，男女信徒藉着一种知识概念可以过着美好的生活，并爱神。但真正的隐密处是在心里，与基督藏在一起。当基督—圣灵进入你内心，他是与你的性情一起在你里面，他藉着自己的旨意通过你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你降服了，使基督藉着你说他想说的，想他所想的，行他所行的。你降服了、安息了。

“这是一幅奉献给神的基督徒的美好图画：降服了，基督藉着他做工。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腓1:21;加2:20]’基督活在每个个人那降服于神的魂里，藉着他的嘴说话，藉着他的头脑思想，藉着他的眼睛观看，藉着他的性情行动；那么，世上的事都过去了。除了一直处在甜美和喜乐中之外，岂能有别的呢？基督已经掌管了，阿们！

“你们明白这点吗？基督在你里面，所以你整个的人都是基督；你的态度、愿望、胃口，你的一切都是基督；所以，你降服、安息了，样样都完全了。不管它看起来多么阴沉、多么黑暗，它仍然是一样的，因为基督在你里面。如果他在地上，他也会藉着你的心思这样去想，因为你已经降服于神，所以就不再是你自己了。

“大祭司亚伦每年一次进入帐幕的圣所[出30:10]，会众看着他。亚伦的被膏抹、穿戴和行走，都必须正确。他的衣裳带着铃铛，行走时，铃铛发出响声：‘圣哉，圣哉，圣哉，归给主。’他随身带着作赎罪祭的祭物的血。他用沙仑的玫瑰来膏抹，这膏油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衣襟。他走进内室，在神的同在中，幔子在他后面落下；他与外面的世界隔绝，隐藏起来。

“赞美神！那里有一个隐密处，一个居所。你可以行在神的同在中，隐藏起来，远离世上的事。你不再听见声音，因为它是隔音的。世界在外面，正在喘息，观看；你在里面，在永生神的同在中，吃着那从未被污染过、永远吃不完的吗哪。

“一个人若生活在王的同在中，每一天都是好的。他找到了那个隐密处[诗27:4-5]；他进到幔子后面，幔子在他后面关闭起来；他看不见这世界。圣所是由绵羊皮和山羊皮制成的，是隔音的，但这个隐密处是由圣灵的洗构成的，也是隔音的，它把人藏在基督里。在那里，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每天都这样行在神的面前[林后5:17;加6:15-16]。

“这是信徒活在神同在中的一幅美丽的图画。万有都赐给了基督，神所有的，都倾倒在基督里；基督所有的，都倾倒在教会里。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14:20]’哦，信徒若单单接受，他们有何等大的特权啊！”

最后，比尔总结说：“行走在幔子后面的人就把世界关在门外；他坐在基路伯相接的翅膀下面，被神极大的荣光所环绕。那光永远不会变暗，也永远不会熄灭。信徒安息在约柜边，吃着金罐子里面恒久新鲜的吗哪。他没有任何世上的担忧，凡事神都看顾了；神在他上面，垂听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祷告。不仅如此，而且这信徒正活在万王之王—神的面前，在他的极大荣光中。麻烦事无法到达他那里，他不听从它们；这世界的牢骚声留在了外面。

“朋友们，你们若曾经这样进到基督里，你们若能走到一个地步，在那里世界是死的，而且你们只活在神极大的荣光中，活在王的同在中，那么，每一天你们的魂都会感到甜美。哦，太好了！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哦，何等美的地方啊！”

为了证实他的论点，他引用《希伯来书》10章19-22节的经文：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一九五六年这一年，他重复几次讲了这个主题，教导说，那帐幕是天上真实事在地上的一个表征，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的：“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8:5]”

帐幕的三个部分代表了许多东西。在神的数理学里，三是个“完全”的数字。神向人类表达他自己有三种不同方式：作为父、作为子、作为圣灵。人由三部分组成：身体、灵、魂。救恩有三个阶段：称义、成圣、圣灵的洗。旷野中的帐幕有三个部分：外院，圣所、至圣所。比尔知道，他自己的事工也将会有三个部分，就是：异象中那鱼线上的第一、第二、第三次拉动。那个异象结束时的大帐篷也有三个部分：会众在一头、高起的讲台在另一头、还有台上的那个小屋子。比尔知道，第一和第二次拉动代表他事工的前两个阶段，即：他手上的迹象和藉着异象辨明人心。他还不知道第三次拉动是什么，但那天使说得很清楚，它以某种方式与台上的那个小房间联系在一起，有神极大的荣光降在那房间里，那天使说：“我要在那房间里见你，这是你的第三次拉动，它不是一种公开表演。”

异象中使他大惑不解的不只是“第三次拉动”这一点；他想知道其中有多少是象征性的，又有多少会真实发生的。为何那位看上去很亲切的先生说：“威廉·伯兰罕正在休息”呢？为何祷告队列前面有一块帷幕呢？为何那队列一直延伸到帐篷外面呢？为何祷告队列的人要走进那间小房间呢？那神秘的房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既然无法知道异象中有多少部分是有象征意义的，比尔就叫来他的两位经理人（目前是杰克·摩尔和迈纳·阿根布莱特），请他们去了解一下帐篷的事宜，或去买所能找到的最大型的帐篷。迈纳·阿根布莱特建议在凤凰城搭一个月的帐篷，比尔喜欢这个主意；因为他的大会在同一个地方进行时，所得的果效天天加增，他总想知道如果在一个地方呆久一点，是否会产生一场复兴。然而，这计划成为泡影，因为另一位福音布道家A.A.艾伦已在同一个月里在凤凰城安排了一次较长的大会。比尔便取消自己的聚会，因为他意识到同时在凤凰城举办两场信心医治大会不会奏效。

迈纳·阿根布莱特提出另一个建议，墨西哥军队司令纳西索·美第纳·埃斯特拉达，他是一位基督徒，曾要求迈纳·阿根布莱特在墨西哥城举办一场伯兰罕大会。比尔是否愿意考虑在墨西哥举办几场聚会吗？

比尔为这事祷告时，主的天使来到他那里，说：“我从未告诉你去凤凰城，我是告诉你去墨西哥。”这就更详细地解释了去年十一月份他所看到的异象。在异象一开始，他所看到的两个衣衫褴褛的男孩是墨西哥小孩，就在他有机会讲道之前，那些被解散、离开聚会的人也是墨西哥人。

比尔请迈纳·阿根布莱特在墨西哥安排一次大会，并详细地说了他所看到过的异象。几天后，迈纳·阿根布莱特打电话回来，说：“我们已得到墨西哥城的斗牛场；它可以容纳约六万人，首场聚会定于三月十六日举行。那天早上我会在墨西哥城的雷格斯旅馆见你和杰克·摩尔。”迈纳·阿根布莱特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伯兰罕弟兄，约有二十来个宗派的至少一百多位牧师与我们一起合作。还有，这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邀请新教的福音传道人进入他们的国家，预计将会发生一些奇妙的事。”

一九五六年的头两个月里，比尔在全美巡回传道，这里一晚，那里两晚；这些都不是信心医治大会。在抵达墨西哥之前，他没有为病人祷告，因为他预计他的新事工将在那里开始。

三月十六日，比尔飞抵墨西哥城，同行的有比利·保罗、杰克·摩尔、杨·布朗；罗伯托·埃斯皮诺沙也与他同行，他是墨西哥籍的美国传道人，大会期间作他的翻译员。在雷格斯旅馆登记住宿后，他租了一辆的士，载他们在斗牛场外面兜了一圈。乌云集聚，正下着小雨。

那的士司机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少有雨。”比尔用肘碰一下他经理人的肋旁，说：“我对你怎么说的？呐，你看，我们到那里时，准会有麻烦，那地方是空的。”

“伯兰罕弟兄，怎么会呢？”

“我不知道，但去年我在异象中看到的就是这样。”

他们到了斗牛场，杰克·摩尔瞪大眼睛，惊奇地看着以同心圆布置的六万个空座位。他说：“伯兰罕弟兄，如果以前我不信你的恩赐，这次我肯定信了。”

后来他们得知，早上已有数千人聚集在斗牛场内，等候晚上开始的祷告事奉。下午天开始下雨，有人借用扩音系统解散了人群。亚伯·美第纳牧师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告诉比尔，他不知道谁该对解散人群负责任。更糟的是，他们与斗牛场的合约突然被取消了。那时，美第纳牧师和埃斯特拉达将军都说不出他们敌人的具体名字，尽管他们确实知道那人所在的组织的名称。杰克·摩尔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去找出谁是这次失败的幕后人物。”

比尔耸耸肩说：“你去试试吧，你找不到的；你问谁，谁都不知道这事。”

比尔和比利·保罗乘飞机回到杰弗逊维尔，而阿根布莱特和摩尔继续留在墨西哥城，希望把这件混乱的事弄清楚。杰克·摩尔花了两天时间试着找出是谁解散人群、取消聚会。他走遍各个办公室与政府官员交谈，谈到他的下巴都痛了；他交谈过的人似乎没有一个知道此事。与此同时，阿根布莱特与埃斯特拉达将军、美第纳牧师一起努力，补救这次大会。既然已经失去了使用斗牛场的合约，那么，他们就需要另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举办聚会。他们在墨西哥城郊区塔库巴亚找到了一个场地。

星期六迈纳·阿根布莱特打电话给比尔，请他再回墨西哥。比尔就去他的山洞为这事祷告。星期天早上，他看见一个异象，满地都是死鱼。主的天使说：“回去墨西哥！这虽不是最佳的时间，但我会与你同在。”

因此，三月十九日，星期一，离开墨西哥仅几天后，比尔和他儿子又回来了。那两个星期，埃斯特拉达将军派兵保护塔库巴亚的一个足球场。比尔每晚将为病人祷告，一直到星期五晚上；接着，亚伯·美第纳牧师让当地的福音传道人继续把大会开下去。

星期一早上九点钟，人们来到足球场；因为这地方没有大看台或露天看台，他们只得一整天坐在场地上，等候晚上开始的聚会。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人数不断增加。到了晚上六点钟，比利·保罗·伯兰罕把祷告卡搀乱，交给一位墨西哥人去分发。然后，比利·保罗跟在这人后面，在人群中穿梭，确保他没有卖祷告卡。到了八点，比尔才到会场，这时等着听他讲道的人已近一万人。比尔不知道要怎么到台上去，但他的主办者早已解决了这问题。讲台是靠着一堵高大的墙搭起来的，这墙把足球场跟一条公路分开。他们开车带比尔到这堵墙靠街道的一侧，然后他爬上梯子到墙顶，墙上有两个男的用绳子套在比尔的腋下，慢慢地把他坠到靠讲台的这一侧。

比尔向会众问候后，读了《犹大书》第3节，强调这句经文：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信心）竭力地争辩。然后，他讲了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解释说，虽然耶稣以前从未见过那妇人，然而却说出了她过去生活中的事[约4:5-39]。顺着这点，他又讲到拿但业的故事。腓力告诉拿但业：“我找到基督了。”拿但业怀疑地问：“你有什么证据？”腓力说：“你来看。”当拿但业来到这个拿撒勒人面前时，耶稣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拿但业问：“你怎么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约1:43-51]”耶稣怎么看见他的？在异象中看见。神的灵晓得万事，而耶稣，在肉身中显现的神，他晓得我们一切的事。

比尔说：“今晚是主在这里行神迹，我行不了神迹。我就像我面前的这个麦克风，如果我不讲话，麦克风自己是无法传送声音的；同样，我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位行医治的；我只是神彰显医治的工具，我完全照着他圣洁话语中的应许来行事，因为我相信他道中所应许的。”

二十五人的祷告队列中，第一个上来的是一位名叫恩瑞奎塔·阿雷拉诺的妇人。她沿着台阶走到台上，站在这位美国福音传道人面前。比尔说：“这妇人对我是陌生的，正如那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是陌生的一样。但我能告诉你们她有什么毛病；我看见她在医院里接受手术，那伤口没有完全治好，她担心那可能是癌症，是真的吗？”她含着泪向会众声明那是真的。做一个简短祷告后，比尔说：“要欢喜！主已经医治你了！”恩瑞奎塔走下讲台，似乎成了一个新人。

又有几个人经过了祷告队列，得到同等惊人的结果。接着，一位名叫马里亚诺·圣提亚哥的男人站在这位福音传道人面前。比尔对会众说：“如果神告诉我这男人来这里的目的，你们大家都会相信耶稣基督吗？”比尔转向圣提亚哥，说：“你来这里要我为你的疝气祷告，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是来自维拉克鲁兹的福音传道人，你教会的名叫各各他堂。你要我按手在一些手帕上祷告，这样，你就能拿手帕去给你教会中生病的人。”

这事还在进行时，一位引座员告诉美第纳牧师，祷告队列中站着一位精神错乱的年轻人，他拿着一张上面写着一个女子名的祷告卡。美第纳过去查问这事，发现那年轻人看上去的确有精神病，但似乎不会有什么危险。从人群边缘中走出这位年轻人的母亲，她说那张祷告卡是她的；她病了，但她更希望她的儿子得医治，所以就把卡给了他。美第纳牧师对她的愿望表示同情，但是，有很多病人没有拿到祷告卡，美第纳牧师担心任何违反他们所宣布的程序的做法可能引起骚乱，所以，他要求那位母亲与祷告队列里的儿子替换，她听从了。

最后，她站在了台上，比尔对她说：“你是位天主教徒，你拿着一串念珠在祷告；你来这里是因为你盼望你的亲人得医治，那人是你的儿子。这些事神都已经解决了，平平安安地去吧！”

那晚在墨西哥所发生的，与在非洲、印度、以及阿帕契族印第安人保留地所发生的一样。这些墨西哥人的单纯信心相信接受了那辨明恩赐，即：他们相信这是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启示他自己。神迹多多地涌现出来，就如春雨后沙漠开了花一样。

暴风雨的前奏仍然影响着这个地区的天气；一整天四散的雨云在山上翻腾着。第一个晚上刮起了风，但雨没有落在人群中。但第二天，整个下午都下了小雨，那并没有使人失望而不来参加聚会。到了晚上八点比尔为病人祷告时，会众人数已增加到二万五千人左右。

祷告队列中第五个上来的是一位老瞎子。比尔注意到他由一位墨西哥引座员领着，拖着脚往前走。这老人不停地问那引座员一个问题；埃斯皮诺沙为比尔翻译，说：“他在问他是否靠近了那位美国传道人，他想摸摸你。”

过了一会儿，引座员牵着那瞎子颤抖的手放在比尔的衣领上。那位老人跪下来，从口袋掏出一串玫瑰念珠，口中念念有词：“万福马利亚，满有恩典的……”比尔叫他停住，劝他站起来，说：“你在这里不需要这样做，大爷。”

这位老人头戴一顶皱巴巴的草帽，很破了，用细绳缝起来。蓬乱的白头发从帽子下面伸出来，未刮过的灰白胡须遮住了上嘴唇；裤子和外套又破又脏，里面没有穿衬衣。这个可怜的人深深地触动了比尔的同情心。他想：“要是我爸爸还活着，也有这把年纪了。这老人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他一生中可能从未吃过一顿饱餐，或拥有一套体面的衣服，或一双鞋子。除此之外，他还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无法帮助自己。”

比尔看到那人赤着脚，脏而且起了老茧，长长的脚趾甲向上卷起来。比尔一下子想到要把他的鞋给他，可是他意识到不合他的脚；这位墨西哥老人的脚比他大得多。比尔瞥了一下这人的肩膀，就想把外套送给他，但这老人的肩膀太宽了，比尔知道他的外套也不适合他。

这瞎子脱下帽子，低下头，把额头靠在比尔的肩膀上哭。比尔不仅能感到那人的痛苦，而且他里面有东西进到那人的痛苦中，那东西超越同情、超越推理，进到爱的领域里，使他能够带着绝对的真诚做出信心的祷告。

突然，一个异象像一朵仙人掌花那样开了，他看到那老人欢喜地直跳。那时比尔就知道事成了；他轻轻地托起那人的头，那人眼睛眨了两下，然后喊道：“Gloria a Dios!Veo!Veo!”意思是“荣耀归于神！我能看见了！”他跪下来，要亲吻比尔的鞋，比尔把他拉起来。那老人拥抱了比尔，然后在台上跑，一边拥抱阿根布莱特、布朗以及台上的其他牧师，一边喊道：“荣耀归于神!”

像这样一个神迹对被天主教所控制的新闻媒体来说太特别了，根本压制不了。第二天早上，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听到了这件事。其中有位年轻的母亲，她的婴孩患了肺炎，吃力地呼吸着每一口气。那天早晨的某个时候，这母亲等着见医生时，她的婴孩吸了最后一口气，就停止呼吸了；她发疯地呼求医生。医生尽力要使婴孩活过来，却失败了。医生庄重地告诉她，她必须把孩子留在诊所里，然后他会叫殡仪员来处理。

在那年轻母亲的心里有样东西拒绝让她那样，她心想，神若能给一位老人恢复视力，为什么他不能使她孩子再活起来呢？她告诉医生，她要带走她的孩子，然后她从医生的诊所直接去了美国福音传道人那晚为病人祷告的会场。她到那里时，才下午过一会儿，足球场上已有三分之二的人了。天下着毛毛细雨。她排在长长的队列后面，等候人来分发祷告卡。

那天晚上，比尔爬过墙，被人用绳子坠到台上后，惊奇地看到有一大堆外套和披巾在等着他。迈纳·阿根布莱特解释说，很多没有拿到祷告卡的人就把这些物件放在台上，要比尔按手在上面祷告。他们相信，只要碰一下他祷告过的外套就能得医治。比尔很高兴这样做，他想起当时保罗在以弗所也曾在一堆手巾和围裙上祷告[徒19:11-12]；比尔知道，这样做，今天与那时一样能起作用。这些墨西哥人明白信心的概念。如往常一样，比尔对他们强调说，他们的信心必须稳固地定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唯一的医治者。

祷告事奉刚开始不久，比尔注意到祷告队列中有些麻烦的事。好像队列后面有位妇人试图要冲过几位引座员。比尔注意到她爬过他们的头，朝着讲台猛冲过来。周围的人起哄起来；有人抓住她，把她拉回到队列的最后面。过了一会儿，她在他们的腿下猛钻，再一次冲向讲台。他们又把她抓住，拉她回去，但她还是不罢休。

不久，比利·保罗到台上汇报情况：“爸爸，我们无法使祷告队列排得更长。后面有位妇人手里抱着一个死婴，不顾一切地要你为婴孩祷告。问题是，她没有祷告卡。祷告队列里的人从一大早就等在这里了，如果我让那个没有祷告卡的妇人上来，那可能会引起骚乱。但她发疯了，引座员无法挡住她。我们该怎么办？”

比尔转过去，看了一下他的经理人。杰克·摩尔跟比尔一样是小个子，他们的年纪相仿，都是秃顶，头发稀少。比尔说：“杰克弟兄，她不知道我是谁。请你到后面去为那死婴祷告，这样会满足她的心愿，让她平静下来。”

杰克·摩尔点点头，下了台阶，走到草地上。比尔转向麦克风，正准备对会众说话，这时他看见一个没有牙齿的墨西哥婴孩浮现在他的面前。那婴孩坐在一条毛毯上，咯咯地叫、笑着，挥动着手臂，像婴孩兴奋时那样。比尔说：“等一下，杰克弟兄。我最好自己处理这事，告诉那些引座员，让那妇人过来。”

比利·保罗摇摇头：“我不能那样做，爸爸，会引起骚乱的。”

“比利，我看到了一个异象。”

“异象？那就不同了。”比利·保罗知道，最好不要对异象发疑问。

“我下去那里告诉引座员，”埃斯皮诺沙说。不久，引座员让路给那妇人过来。

她像阿兹特克人的赛跑健将那样冲到台上，跪在这位美国福音传道人面前，大喊道：“牧师！牧师！”比尔和埃斯皮诺沙把她扶起来，这样她就又站起来。她是个二十出头的漂亮女子，她的眼睛因一天的泪水而泡肿了。或许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此时她恳求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无生命的婴孩。比尔看不到婴孩，只能看到湿毯子下面一个僵硬的形状。

“这孩子什么时候死的？”比尔问。

她说，这孩子那天早上死在了医生的诊所里。比尔说：“埃斯皮诺沙弟兄，不要翻译这个祷告。”他便按手在湿毯子上，祷告说：“天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几分钟前，我看见一个小孩子在我面前咯咯地叫着、玩着。如果这异象是指这死去的孩子，那么奉耶稣的名，让生命回到这孩子身上。”就在那时，孩子在毯子下面啼哭起来，蹬着脚。那母亲尖叫起来，紧紧地把蠕动着的孩子抱在胸前。

比尔郑重地说：“埃斯皮诺沙弟兄，这事先不要公开。让这妇人带你去她医生那里，我要一份她医生证明这婴孩已死的书面报告。”

祷告事奉快结束时，比尔问，既然已经看到这些事，有多少人愿意举起手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成千上万只手举了起来。比尔感到吃惊，转身对埃斯皮诺沙说：“你告诉他们，我不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举手；我只想看看那些从未接受过耶稣基督的人的手。”埃斯皮诺沙对会众强调了这点，但举在空中的手的数量似乎没有多大变化。

第二天，罗伯托·埃斯皮诺沙从那位检查妇人孩子、并宣称那孩子已死的医生中得到了一份签名的宣誓书。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比尔才允许公布这件事，先是刊登在当地报纸上，后来又在《医治之声》杂志上。

就在比尔准备行李要离开墨西哥时，一位天主教的记者打电话要求面谈。那位记者针对过去五天里所发生的许多神迹对比尔发问，之后问道：“你认为我们天主教的圣徒也能行神迹吗？”

“如果他们还活着，就能，”比尔机智地回答。

“在天主教会里，人要等到死后才能成为圣徒，”那记者反驳说。

“那可能是天主教会说的，但在圣经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众圣徒’，他们那时肯定是活着的。”

“我们也读圣经；但若有任何疑问，我们相信教会所说的，甚于圣经所说的，因为教皇是直接从神那儿听到的，”比尔皱了眉头。那记者说：“我看出你不是天主教徒。”

“不，我是新教徒，意思是我反对天主教会，不是反对教会里的人，耶稣受死是为了那些人的灵魂；但我反对天主教体系，它辖管这些人，使他们远离圣经。”

如此坦率的表白使这位墨西哥记者感到吃惊。“伯兰罕先生，你属于哪个教会？”

“主耶稣的教会。”

“我想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宗派。”

“那是因为它不是宗派，它是基督的身体。圣经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林前12:13]。’组织不算数，关键是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信心是从相信圣经而来的。”

“你知道，伯兰罕先生，那本圣经只不过是天主教会古老的历史书。”

“这点我与你看法不同。我读过很多历史书，据我所知，天主教会是在康斯坦丁时期之后才有的，大概在最后一个使徒死后约三百年。”

“伯兰罕先生，你对天主教会总的看法是什么？”

“真希望你没有问我这点；你既然问了，我就回答你。天主教会是有史以来最高形式的通灵术。”

这使那记者感到震惊。“你从哪里得出这样的想法？”

“任何想与死人通话的都是搞通灵术的，你们天主教徒总是想与死去的圣徒通话，求他们为你们代求。”

“伯兰罕先生，你们向耶稣基督说话，他已经死了。”

“耶稣并不是一直死的；他从坟墓里复活，今天他还活着。若我在墨西哥的大会能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证明耶稣基督是活着的！”

第76章

美国如以色列一样站在加低斯巴尼亚

1956 - 1957

就如威廉·伯兰罕在德国和瑞士的大会一样，他在墨西哥的大会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塔库巴亚的五个晚上，估计有两万人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对比尔来说，很容易就能看到墨西哥大会如何应验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那些异象的第一部分，但没有应验所有的异象。他很容易就能领会婴孩鞋和钓鱼功课这两个比喻，但帐篷那部分的异象却不那么容易明白。它仅仅是象征他事工的“第三次拉动”，还是真的要去一个大帐篷或大教堂里传道呢？他不知道。为了预防万一它真正按异象说的那样发生，比尔就请他的经理人去租或买所能找到的最大型的帐篷。异象清楚地显明一件事，即：他现在知道神希望他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

迈纳·阿根布莱特希望他七月份再到欧洲或非洲传道。比尔为这建议祷告后，说，这两个地方都不去。圣灵把他强留在美国本土上，他从未感到一种迫切感，好像这是美国是否接受福音的关键一年。一九五六年，比尔多次说过：“我预计，今年美国要么接受基督，要么开始从恩典中坠落。呐，主没有告诉我这件事，然而我相信，今年美国要么接受基督要么断然拒绝他，我预计，她会拒绝他。”

一月份，他在杰弗逊维尔传讲了一篇题为“时代的转折点”的信息，在这篇讲道中，他确认了历史上七个重要的地方，全能的神在那些地方改变了进程，开始新的进程。在每个转折点，神都以奇特的方式来到地上。“转折点”这个词意思是“两个东西交接在一起，”在他的讲道中，这词是指自然和超自然的事。比尔确认这些转折点为如下几个时代：挪亚的时代、摩西的时代、亚伯拉罕的时代、以利亚的时代、耶稣的时代。比尔详细地描述了这第五个伟大的转折点，他说：“施洗约翰是位先知，加百列是天使，他们出现在这个转折点的三十三年前。神预先警告人，这转折点很近了，要注意将发生的事。我们看到约翰站在约旦河边传道，告诉众人那位即将到来的大能者的事。过了不久，那位全能者自己就裹着一小团肉体显现了；伟大的耶和华神自己显现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一天晚上，耶稣睡在一只被暴风雨摇来摆去的小船上，他没有去注意它，他很累了。但转折点的时候到了，某事就发生了。他的脚踩在船的围杆上，说：‘静了吧，住了吧！’我告诉你们，因那位天地的创造者躺在船上，大自然不得不服了他。当全能者说话，神迹奇事就发生，阿们！”

关于我们现今的日子，比尔说：“我相信，我们正活在主耶稣第二次到来、快要显现的时候了。第一次他以一个婴孩出现，这一次他将以荣耀的王出现，要在那些不遵行神的道的人身上施行报应……教导神的道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我们知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但它总是以神迹来印证全能的神仍然活着，掌管这一切，我们必须要有神迹。我相信，教会现在正处在世人所知道的神的全能得到最大印证的起点上……我们正处在转折点上，接下来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将在荣耀里第二次到来，接纳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和在神里活着的人。神要把每个信徒一同带来，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伟大的千禧年就要开始。那里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疾病、苦难或心脏病等。我们将生活在地上，永永远远活在主面前；所有这些迹象和奇事都表明我们正处在转折点上。”

墨西哥大会之后，他继续在聚会中为病人祷告，但教导也越来越多。那天使曾解释说，神的医治是鱼钩上的鱼饵，要引起众人的注意，而鱼钩是神的道，那才是重要的东西。基督徒需要把他们的信心扎根在基本的原则上，否则，他们的信心就是徒然的。

在密歇根州斯特吉斯，他再一次教导帐幕三个部分的道理，强调说，对基督徒来说，进入幔子后面的至圣所是何等重要，那象征圣灵的洗。他说：“许多承认是基督徒的人一直过得很艰难，总是挣扎着要持守住；我相信这是因为他们缺少正确的圣经教导。实际上，作为基督徒，根本没有所谓的‘持守住’那样的事，是基督来持守你；基督徒的整个原则是基于安息上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注意，给你带来安息的，不是你所做的事，而是基督为你做的事。有人对我说，他们正在寻找神；那是一个错谬。没有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人。亚当在伊甸园犯罪后，他本该跑遍园子，大声喊：‘父啊，父啊，你在哪里？’相反，那位走遍园子的是神，他呼唤：‘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创3:9]’亚当藏了起来，那就是人的本性。”

除了在大会期间做更多的教导外，比尔在伯兰罕堂也做了更多的教导。只要他在杰弗逊维尔，无论什么时候，遇到固定的聚会的晚上，俄曼·内维尔牧师总是愉快地让出位置，使比尔能对会众传讲。在杰弗逊维尔的这些讲道不只是重复他在其它地方讲过的内容。在他传福音大会的期间，大量混合的会众限制了他传讲某个主题的深度。在伯兰罕堂，他灵里感到自由，能按着需要尽可能深入、透彻地解释正确的教义。他在杰弗逊维尔的讲道大多都被录制了下来；他知道，这些录制下来的讲道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每个星期，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些录音讲道。许多人无限期地保存这些讲道，重复地听信息。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杰弗逊维尔传讲了加低斯巴尼亚的事，那里是西奈旷野中的绿洲，以色列人扎营在那里时，有十二个探子窥探了应许之地。这些探子带回不一样的消息，以色列人必须作出决定：是要继续前进、竭力征服那地，还是转向旷野，另找一个安置的地方？说真的，在征服迦南地的路上有许多难以对付的障碍，但神已应许他们这块土地。这真正的问题是属灵的：他们要信摩西，还是不信？总之，是摩西告诉他们神应许赐给他们这块土地。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决定不信摩西，结果，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直到都倒毙了。最后，是他们的子孙夺取了迦南这块应许之地。比尔说，美国的基督徒教会也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他感到在一九五六年，美国正扎营在她自己的加低斯巴尼亚；她的决定还悬而未决。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日，比尔传讲了“羔羊的生命册”这信息。因为是在杰弗逊维尔，所以比起在他的信心医治大会中，他更能自由地传讲预定的事。他用圣经来证明，那些得救之人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已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启13:8;17:8]。

六月十七日，他传讲了“《启示录》—象征的书”这信息。他描述了《启示录》第5章中的情景，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手里拿着一本合起来的、用七印封严的书；在天上、地上没有人能配得拿这本书和揭开那七个奥秘。然后，神的羔羊走上前来，他是配得的，于是他揭开了那七印。先知但以理曾看见这同一本书，并说它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然后，比尔提到了《启示录》第10章，一位天使如何从天降下，头上有虹；这位天使一脚踏地，一脚踏海，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的起誓说，在第七位天使的日子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比尔从《启示录》第1章读起：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一位使者！他是如何晓谕它的呢？神将耶稣基督的启示赐给他的仆人，一位先知，又藉着一位使者晓谕它，阿们！我希望你们明白它。”

他继续读：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看，什么时候是日期近了？当耶稣基督的启示向基督的身体启示出来，所启示出来的基督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正活在他的教会里；行他当时所行同样的事：同样的事工、同样的福音、同样的基督复活的迹象。当基督藉着他的使者启示给教会时，那时，日期就近了。从那日起直到现在，耶稣基督的奥秘从未被启示出来，直到最近的几年。日期近了！”

当威廉·伯兰罕一九五四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讲道时，他提到，一九五六年将是自圣灵在洛杉矶阿苏萨街使命团开始一场复兴以来的第五十年；这场复兴给教会恢复了圣灵的各种恩赐：特别是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的恩赐。那场复兴很快地扩展到全世界，开始了二十世纪的五旬节运动。一九五四年，比尔建议说，若能举办一场纪念当初阿苏萨街复兴的五十周年庆典集会，那就很好。这个想法触动了五旬节派的一些传道人，他们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也就是一九零六年圣灵首次降临在阿苏萨街使命团的同一个星期，组织了一场禧年的集会。

一九五六年九月，比尔乘火车从杰弗逊维尔到洛杉矶，参加这次阿苏萨街的集会。在那个星期里，他被安排讲两次的道。在他传讲的第一个晚上，约有五千人挤满了“奉告祈祷堂”。全福音商人会主席迪马·莎卡林把他介绍给会众。在介绍时，莎卡林合宜地陈述了阿苏萨街复兴的宝贵遗产，他说：“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它是一个经历。”

比尔在他的“阿苏萨禧年”的讲道中扩展了这个主题，他解释说，“五旬节”这个词意思是指第五十天，“禧年”这个词意思是指第五十年。对犹太人来说，五旬节是摩西律法中所定规的一个节期。对基督徒来说，五旬节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第五十天，那天圣灵第一次赐给了基督徒的教会。就如“五旬节”这个词一样，“禧年”这个词也是从摩西时代来的，实际上，它是摩西律法的一个律例。神吩咐以色列人每五十年要守一个安息年。在禧年里，土地不耕种，出让的产业要归还给原主人，奴隶要获得自由[利25:8-13]。摩西律法中关于奴隶得自由的规定有几条是很有意思的。当自由年到了，若有奴隶愿意与他的主人在一起，他可以留下来。可是，这样的奴隶要用锥子穿他的耳朵，表明他想永远作奴隶[出21:2-6;申15:12-17]。到了最后，每个奴隶都要在禧年作出他自己的选择。

比尔用“禧年”作为他的内容，他对每个被罪所奴役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提出了同样的选择。他说：“这是一个适用于今天的美丽的预表，每个人必须在接受神的印和兽的印记中间作选择。保罗说：‘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罗10:17]’一个人若听到他能得自由，却拒绝接受自由，不脱离罪，那么他就被印在了神的外面，而接受了兽的印记。当男女们听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福音，告诉他们必须受圣灵的洗，这时，他们就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你接受它，你就得到了在基督里的自由；如果你拒绝它，你就有了印记，被印在了基督外面。所以，你对道有什么态度，情况就不一样。”

他谈到一九零六年聚集在阿苏萨街使命团的男女们，他们是一些普通人，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跪在那里连续几个小时地祷告，直到世界暗淡下去、毫无意义，然后，神的道在他们的魂里明亮起来、化为一团火。比尔传讲说，如果一九五六年的基督徒们也做同样的事，必会得到同样的果效。

他的讲道挑旺了数百人的心，他们上前来祈求神用圣灵给他们施洗。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所传讲的道。当他说到教会里的罪阻碍了复兴，有些人就被冒犯了。聚会结束后，一位妇人对另一位说：“伯兰罕在这点上错了；作为美国人，我们有权抽烟、穿短裤，做我们喜欢做的。要是我坐在门边，我早就跑了。”另一位妇人是比尔的一个朋友，她就把这说法告诉了比尔。

第二天晚上，比尔传讲了“羔羊与鸽子”的信息。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时，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受洗后，约翰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约1:29-36]。比尔指出，羔羊和鸽子是世界上两种最温顺的被造物；神为何拿它们作他自己的象征呢？神的儿子总是顺服他的父。耶稣基督有权利活着，但作为神的羔羊，他温顺地放弃了人的权利，在各各他山上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叫所有信他的人都能永远活着。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如何顺服父的旨意，我们也当如此。耶稣也把他的人比作绵羊，他称自己是寻找失落的羊的好牧人[约10:11-14]。一只绵羊甘愿放弃它的羊毛给剪羊毛的人。同样地，基督徒必须甘愿放弃他们对罪的权利，为了跟从这好牧人，得到更美的生命。

一九五六年最后的三个月里，比尔除了教导他常讲的主题，如：爱、恩典、信心和神的医治之外，还传讲了一些更严厉的主题，如：罪和神的审判。他在杰弗逊维尔传讲了“墙上的字”的信息，这篇讲道把伯沙撒在巴比伦欢饮醉酒时的态度与许多美国人对神的道的态度划了等号。（但以理讲解了墙上超自然手迹的意思，即：“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后来，比尔传讲了“脸红的先知”的信息，说到以斯拉看到以色列中所有罪恶和变态的事时，他脸红了。比尔把以斯拉的日子同一九五六年做了比较，他说：“这是个很难传讲的题目，我可以想到许多比较容易传讲的题目，但是弟兄，在这个罪恶、淫乱的日子里，倘若没有人站出来疾呼，发出警告，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必须有人传讲这些事。也许，以斯拉在他的日子里不想这样做，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做了。”

这一类的主题比尔并不只限在杰弗逊维尔传讲。在他传福音的讲道中，他越来越多地反对罪、呼求圣洁，强调基督徒需要远避世上的时髦，在神面前活出成圣、圣洁的生活。他常常引用一首古老的教会歌曲的歌词：

我们放低了围栏，我们放低了围栏，

我们与罪妥协了。

我们放低了围栏，绵羊跑走了，

但怎么山羊进来了？

接着他回答了这个问题：“山羊进来是因为你们放低了围栏，与罪妥协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他在芝加哥讲了一篇道，题为“涂脂抹粉的耶洗别”。他用亚哈王那声名狼籍的妻子耶洗别的故事，来说明一个女人不当那样行[王上21:1-24;王下9-30-37]。他把耶洗别的道德败坏与现代美国妇女的道德沦丧相对照，这种道德沦丧甚至已经渗进了基督徒教会里。他谴责妇女穿短裤和裤子、剪头发、化装和抽烟；他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不要试图在家中管辖丈夫。他说：“若圣灵在我里面，你们最好在审判之日到来以前把这些事纠正过来。不要让你们的牧师告诉你们别样的事，因为这是神话语里的‘主如此说’。

“记住，每当罪像那样进到人们当中，神总是让某人站起来，告诉他们这些事。在耶洗别的日子里，神让一位提斯比人、名叫以利亚的先知走到王面前，说：‘亚哈，你犯了罪，神会因你做的那件事报应你。’耶洗别怎么做呢？她恨以利亚，因为他告诉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肯定的。要是你把真理告诉人，很多时候他们会恨你，而不是悔改。他们本该悔改并感谢神让他们知道真理是什么，没错。”

比尔不是单单批评女人，他说：“你们软弱的基督徒弟兄，你们容让妻子做那样的事，我为你们感到羞耻；这显明你们是由什么材料做的。你们若不是那种足以把家庭理顺的大丈夫，愿神怜悯你们。”比尔澄清了他的意思，免得人们产生错误的印象，他说：“请明白我所说的，你的妻子不是擦鞋垫，她是你的心上人。你应该坐下来与她谈论这些事，与她说说道理，一起读圣经和祷告。若有更多的基督徒弟兄这样做，这些罪就不会在教会里了。”

他知道，这么直率地讲话会冒犯一些人。虽然他希望这点能被视为带着爱而说的建设性的批评，但他知道并非每个人都这样看。当一九五六年就要过去、一九五七年即将来临之际，比尔对他的秘书说：“考克斯弟兄，我心意已定，要谴责罪。我将把真理摆在人们面前，不管他们属于什么，神能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星期天，威廉·伯兰罕正坐在书房里为一篇讲道作最后的润色，这篇讲道名为“基督教里的模仿”，那时，有位加拿大来的老朋友顺道来他家拜访他。比尔禁不住注意到他的朋友看上去比上次见到时老了很多，这也使他想起自己也老了很多。一九四七年，这位加拿大传道人摸弄着他那像印第安纳表土那样黑的胡子，而现在他五十岁了，胡子几乎都白了。现在比尔也四十八岁了，他那曾经厚密、油黑、卷曲的头发，现在也稀少、灰白了。

他朋友说：“伯兰罕弟兄，两年前我认为主呼召我来美国传道，我当了一阵子的福音传道人；在周游你们国家后，我注意到教会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要么冷淡、形式化、麻木不仁；另一类要么松散和狂热。几个月前，美国一个教会叫我去当他们的牧师。当我看到他们敲打钢琴、踢椅子，我的疑惑就来了。我讲道时，他们安静了下来，所以我希望我能对他们传讲。在讲道的最后，我说：‘让我们来敬拜主，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就在那时，一个傻瓜似的年轻人跑到讲台上，说：‘阿们！传道人，你看我的手；整个早上我手上一直有油滴下来，哈利路亚！若有人现在上来这里，我会给他们这医治的膏油。’我说：‘小弟兄，找个位置坐下吧。’伯兰罕弟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那些长老上前来，反叫我找个位置坐下！”这个加拿大人把脸埋在他的手里，哭了。

比尔拍拍他朋友的肩膀，说：“我知道这种情形是怎样的；我去哪里都看到这两种类型的人：一边是知识型的教会，另一边是情感型的教会。有时候，双方彼此反对，以致很难找到一条路能用真实的福音去接近他们。”

“伯兰罕弟兄，你自己也是周游四方的福音传道人，你如何能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平衡你的事工呢？”

“这只能靠神的恩典。”

“哦，我打算回加拿大，尽力地逃避这些邪灵。”

就在那时，比尔的秘书罗德·考克斯敲他的前门，准备开车接他去教会。在去伯兰罕堂的路上，比尔心想：“主啊，我的加拿大朋友是对的。自从我为我的教堂安放房角石的那日以来，那是一场漫长、艰难的争战，这两种极端的人都在拉我，而我就站在路的正中间，尽力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们。去年，我花了大力气尽力要使人得到坚固，使他们在道中得到平衡，这样，基督徒们就会忘掉他们之间的差异，联合在一起。去年我感到一种迫切感，要多做教导，好像那是美国决定性的一年。但到了如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主啊，这些美国教会会怎样呢？临到它们的将是什么呢？”

比尔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好像上低音部的号声，说：“那与你何干？来跟从我吧。”

罗德·考克斯在红灯处慢了下来，并打了转向灯。比尔的思绪漂回到一九三三年他安放伯兰罕堂奠基石的那个早上。异象显示了一幢完工了建筑，然后，那天使说了使他感到震惊的话：“这不是你的帐棚。”接着，那天使带他到一个果园；头上是万里无云的蓝天。天使说：“这才是你的帐棚。”那果园只有两排果树，一排李子树，一排苹果树；在每一排的尽端各有一个空花盆。天使说：“你要在这两个空盆里种树。”在异象中，比尔折下一根苹果枝，把它插在一个盆里，然后，又折下一根李子枝，把它插在另一个盆里。立即，每个盆里就长出了树，这两棵树都结了果。天上有声音说：“你做得好，伸出双手，收取果子。”一阵大风猛力地吹过，把果子都吹落了。比尔一手抓了一粒苹果，另一手抓了一粒李子。那声音说：“你从异象出来后，去读《提摩太后书》4章。”从看到那异象的那天起，比尔常常读这一章节：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

一九三三年，那个异象曾使他大惑不解，但现在从一九五七年往回看，他就能明白它是指什么了。那蓝天代表他世界性的事工，一九四六年神呼召他开始一个国际性的事工时，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福音传道人出去的，他自己没有挂在哪个基督教宗派上；这使他能自由地去任何邀请他的地方。然而，因为五旬节派信徒接受和强调属灵的恩赐，所以，五旬节派教会成为他最大的赞助者就不足为奇了。那果园中的两排树代表五旬节运动的两大派系：三位一体论者和一体论者。尽管这两个组织有很多共同点，但对神性的不同观点使他们分开了。简单地说，一体论组织相信一位神，宣称父、子、圣灵之间没有差别。三位一体论组织相信父、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合成一位神。

比尔在这两种派系中间小心翼翼地行走了许多年，尽量不冒犯它们两个，以便能与它们双方一起交通。但从他把重心移到教导基督徒信心的基要真理起到现在，他不能再避开神性这个主题了。毕竟，神的本性是真理的起点；除非基督徒首先认识神是谁，不然，怎能不断地亲近他们的造物主呢？

比尔说，一体论者和三位一体论者本质上都是错误的，真理就摆在这两种极端之间。他教导说，神确实只有一位；父、子、圣灵不是一位神里的三个不同位格，而是一位神在三种不同的职分里彰显他自己。在旧约，神作为全能的父显明他自己；在新约，神为了救赎他的子民成了人；最后，神以圣灵的样式住在他的子民中。比尔说：“哦，五旬节派所需要的是一堂好的圣经功课，这样，你就不会有那么多胡说八道的事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有无限量的圣灵。神并不是部分地住在他儿子里面，神所有的一切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西2:9]，神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教会里。但五旬节派啊，你们一直拒绝这点，瞧？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日，他出席了在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举办的全福音商人大会。在这只有一天的大会上，印第安纳州神召会的长老罗伊·威德，公开批评比尔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比如：神性、洗礼、圣灵洗的证据以及基督徒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做礼拜时的行为准则。“伯兰罕弟兄说，他在这些问题上尽力走在路的正中间，这不是好的行为准则。一个走在路中间的人会被车压过去的。”当轮到比尔回答他时，他说：“威德博士，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单行道。你要么与神一起往前走，要么掉到这边或那边。我们不需要这些形式化的东西；也不需要如今出现的这些狂热的东西。诸天既充满了真实的圣灵，何必还需要一个替代品呢。既然神的道说你无法那样做，为何还想要带着某种感觉去天堂呢？为何要接受一个替代品呢？就如：加入教会，加入某个说你们要跳上跳下的组织，或要有油从手上流出来，或有血从脸上流出来；这些不在神的道里。你们若信我是神的先知，就接受我说的话，远离这类东西。”

近来，他传讲很多道，反对狂热的东西。这些年来，基督教狂热的东西已经糟蹋了西海岸，但如今它似乎蔓延并传染到这国家的其它地方。一位洛杉矶的传道人因他在为病人祷告时有血从手上流出来，这事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这人宣称那是耶稣基督膏抹的血。令人惊奇的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过来要看这骗术。比尔对此感到呕心，他公开谴责它，说那不可能是耶稣的血。如果是的话，就意味着耶稣的身体已回来，真是无稽之谈。既然它不是耶稣的血，那么它就毫无意义。没有任何经文说人的血滴与神的医治有关联。比尔反复地责备基督徒接受那些与神的道不符的迹象和异能。凡基督徒所思、所说和所行的事，都必须与圣经一致。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日至十七日，他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讲道。他的下一场大会定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去凤凰城之前，他在家里呆了一个星期。那个星期，他不断地收到许多传道人打来的电话，他们担心这种狂热的东西正蔓延到他们的教会。他们几乎都是要请他帮忙。有一天，还不到两个小时，他接到了三十个这样的电话。一些传道人说到了事态的变化：“伯兰罕弟兄，西海岸狂热的东西已经冲击到我们这个地区。把凤凰城放下，来我们这里吧！我的会众肯定会听你的，他们若不听，恐怕会有什么事临到。”

“弟兄，我现在不能去，”比尔回答：“我已答应凤凰城的弟兄要去他们那里。你是神的人，站在讲台上，拿起神的道来，直截了当地传讲。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从生人。[约10:5]”

他在凤凰城的大会开了两个星期。一个晚上，他在传讲“神持守他的道”的信息中解释了什么是狂热。他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中拿出内容来讲。《出埃及记》12章38节说，又有许多闲杂人和他们一同上去。这些闲杂人是附加到以色列人里的，这些闲杂人看到摩西在埃及行了超自然的神迹，他们就聚集在他超自然印证的周围，但他们心里没有悔改转变；他们只是想模仿真信徒。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今天。

比尔谈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那位一只眼睛的黑人，一九零六年他在阿苏萨街使命团领受了圣灵的洗。他说：“从那时起，神把他的火炬放在那些想要得到如《使徒行传》所描述的那种五旬节经历的人手中。神恢复了说方言的恩赐，你们五旬节派信徒接受了，但怎么回事呢？你们搞出一个教义，说，说方言是领受圣灵的最初证据；你们说，若不说方言就没有得到圣灵，每个说方言的人就得到了圣灵。当你们从中搞出一个教条来，神就从你们手中拿走了火炬。

“接着，你们一体论信徒开始奉耶稣的名施洗，这没问题，因为它记在圣经里，但怎么回事呢？你们组织了起来，在后面画上了句号，于是，神也从你们当中拿走火炬了。然后，神兴起一场跨宗派的神医治的运动，结果怎么样呢？太多的人把他们的事工建立在狂热的感觉上。五旬节运动脸伏于地，跪拜那些没有圣经根基的情感。神的道就是神的根基。

“听着，弟兄，你们不是藉着一个迹象或一种感觉得救；你们得救是因你们满足了神话语的条件，我得救不是因为我感到我得救了；我得救是因为神赐下应许，而我满足了神的条件；站在神圣洁的道上，我能一个星期七个昼夜都击败撒但，因为它是神的道。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5:24]’这是万王之王说的，你信吗？”

他在杰弗逊维尔的家的教会里，更尖锐地传讲了这个主题。他教导说，撒但能模仿圣灵的每一种恩赐。当然，他讲这点是根据经文的；但他也谈到许多异教文化行属撒但的事，它们与基督徒所谓的“圣灵充满的经历”很相似[太7:21-23;林前13:1-2;林后11:13-15]。如果所表现出来的属灵恩赐不能作为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生命的证据，那么，“说方言”就不能作为“圣灵洗”的证据。他传讲说：“你若说‘哦，哈利路亚！我说方言了’，这话的意思并不会比你在吉他上弹一个音多多少。虽然你说方言、喊叫、在过道上跑上跑下、呼喊、流泪，像剥洋葱时的那样，这都说明不了什么，除非有你的生命来支持它。呐，你若做这些事，再加上有那种生命，阿们！那很好。但你可以没有那种生命却能做那些事；所以，这些事没有一样是得圣灵的证据。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太7:16-23;加5:22-23]”

他这样的陈述惊动冒犯了很多五旬节派信徒，他的一些支持者都动摇了。

第77章

分 产 业

1957

班克斯·伍德找了个好理由买了威廉·伯兰罕家隔壁的一套房子。一九五零年一月，他妻子鲁比劝他去参加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办的伯兰罕聚会。班克斯从小在耶和华见证人运动的家庭里长大，对他来说，耶稣基督现今还能医治病人的这种说法似乎荒唐可笑。在路易斯维尔的那晚，班克斯·伍德惊奇地观看着威廉·伯兰罕辨明陌生人的毛病。他想：“这似乎是对的，但我怎能知道这些人真的得了医治呢？”接着，他看到威廉·伯兰罕为一个因小儿麻痹症而残疾的男孩祷告，这男孩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从楼梯跑到台上去，大声喊着感谢耶稣医治了他。这个深深地触动了班克斯，因为他自己的小儿子大卫也是因小儿麻痹症而残疾的。班克斯觉得好像他在经过某样真实的东西时摔倒了。

班克斯·伍德做出决定，他必须多知道一点这个不寻常的事工，所以就和妻子出席了下一场的伯兰罕大会，刚好大会于一九五零年一月底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举办。在威廉·伯兰罕头上的火柱被拍下来的那晚，他们正坐在会众中。班克斯思绪万千地开车回到肯塔基州的家。

一九五零年八月，威廉·伯兰罕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办一场连续两个星期的大会。有个晚上，班克斯、鲁比和小大卫·伍德与其他几千人一起拥进了一个大帐篷里。在祷告事奉期间，威廉·伯兰罕的目光从祷告队列中移开，从会众的头上看过去，说：“在很后面坐着一位男人和他家人，你的名字是伍德，班克斯·伍德。你不是本城的人，你住在肯塔基州克雷斯特伍德附近。从信仰上说，你是一名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你有一个儿子坐在那里，他一条瘫痪的腿从下面倒翻上来，你妻子因肿瘤而受折磨。主如此说：‘他们俩都得了医治’。”

这位福音传道人又转向祷告队列。班克斯和鲁比愣了一会儿，互相看着，不知道要做什么。过后，鲁比感到一股凉爽流遍她的全身。她摸一下长肿瘤的肋旁。“班克斯，”她倒吸了一口气：“摸摸这里，那个瘤子没了。”

他摸了妻子肋旁那个不祥的肿块，它不在了。他对儿子说：“大卫，站起来！”就在大卫听他的话蠕动的时候，他残疾的腿变直了。他用两条结实、能用的腿站了起来。毫不奇怪，大卫·伍德不想再坐下来了；同样也不奇怪，班克斯·伍德就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他卖掉肯塔基州的房子和建筑生意，搬到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这样，他就能够每星期参加伯兰罕堂的聚会。他买了比尔家隔壁的房子后，这两位邻居成了好朋友。

班克斯·伍德接受耶稣基督作他的主和救主后，他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们都是坚定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都不认他。班克斯有几年没有见到他们。后来，一九五七年四月的一个早晨，他兄弟莱尔出现在他家门口。这两位兄弟坐在餐桌边交谈着。

最后，莱尔说：“班克斯，我来这里是要看看我能否讲一些道理，让你的死脑筋转回来。你到底被什么样的狂热缠住了？”

“这不是狂热，莱尔，你看看大卫的腿。”

“哎呀，胡说八道。我们老爸把我们养大，更知道这事。他总是警告我们要远离这些地狱之火的传道人；我不相信你真的掉进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里。你究竟是在听什么样的江湖骗子？他一定是个油嘴滑舌的人，让你不再建房子，像你现在这样跟着他全国到处跑。”

“不，他不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实际上，他谈话很直率；但神的灵与他同在。”

“好吧，要是我见到伯兰罕这家伙，我准会把他臭骂一顿。”

“他就在那里，在草地上割草。我去叫他过来。”

班克斯走出房间，招手叫他的邻居过来。比尔走进厨房时，班克斯介绍了他兄弟。比尔很热情地握了一下莱尔的手，但他所握到的那只手却是冰冷、无力的。他们坐下来，边喝咖啡边谈话。

莱尔用多疑的眼神看着比尔。此刻他看上去不怎么像个传道人；他穿着工作服，戴着一顶松垂的草帽向后仰。他脸上的胡子拉碴的，可能又长起来一、两天了；汗珠挂在光秃的前额上闪闪发亮，汗水湿透了白色T恤衫的腋窝处。此时，他看上去更像是个卖力干活的农民，而不像是世界著名的福音传道人。莱尔说：“那么，你就是那个带着班克斯到处瞎跑的传道人了。”

“不，先生，我不是。我只是他在基督里的弟兄，但我的确在传福音。”

班克斯跟莱尔讲了他在比尔大会中见到的一些神迹。莱尔硬着头皮听着，毫无兴趣。听了班克斯做了十分钟的见证后，比尔说：“我想，你一点都不相信这些事，伍德先生。”

“我肯定不相信，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种事，这只是捏造出来的一堆废话，让你把我兄弟搞得混乱不堪。至于那些所谓的异象……”

就在莱尔发表看法的时候，一个异象呈现在比尔眼前。他说：“伍德先生，我看见你与一位金发女人结婚，你有两个金发的儿子，约六岁和八岁。”

莱尔用责备的目光看了一眼他兄弟。

“你以为是班克斯告诉我的，”比尔继续说：“他没有，他没有跟我提到过他家里的任何事。如果那点不能说服你，大概这点能。你一直在欺骗你妻子，它导致你们分手了。前天晚上，你与一位棕色头发的年轻女子在一起。你听到敲门声，准备去开门，但她不让你去。她去开门时，你躲在她卧室里。你从窗户往外偷看，看到一个穿黑色西服、系红领带的男人站在门口；那是她的另一个情人。你没有去开门是件好事，因为他手里拿着枪，他会把你脑袋炸开花的。”

“谁……谁告诉你的？”莱尔结结巴巴地说。

“全能的神刚把这事的异象显给我看。”

莱尔感到头晕，说：“伯兰罕先生，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我想，我最好把生命交托给这位告诉你秘密的全能的神。”

莱尔满腔热忱地回到家，把他悔改信主的事告诉他的家人。在一星期内，他姐妹参加了比尔的一次聚会，也悔改信主了。这使他们的父亲很惊慌，他决定最好亲自见见伯兰罕这个人，好把他的家庭理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比尔开车转进他家的车道时，看到一位老先生站在院子里。比尔走过去，做自我介绍。

“那么，你就是伯兰罕先生了，”那人粗暴地说：“我听过你的许多事，我名叫伍德，吉姆·伍德；班克斯和莱尔是我的两个儿子。你知道班克斯在哪里吗？”

“班克斯和鲁比白天常常在这时候去食品店买东西。请进来喝杯水吧，提提神。”

没过多久，比尔就知道他和伍德先生有某些共同的爱好。首先他们谈到在肯塔基州长大的情况，接着谈到打松鼠和钓蓝鳃太阳鱼和刺盖太阳鱼的趣闻。比尔没有直接进入耶和华神的主题，而宁愿请吉姆·伍德明天与他一起去钓鱼，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一趟旅行会有很多时间谈论信仰。他建议班克斯和莱尔也一起去，吉姆·伍德喜欢这个主意。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第二天早晨，班克斯说：“哦，我猜想我们今天不必去钓鱼了；溪流都是泥泞的水，鱼不会咬钩的。”

“我们还是可以试试，”比尔说。在去加拿大萨斯卡通大会之前还有几天时间，他需要休息、放松一下。

所以，这四个男人把露营的东西和鱼具放在班克斯车上的行李箱里；班克斯和他父亲坐前排，比尔和莱尔坐后排；班克斯开车。他们的目的地是往东一百五十多英里、靠近戴尔霍洛湖的地方。比尔打算在狼河坝后面的湖里钓鱼；这地方离他的出生地肯塔基州伯克斯维尔不远。由于他的一些亲戚在湖边有自己的地，能借到船；所以，比尔常常来这里钓鱼。

他们经过俄亥俄河进入肯塔基州时，比尔默默祷告：“主啊，求你以某种方式帮助我走进这位诚实的老农夫的心里。”不久，他感到自己进入了异象中。汽车消失了，他不知怎地地去到了时间的前面，观看未来将它的奥秘事揭开了。异象结束后，他说：“伍德先生，这样，你就会知道我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经过的每条溪流和湖的水都是混浊的，直到到了目的地。狼河坝后面的湖水清澈湛蓝。大约三点半以前我们什么也不会钓到，接着我开始钓上了鲶鱼；以前我从未在这带水域钓到过鲶鱼，但今天我会钓到一大串，总共约二十五磅。伍德先生，你会在我旁边用同样的鱼饵钓鱼，但你只钓到一条，莱尔也会钓到一条。第二天早上我会钓到一条有鳞的鱼，我看不清是哪一种鱼，但它在那一类鱼中算是大的。那将是我们这次行程中钓到的最后一条，那天剩下的时间里，甚至没有一只鱼咬钩；那是‘主如此说’。”

吉姆·伍德不信地微微歪了一下嘴笑了笑，他从班克斯的头上看过去，使了一下眼色。但当他们到了最后一座山顶，向下俯瞰狼河坝时，这位老人开始惊讶了；坝后面水库里的水清澈湛蓝。很显然，坝上面的地方没下几滴雨。

他们试着钓刺盖太阳鱼、蓝鳃太阳鱼、鳟鱼、鲈鱼，但都没有钓到。到了下午的中间，比尔换了鱼饵，马上钓到了一条鲶鱼。在后面的几个小时里，他钓到了一大串鲶鱼，而吉姆和莱尔各钓到一条，班克斯一条也没钓到。那天晚上，他们钓到十一点左右才停。那天早上过后，这预言虽然注入每个人的心思里，但没有人提起它。

星期二早晨，太阳微笑地升起来了。吃完煎鲶鱼后，渔夫们拿着钓鱼竿和工具箱朝着湖走去。就在他们上鱼饵时，比尔提醒他们：“还会有一条鱼过来，那将是我们这次行程中的最后一条鱼。”比尔甩出第一竿，就钓上一条腹部红色、带鳞的鱼，约一磅重，在那一类鱼中算是大的。

他们继续钓鱼，但没有人再钓到鱼。班克斯知道比尔的异象何等准确，所以，每隔几个小时就提议不要钓了，回家去。吉姆·伍德想留下来钓，他定意要再钓上一条，证明那些预言全错了。这位老先生沿岸不断换地点，频繁更换不同的鱼饵和钓鱼技巧，尽力找出某种有效的组合方法。他钓了一个下午，过了黄昏，甚至天黑之后，一直钓到半夜。鱼连咬一下钩都没有。

星期三一大早，他们拆除帐篷；因为比尔星期四要去加拿大萨斯卡通，不得不回家。就在他们装车时，班克斯问他爸爸：“现在你对此有何看法，爸爸？”

“哦，我……我……我，”他摆弄着工具箱，慢条斯理地说：“若一个人能在钓到鱼之前看见鱼，我猜想那是对的。”

比尔看到他心窍开了，就说：“但是我无法常常那样行，伍德先生。神因你的缘故显异象给我看。圣经说，你若想知道一个人是否是先知，就留意他的预言。若他的预言没有应验，就不是先知，你们不要理他；但预言若应验了，你们就该听他，因为他有主的话[申18:15-22]。我知道，拉塞尔先生被看作是耶和华见证会运动中的先知；拉塞尔先生曾预言耶稣基督会在一九一四年回来，当那事没有发生时，他说这是一种‘属灵的’回来。但那是不对的，因为从属灵上说，耶稣是在五旬节以圣灵的样式回来的；那就是《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事。所以你看，拉塞尔先生不可能是先知。”比尔沿着这条线又指出拉塞尔预言失败的其它三个地方。

吉姆·伍德若有所思地用手搓搓下巴，然后伸出大拇指从肩膀上指着后面的湖，引用《使徒行传》8章36节那个埃塞俄比亚人所说的：“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什么也阻止不了，所以，就在那时那地，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

一九五七年五月，威廉·伯兰罕北上来到加拿大萨斯卡通。这是他在没有任何五旬节派教会赞助下所举办的首次大型医治大会。相反，他的赞助者来自长老会、圣公会、浸信会和其它一些宗派。萨斯卡通的五旬节派教会干脆拒绝合作，但那阻止不了神。几千人拥进溜冰场要听比尔讲道；到了祷告事奉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得流畅、优美，犹如冰上做花样溜冰的人那样。大会的第一个晚上，一位眼瞎的妇人奇迹般地得了医治；一位痉挛的男孩立刻正常了；另一位生来聋哑的男孩听到风琴在弹奏“只要相信”这首歌，突然就尖叫起来，这是他赞美他的医治者耶稣基督的唯一方式。

一天晚上，一位驼背的男孩经过了祷告队列；比尔搂住这男孩，为他祷告。然后他说：“今晚你回到家，叫你妈妈拿一根绳子绕着你的胸膛和驼峰量一下，并把量的长度剪下来。明天早晨，那驼峰若没有缩小三英寸的话，那么我就是个假先知。明晚带那根绳子来给大家看。”

第二天晚上，这男孩来到台前，给大家看那根他妈妈用来量的绳子，他的驼峰确实缩小了三英寸。更令人惊讶的是，现在他能把手臂举到头上了，通常对于驼背的人要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臂弯处变了形。

人们边在排队接受祷告时，比尔边说：“现在，我要把两处的经文联系起来。当耶稣告诉拿但业他来聚会前在哪里，拿但业怎么说呢？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是一位犹太人在看到辨明恩赐运行时的想法。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这个辨明恩赐时，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必将行这些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因着这个迹象，那妇人便留下水罐子，去告诉村里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约1:44-52;4:5-29]’

“如果那是他们那时候的弥赛亚迹象，那么也一定是今天的弥赛亚迹象。现在，把你们所有的宗派‘主义’都清除出去，只要看着神道中的真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做完这个介绍后，引座员带着祷告队列中的第一个人上前来。异象临到时，比尔说：“我知道这妇人是位基督徒，因为她的灵表示出欢迎。女士，你是一位传道人的妻子，你的乳房上长一个瘤；你不是本城的人。我看到西海岸，一个大城市，那里有一个大公园，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就是那里。那是真的吗？”她说是真的。比尔按手在她肩上祷告：“全能的神，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位妇人，奉基督的名祈求她得医治，阿们！”

队列中的下一位是个男士，他说：“我是个牧师，你刚刚祷告的那位妇人是我妻子。你对她说的每件事都是真的，我能作证我们两人与你都是陌生人。”

“谢谢你，我的弟兄，你肩膀上有些毛病；你曾出过一次摩托车事故，肩膀没有完全地复位，现在这毛病没了。欢欢喜喜地上路吧，你好了；神祝福你，阿们！”

比尔对队列里下一位女士说：“要全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现在，但愿会众还能听到我的声音；我看见这妇人为某事精神紧张。我看见大约一年前，她进了一个小房间，是浴室，她在里面摔倒了，弄伤了胸部。她没有去看医生，她信靠神。这是真的，对不对，女士？好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回到你的座位上，就会好的。”

整个会场里，所有的疑惑都从基督徒身上掉落下来，就像阳光照在树枝上，冰从结霜的树上掉下来一样。比尔对队列里的下一个女士说：“女士，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突然他头转向会众，注视着会场，看着那天使的光。“会众中发生了某件事，某处有人相信了。”他专注地观察着人群，接着他指了出来：“是那位黑头发的小个子女士，她坐在那儿，从另一位女士的肩膀后面看过来。她有头痛病，她正在祷告：‘主啊，让他叫到我。’你有很严重的头痛，如果说得对，请举起手。”她举起了手。“好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欢欢喜喜地上路吧，奉基督的名，你痊愈了。”那天使仍没有离开那地方，异象又涌出来了；“坐在你后面的那位女士，患有关节炎，她一直都想得到医治，是这样的，是吗，女士？没错。”比尔因为看异象耗尽了体力，摇摇晃晃。“瞧，你们若想隐藏生命也是不能的，无人能隐藏，阿们！哦，我真高兴主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他回头对站在他身旁的那位妇人说：“女士，你不是为自己而来这里，你来这里是因为你有个低能的儿子，”她惊呆了。接着，他为她儿子祷告。

下一位病人是个老妇人，她鼻子上有个大肿瘤。异象揭示了她的病史；比尔说：“你的肿瘤不止一个；它们掉了，但又在别处长出来；现在你胸部上长了一个。你不是本城的人，你是从西部来的；是从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来的。你的名字叫珀尔·L-e-n-n-o-x。珀尔·雷诺克斯女士，若你全心相信，必定会好。”

就这样，人一个接一个，异象一个接一个，一晚接一晚，总是那么完美。比尔在萨斯卡通的最后一晚，那位在这次大会第一个晚上得医治的瞎眼妇人，此时走上讲台，交给他一封她做见证的信，这信是她亲自打印的。

在萨斯卡通信心医治大会之后，威廉·伯兰罕又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举办了一场较长的大会，时间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至十四日。他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回来后，全身又痛又疲惫。除了每晚祷告事奉中要看十五至二十个异象外，白天他还在旅馆房间里做私人会面，一天要看二十至三十个异象。这些异象引起的劳累耗尽了他绝大部分的精力。在六月二十九日去芝加哥举办下一个大会之前，他有十四天可以休息，所以，他问班克斯和莱尔·伍德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去钓鱼；他们想去。

出去钓鱼的前一天傍晚，比尔和班克斯走到班克斯花园里，要挖一些蚯蚓作鱼饵。他们正在挖的时候，十一岁大的利百加跑到花园里，但不是来看蚯蚓。她下嘴唇颤动着，好像要哭出来一样，说：“爸爸，我看到一只可怜的老猫咪吃了毒药，现在它全身肿大，快死了。你能让我在它死之前留着它吗？”

比尔不大喜欢猫，很少会允许它们留在屋子里；当利百加带着伤心、恳切的目光看着他时，他心变软了：“好吧，如果它快死了，我想，我们可以留它一阵子，让我瞧瞧它。”

利百加跑开了，不久拿来那只放在纸箱里的病猫。她记得父亲曾为那只快死的负鼠祷告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就说：“爸爸，你会为这只小猫祷告吗？”

比尔看了一眼那只猫，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叫利百加把那只猫放在车棚里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利百加跑到车棚里去看她的猫。当她往纸箱里一看，高兴得尖叫起来；那只猫正在给一打的小猫喂奶。

就在比尔把露营的用具装上班克斯的车时，两岁大的约瑟从车棚里颠颠地走出来，抓住一只刚生的小猫的脖子。“约瑟，不要那样抓小猫，”比尔有点责备他。约瑟一惊，重重地捏了一下小猫，小猫就掉到了地上。比尔把小猫抓回到车棚里，放在它妈妈旁边。小猫蠕动着，好像受了重伤一样。比尔心想：“可怜的小东西，它只是一只猫，我希望它会没事的。”

班克斯、莱尔和比尔朝着戴尔霍洛湖开去，那是上个月与吉姆·伍德一起去肯塔基州钓鱼的同一个地方。他们到了狼河坝后，比尔向他亲戚借了一只船。他们一出到湖中，三个人就用蚯蚓作鱼饵扎在钩上，不久就钓到了几十头小太阳鱼，然后把小太阳鱼切成小块，当鱼饵钓鳟鱼；然后坐下来等着大鱼上钩。

一层浅蓝色的薄雾笼罩着周围的阿巴拉契亚群山。湖面上能闻到藻类、鱼儿和二冲程发动机机油的气味。太阳照在比尔的衬衣上，使他感到暖洋洋的，一阵轻柔的微风吹在脸上，使他感到凉爽。比尔注视着一对鸭子在芦苇和睡莲丛中游来游去，他感到他的疲惫如蒲公英被微风吹散似地消失了。

他们的小船沿着湖岸缓缓地漂行着，三个男人谈论着圣经的事。他们谈到彼得、雅各和约翰看见耶稣与摩西、以利亚说话的情景。然后耶稣像烈日放光一样。当彼得写这经历时，他说：“我们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后1:16-18]”

“你知道，”班克斯说：“我有点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很荣幸能有这么多时间与你这样一位圣人在一起，比尔弟兄。”

“哦，班克斯弟兄，不要这样说：”比尔说：“我不是圣人；根本没有什么圣人这一回事，那只是一位圣洁的神住在人里面；也没有什么圣山这一回事，只是一位圣洁的神临到了那山，我认为这是彼得要说的意思。”

他们谈论一位圣洁的神是如何住在他的子民中。班克斯提到一位他所认识的老妇人，神的灵住在她里面。班克斯和莱尔还小的时候，这女士常常请他们到她家，给他们吃新鲜的烤面包，告诉他们耶稣的爱。他们拿面包来吃，但把耶稣放一边了。班克斯说：“那女士现在肯定有九十多岁了。你知道，莱尔，她就住在这附近。要是我们能顺便拜访她家，并告诉她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基督徒了，不是很好吗？”

班克斯说到这点时，比尔感到神的灵就像喷头里喷出来的凉爽水雾一样喷过他的全身。一个灵感闪过去，他说：“主如此说：‘不久你们将看见神的荣耀，因为有一只小动物将从死里复活。’”

当他回过神来，他看到班克斯和莱尔惊讶地看着他。班克斯说：“比尔弟兄，你说的真是那个意思吗？”

“我说了什么呢？”比尔问，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班克斯重复了那个预言后，比尔就向他保证说：“事情必照着它所说的应验；必然是这样，因为那不是我说的，是圣灵说的。”

“你认为那会是什么动物？”莱尔问。

“我不知道，但我能猜一猜。今早我小儿子捏那只小猫捏得太重了，我们离开时它还没有死，但可能会死；等我们到家后，神会使它复活。”

他们钓了一整天鱼，没钓到什么。直到过了黄昏，大鱼才来咬钩。它们一来咬钩，几分钟的功夫，每人都钓到了一条鳟鱼，三条鳟鱼重约二十磅。那个时候他们鱼饵都用完了，所以那天就不再钓了。

第二天早晨，吃完煎鳟鱼的早餐后，他们上了小船，起动船外侧的马达，慢慢地沿着与湖岸平行的方向在水库中前进。他们想钓一些蓝鳃太阳鱼和翻车鱼，补给他们的鱼饵，但一开始什么也没有钓到。然后，比尔把船头朝着一个小湾驶去。他关掉马达，马达劈啪一下就灭了；他让船漂到岸边。把一条蚯蚓扎进钩里，然后扔出鱼线，不久他感到有鱼在咬鱼饵。拉一下钩，就钓到了一条蓝鳃小太阳鱼。

他们边在小湾里钓鱼时，边在谈论神的大能。他们谈到那次耶稣对西门渔夫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马上把网下到湖里，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路５:1-7]。比尔说，他认为在耶稣说话前那些鱼不在湖里，他相信实际上是神在那里造了那些鱼。

飞虫在水面上飞来飞去，蓝鳃太阳鱼和翻车鱼饿了；通常它们会游到水面，张大嘴猛扑飞虫。由于蓝鳃太阳鱼很小，所以，比尔就用一根带4号小鱼钩的假蝇鱼竿钓。相反，莱尔用很大的12号钩，就是他用来钓鳟鱼的同一种钩。莱尔把一条蚯蚓刺穿挂在鱼钩尖上，然后把鱼线抛出去。说真的，他的注意力更集中在班克斯和比尔的谈话上，而没有在钓鱼上。莱尔一感到鱼线在拉动，就开始收线，后来他惊讶地发现一条蓝鳃太阳鱼把整个鱼钩都呑进肚子里了。“你们看这，”他说着，就拎起鱼线，线端上摇摆着一条三英寸长的鱼。“你甚至都看不到鱼钩。”

莱尔一手抓住那条蓝鳃太阳鱼，另一手在缠鱼线；他一拉，随着一声撕裂声，鱼钩出来了，跟着连鱼肚和部分鱼鳃也一起拉出来。莱尔吃惊地吹了一声口哨，说：“小鱼啊，你自已来找死啊。”他把钩弄出来后，就把鱼从船上扔出去。不一会儿，那条蓝鳃太阳鱼摇摇鳍和尾巴，挣扎着要游走，后来，身子翻白，就死了。它无力地浮在水面上，生命离开了，它离船约有十英尺远，轻柔的微风和微起的涟漪慢慢地把它推向岸边。

“莱尔，那事大可不必发生，”比尔说：“你应该用小一点的鱼钩，那么，你一感到鱼在咬钩，就猛拉一下线，那样钩子就会钩在它的嘴巴里。”

“哎，我只是个乡下孩子，钓鱼钓得不多，”莱尔说着，又把另一条蚯蚓穿在那12号鱼钩上。“我一直都是这样钓的。”

班克斯和比尔又把话题转回到神的大能上。约三十分钟后，比尔提到说，有一节经文常常使他大惑不解。一天早上，耶稣饿了，他在一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因为没有找到，就诅咒那棵树。到了傍晚，那棵树上的叶子都变黄了。当时，使徒们希奇那棵树枯干得那么快，耶稣就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可11:12-23]”

他正说话时，注意到那条死去的小鱼漂浮在离船不远的地方；微风把它吹到睡莲那里，它就浮在睡莲边，肚肠掉在绿嘴巴的外面，它那很有特征的蓝色鱼鳃现已变白了。

突然，比尔听到一声奇怪的响声，他抬头一看，看见主的天使像一团火在山腰燃烧；在旋风中降临到山上，掠过树梢，朝着船直冲过来。然后，那天使来到他身边，旋风的呼啸声充满他的每个感官。天使吩咐道：“站起来！”

比尔站了起来；莱尔问班克斯：“他在做什么？”

“别出声，”班克斯说：“有事正在发生。”

那天使说：“对着那条鱼说，它将要复活。”

比尔指着那条浮在睡莲边、已死的蓝鳃太阳鱼说：“小鱼啊，耶稣基督再次给你生命。”

立刻那天使不见了。就在他们三人观看时，那条蓝鳃太阳鱼把肚肠吸进去，翻个身，游进水里，又加入到鱼群中。

莱尔向后倒在船里。结结巴巴地说：“呜……比尔弟兄……呜……你认为……呜……那是给我的吗？因为我……我对那条鱼说：‘你自已来找死啊’。”

“不，莱尔弟兄，神只是显明他的大能，证实我们刚才所谈的经文是真的。”

“但为什么呢？”班克斯问：“你自己说过，你的祷告单上列着好几百人，包括一大堆痉挛的孩子；为什么神使用他的大能使一条小鱼复活呢？”

“他是神，他能做他想要做的，这是符合经文的。想一想，那天在耶路撒冷有那些长大麻风的，耶稣却用他的能力诅咒一棵无花果树，明白吗？它只是要显明神关心每一件事。如果神有足够的兴趣说出话使小鱼得回它的生命，那么，他肯定也会说出话而把永生赐给他所有的儿女。”

八月份，威廉·伯兰罕再次北上，来到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在埃德蒙顿市举办一场连续九天的信心医治大会。参加的人数很多，但他们对他的接待很冷淡。到了第三个晚上，比尔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这些加拿大人的信心本该像草原之火升起的热度那样，相反，他们的态度似乎像极地的冻土一样。

比尔传讲快结束时，他说：“从这里到下讲台的台阶之间，你们有看见那道光在盘旋吗？它刚刚才出现。我相信，那道光就是《出埃及记》中引导以色列人的同样火柱[出13:21]；后来，这火柱成为肉身，以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耶稣还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父出来，又往父那里去。[约16:28]’我相信他回到神那里时，他又进入了那光的样式中。同样这道光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把他击倒了。保罗问：‘主啊，你是谁？’那光回答说：‘我是耶稣……[徒9:3-5]’我相信，这同样的光在那个晚上去到监狱里的使徒彼得那里，打开监狱的门，带他出来[徒12:5-11]。我实在相信全能的神就是天地的创造者，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他现在与我们同在。

“他正在回应坐在那边的那个小妇人的祷告。”比尔指着坐在靠前面的一位黑发的妇人，说：“你正遭受着神经毛病的痛苦；坐在你边上的那位男人背部有毛病，你们是夫妻。如果这些事是真实的，请举起手。”他们二人都举了手。“你们有祷告卡吗？你们没有？不需要了。你们二人都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们痊愈了，阿们！

“坐在他们正后面的那个男人胆囊有毛病。你的名字叫克拉伦斯，你是从一个叫大草原城的地方来的，没错，是吗？你的胆囊毛病没了，先生。可以回家了，你好了，阿们！

“你说：‘伯兰罕弟兄，你叫出那人的名吗？’当耶稣基督肉身的身体在这地上时，他不是告诉西门他的名字叫西门，他父亲叫约拿，而且以后他的名字要叫彼得吗[约1:40-42]？耶稣今天仍然是一样的。

“那道光悬在那边的一位妇人头上，她患有高血压；她的名字叫费希布鲁克太太。请你站起来，你是本城的人；你住在第一百二十五大街，你家的门牌号是13104号。如果说得对，请举起手。好的，费希布鲁克太太，你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

“你们相信主在这里吗？我要每一位冷淡退后的男女或那些刚接受基督的人来到前面，叫我可以在恩膏还在这里的时候为你们祝福。”

司琴的在弹奏一首诗歌。尽管会堂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但没有一个上前来。最后，比尔说：“你们加拿大人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们这么教会化，直至把基督都遗漏了。保守是好的，但不要太刻板，以致使圣灵担忧而离开了。你们不会有任何复兴了。”

就在那一刻，他看见一团黑色波浪在会众上面翻动着。他警告说：“我若是神的先知，我要奉他的名说话，你们最好与神和好；因为那时候要来，你们要尖叫着寻找这个，却找不着了，这是‘主如此说’。神的爱若不在你们心里，你们就是个罪人，正走在往地狱的路上，这是‘主如此说’。这同一位辨别诸灵和说出人病情的神现在正在说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话，在神翻过你们这一页之前，快快来到祭坛悔改，否则就永远灭亡了。这是此时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如此说’。”

多多地恳求和劝说后，几位悔改的灵魂三三两两地走上前来接受祷告，比尔感到极度的失望。

“朋友们，多年来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以前我从未有像几分钟前临到我的那种感觉；刚才我看见那团黑色波浪在整个会场翻滚，有东西临到了我；神知道这是事实，哪里出问题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仍感到沮丧。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为什么埃德蒙顿的这些基督徒认出耶稣基督就在他们中间，却不接受随着那启示而来的所有祝福呢？比尔想知道这是不是他的过错；或许他没有以最好的传讲方式把福音传出来。

他从床上坐起来，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司可福串珠圣经，浏览他写在后面空白页上的笔记。他再次读了一九五二年某个早晨的异象，那天神医治了他致命的阿米巴病。他记得有一只不见其人的手如何指在《约书亚记》1章2至9节，暗示这些指着约书亚说的章节也适用于比尔的事工。

他合上圣经，但没有放下。相反，他坐着沉思时，用两个手掌竖着合住圣经。不久，他感到主的天使进了他所在的旅馆房间，比尔的忧郁变为惧怕。他猛地抬起手，靠近胸口，交叉着手祷告，盼望神随时对他说话。他手一离开圣经，书就翻开成两部分。他的圣经多年来一直使用，破损很厉害了。它可能刚好翻到他经常读的一百多处经文中的哪一处。此时，它翻到了《约书亚记》第1章。比尔读到：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他的惧怕消退了；低沉的情绪被提起来了；自信心又回来了。神藉着一位天使呼召他，藉着他的灵在异象中引导他。即使每个基督教宗派都弃绝他，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即：神已经分派他去做正在做的事。他过去常常以为他唯一的任务是带着一个神医治的恩赐去到全世界，后来神给他显明他事工有三个部分，就是那鱼线上的三次“拉动”。头两次拉动代表他的医治事工，但这第三次拉动是不同的；第三次拉动将会钓到大鱼，战利品般的鱼。第三次拉动将呼召那些为耶稣基督新妇的人出来，为他们分地为业，就是神起誓要赐给他们的。在某处一定有一群人会听从它，认出这真理并行出真理来。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

比尔翻到司可福串珠圣经的前面，找到写着“如何使用串珠查考”的那一页，他拿起笔来，在页边的空白处写道：

**曾有一个时候，这《约书亚记》第1章向我打开过。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这个早晨，我病了、精神紧张；我看了以前所赐给我的异象，它记录在这本书后面的空白页上。后来我打开这书，它再次翻到这同一章。亲爱的耶稣基督，为你的荣耀帮助我壮胆。——伯兰罕弟兄**

比尔翻回到《约书亚记》第1章，在那页的最上面潦草地写道：

**我答应神，从今天起，要靠着神的帮助壮胆。**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

十月份，比尔像往常那样安排了秋季狩猎之行，这次是去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的激流河谷。不幸的事，等他们到了扎营的地方，所有人都得了亚洲型流感而下了山。因发烧疼痛，没有人想吃东西，更不用说打猎。他们甚至连枪盒都没有打开，就直接掉头，开车回家了。

比尔设法在十一月份另外安排一个假期；这次他计划去爱达荷州中部钓鱼。他用驮马驮着他的设备，自己骑着马进到索土斯山，把帐篷搭在靠近“不归河”的一片草地上。这是个极美的山地，到处是由花岗岩和页岩构成的高耸、粗犷的山峰，沿着河谷两岸长着茂密的云杉、枞木和松树。这是他最喜爱的那种山地；他在这种地方能得到放松，这里与世隔绝，或他是这样认为的。

他一扎好营，就走到河边，站在一块花岗岩大石头上，他把鱼线抛在水面上，往回轻轻地拉一下拉一下，模仿一只飞虫在水面上跳来跳去，吸引彩虹鳟来咬钩。那天他钓到一条巨大的鳟鱼[译注:这条鱼最后成了截止到那个日期有记录的最大的彩虹鳟，比尔让剥制师把这只鳟鱼的皮裱在一块饰板上。]。第二天他去同一个地方钓鱼；几个小时后，他听到一架小飞机引擎的隆隆声。他抬头一看，看到一架小型飞机飞过峡谷，顺着河流的方向飞。当它飞过头顶时，比尔向它挥手。一个降落伞从机上飘下来，附带着一件小物品；这东西落在附近的草地上。比尔走过去看一下是什么，发现是个小罐子，里面有给他的消息。他弟弟霍华德刚去世。第二天早晨，比尔收好野营的设备，放在驮马上，回到文明世界来。

霍华德的葬礼过后，威廉·伯兰罕离开杰弗逊维尔，去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座城莱克波特，举办一场短时间的大会。全福音商人会把这几场聚会安排在展览场的一幢大型建筑物里举行；几千人坐在可折叠的金属椅子上。一天晚上，比尔传讲了一段最近常常萦绕在他脑海里的经文。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可11:22-24]。

《马可福音》11章23节在向他召唤，他无法离开这经文。那是隐藏在那里的东西，是他不很明白的某种有能力的东西。但是，在莱克波特的那个晚上，他强调了第24节，耶稣在那里鼓励他的门徒在祷告时要有信心。

他讲道快结束时，一位摄影师在他的右侧拍下了几张照片。他冲出这卷彩色胶卷后，第一张看起来很正常，显出伯兰罕弟兄站在讲坛后面讲道时的一个右侧身姿势。讲坛右边放着一个插满百合花的柳条花蓝，它紧挨着一支固定在落地架子顶上的麦克风。在他后面，从天花板上垂下一个电热器的方形金属盒子。舞台后面有两个人坐在金属折叠椅上。这两人旁边挂着一幅帷幕，它挂在上方的一个钉子上，扇形状地垂下来，要么用来装饰，要么用以遮住某个不易搬动的东西。

第二张照片，舞台看上去就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的油画，火舌冒着火焰，点缀着补丁式的琥珀色雾气。主的天使站在比尔的右边，看上去像一团约六英尺高的云团；他站在福音传道人和排列在会场左侧的祷告队列里的人之间。（比尔总是让祷告队列中的人从他的右侧上来，这样他们就会停在那里，站在那天使的面前。）在这张照片中，不只是那天使可见的、令人惊讶的样式，在比尔的正后面还能看到耶稣的容貌（脸、胡须、脖子），他的手臂伸出来，有火舌从他手中发出；七缕明显不同的火舌，就像使者在行进一样，都走向正在传讲的人那里。比尔的身体好像被吸入到从超自然的火发出来的光里。（后来，比尔看到这张照片时，他说这使他想起先知在《以西结书》1章和《启示录》4章5节所描写的情景。）

在这样的气氛下，肯定会发生很多神迹；有位女瞎子很幸运，在莱克波特的那个晚上，有人领着她沿着祷告队列上来。她是美国印第安人；她的双眼看上去完全是白的，不像是一层东西遮住她的虹膜和瞳孔，她的虹膜根本不在那里。比尔与她谈了约一分钟，最后接触到了她的灵。然后，他藉着异象说：“九年前，你脑子里的一块血栓使你暂时瘫痪了。你几乎都康复了，但那次发作使你的眼球掉进你的头盖骨里，从那时起你就瞎了，常常受苦，昼夜不得安宁。”



第一张照片很正常，显示伯兰罕弟兄讲道的右侧身姿势。



第二张照片像一张超现实的油画，主的天使像白雾笼罩着伯兰罕弟兄。

比尔同情这妇人，对她感到额外的负担，因为她使他想起自己的母亲，他母亲是半个切罗基印第安人。当他奉耶稣的名为她祷告，那位赐他异象的就伸出手，摸了这位妇人。她的眼球就转回到正常的位置，她能再次看见世界了，正如过去那样，她眼睛被喜乐的泪水模糊了；她无需那个领她上台的人帮忙，就自己从讲台上走下来了。

这神迹点燃了台上坐在比尔后面的一位路德派的老先生。这人的妻子患有出血的溃疡，在过去四年里，病情越来越糟。当时，他妻子吃不了固体食物，她因缺血太厉害，医生要给她输血，一周内要给她动手术。这位路德派老先生默默地祷告：“主啊，你若让伯兰罕弟兄说出我妻子的毛病，你若今晚医治她，我就把用来给她做手术的五百元奉献给在乌基亚正在建造的路德派教堂。”

马上，比尔猛转过来，指着这位路德派信徒说：“你，先生，你刚刚祷告说，若神医治你妻子，你要把给她做手术的五百元奉献出来，帮助建路德派教堂。”

这老人觉到要昏过去了，但他设法挺住，说：“朋友们，这是事实。”

“神不要你的钱，”比尔说：“但他的确要你的信心。先生，你妻子得医治了。这是‘主如此说’！”

第二天早晨，这人和他八十岁的妻子参加了基督徒商人早餐会。比尔注意到她津津有味地在吃火腿和鸡蛋，就像她一半年纪的妇人那样吃。

威廉·伯兰罕刚从加利福尼亚回到家，博斯沃思太太就从佛罗里达打电话来，说她丈夫快死了。比尔告诉她，他马上就动身去。美达边在准备行李，比尔边把车准备好；很快，他们就快速地朝南朝东向着佛罗里达州开去。他们走进医院病房时，弗雷德·博斯沃思从枕头上抬起秃顶的头，伸出清瘦的手臂。比尔拥抱他的老朋友，引用以利沙对以利亚最后说的话，喊道：“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王下2:12]”

弗雷德·博斯沃思微弱地说：“孩子，要永远记住你的使命，你是在传讲真正的福音。”

比尔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用手握着他朋友的手，说：“我四十八岁了，我太累了；可能我的事工快要结束了。”

“胡扯！你还年轻，你的事工甚至还没有开始到达将来要达到的地步；要持守在工场上。不要让这些五旬节派传道人用他们的狂热把清水弄浑。继续传扬你所得到的这福音；我相信你是主我们神的一位使徒和先知。”

“博斯沃思弟兄，你在我出生以前就在传福音了；就这些年来说，什么时候是你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

弗雷德·博斯沃思毫不迟疑地说：“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就是现在；不久，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传讲的那一位，我所爱的那一位，他会从那门进来，我就与他一起出去了。”

比尔觉得，他好像在看着亚伯拉罕、以撒或雅各一样。“博斯沃思弟兄，我们俩都信同样的福音；靠着神的恩典，我会继续传福音，直到最后一口气离开我；我决不会在神的道上妥协；我将尽我所能地忠诚于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我会在那片更美的地上见你，在那里我们俩将永远年轻了。”

博斯沃思微弱地笑着：“你会在那边的，伯兰罕弟兄，不必担心。”

一个月后，弗雷德·博斯沃思昏迷了约两天。后来他突然睁开眼睛，坐在床上；他伸出右手，在空中摇手，好像正与某人握手。“吉姆弟兄，你死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你；你是我在伊利诺斯州乔利埃特聚会上带你归主的。朱丽姐妹，我在温尼伯的聚会上带你归主的。”就这样约有两个小时（在那房间里吗？），他向那些在他传道事工中带领归主的、但先他过世的人一一问候。最后，他的头躺回到枕头上，在耶稣的手臂里睡了。弗雷德·博斯沃思享年八十四岁；他往永恒的路上去了。

第78章

滑 铁 卢 的 失 望

1958

吉恩·诺曼第一次听威廉·伯兰罕的讲道是一九五零年六月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当然，那辨明恩赐和神迹给他留下了印象，但从一开始，他就推测威廉·伯兰罕的事工隐藏着更深层的意旨。吉恩请了一个工假，这样，他和妻子马利亚就能参加下一场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办的伯兰罕大会[译注:这场大会就是大卫·伍德残迹的腿变直的同一场信心医治大会。]。八月份的克利夫兰大会结束后，吉恩开车回到明尼苏达州的家，订了《医治之声》杂志，该杂志刊登了威廉·伯兰罕大会的日程安排，并报道了大会的结果。吉恩还从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伯兰罕大会办公室那里订了威廉·伯兰罕的讲道录音带。

一九五三年，吉恩·诺曼全家搬到衣阿华州帕克斯堡。他继续从弗雷德·索斯曼那儿得到威廉·伯兰罕的讲道录音带，当时索斯曼正负责分发这些录音带。通过书信往来，吉恩·诺曼和弗雷德·索斯曼成了朋友；弗雷德·索斯曼原本是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来的。一九五六年，索斯曼在萨斯喀彻温省埃伯特王子城安排了一场伯兰罕大会；吉恩·诺曼出席过这些聚会。大会结束后，弗雷德·索斯曼带威廉·伯兰罕出外钓鱼了三天，也邀请吉恩·诺曼同去。就在萨斯喀彻温省的针叶树林和冰碛湖中，比尔和吉恩结联在一起了。

终于，诺曼一家确信了威廉·伯兰罕是神的一位先知。一九五七年，吉恩·诺曼决定在衣阿华州滑铁卢赞助一场伯兰罕大会，滑铁卢是一座人口超过十万的大城市。他打电话给李·维尔，现任伯兰罕大会的经理人。李·维尔与比尔谈了这事后，就打电话给吉恩·诺曼，说，比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六至二月二日星期天这段时间有空。诺曼立即联系滑铁卢的所有基督教传道人，共同组织、支持这场大会。接着他租了一个称为“战车竞技场”的大礼堂，并开始做广告。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场暴风雪袭击整个衣阿华州，每条路又滑又危险。大会的头两个晚上，由于结果让人失望，比尔就怪罪这场暴风雪，因为参加人数还不到竞技场的一半。后来，有个晚上，他去会场的路上经过一所高中，那儿正在举行篮球赛。从停在那里的车数量判断，学校体育馆似乎挤满了人。这时他才意识到，并不是因为冷天气和路滑使人不来参加他的聚会；而是基督徒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了。

即使有几千人参加这场大会，但他们的态度似乎与外面人行道上的冰一样冷，那么多的神迹也无法使他们的灵热起来。星期三晚上的聚会快结束时，比尔没有叫祷告队列，相反，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他要求会众低下头，跟着他说：“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善恩赐的赐予者……请怜悯我……赦免我的不信……我相信这福音……我相信你现在正在我身上成就你的话……打开这渠道……我倒空我的不信……我接受你的圣灵……我相信你此刻就在我里面……我相信我的病必消失……现在我接受你作我的医治者。”

会众全体认罪结束后，比尔要他们继续低着头，就为他们祷告说：“我全心地祷告，祈求圣灵对你们作证，这工作已完成了。”

他祷告说：“神我的父啊，我奉耶稣的名为这些心里诚实、真诚地承认他们过犯的人祷告。可称颂的神啊，愿今晚成为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晚上；愿圣灵现在进入每一颗心里，把所有的疾病从他们身上赶出来。”他仍然低着头、闭着眼，说：“我现在挑战魔鬼来辩论；撒但，你知道你被打了；你没有合法的权利了。当我主耶稣基督死在各各他、带走罪和疾病时，就把你的权势剥夺了。撒但，你只不过是个纸老虎，我们要叫你纸老虎。我们的主诅咒那棵无花果树、使它枯干后，他激励他的门徒对神要有信心。他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应许同样也是给今天的我们。撒但，你知道有这方面的经文，我刚才教导这些会众说，神就在他们里面。所以，若神在他们里面，他们对疾病说：‘离开我，’他若心里不疑惑，每个疾病就得马上离开，因为基督这样说了。因为不是他们在说，而是住在他们里面的父在说。作为神的仆人，藉着一位天使所传给我的信息，我这样说；他恩膏我并向这些人证明耶稣就在这里，这信息是对的。撒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里的每一个病人，进到外面的黑暗里。”

祷告过后，紧随着一阵奇怪的响声；听上去好像一位司琴的突然在管风琴上同时敲了十个不和谐的键，但竞技场里没有风琴。突然，一阵狂风从会场的一端吹到另一端，听起来像一股旋风吹得波浪形金属板格格地响，但这竞技场是用混凝土块和木材建成的。既然所有门都是关着的，这风必定是从内墙开始的。比尔感觉到它吹过讲台，在它经过时，扇起了他的衣服。他还来不及多吸两口气，风就没了。

会众似乎领会不到所发生的事，比尔解释说，圣灵刚刚像一阵风吹过会场，证实了他的道。彼得在五旬节传福音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徒2:2]。比尔问，有多少人刚刚听到或感觉到风吹过，约有五百人举起了手，其中有吉恩·诺曼和李·维尔。然而，即使有这种超自然现象，也没有在以后的聚会中使信心提到很高的水平。

星期六早晨，吉恩·诺曼安排了一次早餐会，这样，比尔就能与当地的牧师们一起交通，增进认识。大家吃完后，比尔站起来讲了一个短信息。他从保罗对亚基帕王所做的见证中取了他的讲题：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26:13-19]。

用前面引述的这件事，比尔分享了他自己一九三三年在俄亥俄河为人施洗时的见证，当时，那道超自然的光出现，并有一个声音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你也被差遣预告他的第二次到来。”接着，他讲到一九四六年一位天使向他显现的那个晚上，并告诉他，他被分派带着一个医治的恩赐到全世界去。就象古时的保罗那样，比尔声明道：“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比尔还在讲道时，一位牧师推开椅子，抓起外套走了出去。接着，另一位也出去了；随后一位又一位，共有十位牧师穿上大衣走到了外面的寒冷中。吉恩·诺曼畏畏缩缩，很尴尬。

当他开车送比尔回汽车旅馆时，尤其感到不自在；他的客人沿路沉默无语。吉恩说：“伯兰罕弟兄，我要为这十个人的粗鲁向你道歉。”

比尔转过头说：“吉恩弟兄，你爱我吗？”

吉恩因这样问感到惊愕，便回答说：“你要我证明吗，伯兰罕弟兄？”

“吉恩弟兄，如果我是你，就会离开这里，搬到西部。这地方已受到审判。”

比尔在衣阿华州滑铁卢还有一场聚会。一九五八年二月二日，星期天，他对会众讲了星期三晚上那阵超自然的风吹过竞技场的事。尽管他一生中神以旋风的形式来到他那里许多次，但只有另一次是与上星期三晚上所听到的超自然的风类似的。后来，比尔讲到他与班克斯和莱尔·伍德一起钓鱼时，神的灵像一阵大风从山上冲下来，启示他说出把生命再次给了那条死去的小鱼。

他对会众说：“我确实相信，我下一步的事工越来越近了，它会远超现在的这个事工。这里有谁还记得我起初的事工吗？我把手放在人的手上，就能感觉到由细菌引起的疾病的振动。那时主应许我，我若诚恳，将来某一天就能知道人心的秘密。今天，大家都能看到这事应验了。现在我告诉你们，还有一件比这更大的事要来临。”

接着他读《路加福音》17章26到30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得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从这些经文中，他剖析了三个重要的功课。首先，罗得从所多玛出来；第二，挪亚进入方舟；这两个人预表了今天人们的需要；他必须从世界体系中出来，然后进入基督的安全中。对第三个功课，比尔回头说到了罗得的日子，指出就在所多玛焚烧之前，亚伯拉罕（罗得的叔叔）接待了一个不寻常的来客。

比尔说：“有一个人走过来，是一位天使；不是别的，而是全能的神显现在人的样式中。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以罗欣。他是穿了人衣服的全能的耶和华。这人坐着，背对着帐棚，对亚伯拉罕说：‘明年我要来见你，撒拉将生一个儿子。’

“撒拉已经九十岁；她听到这人说的话，就笑了，没有笑出声，是心里笑。那位背对着帐棚的天使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

“那是哪一种读心术呢？你们滑铁卢的人不为自己感到羞愧吗？这同一位仁慈的天使每晚都来这会场，行同样的事；在火和毁灭临到这地以前，这些事正再次发生。正如罗得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路17:28,30]。在罗得的日子，一位天使带着一个信息来到亚伯拉罕那里；那位天使能辨明撒拉心里所想的，即使她是站在那天使背后的帐棚里。

“你们会众难道看不出这圣灵的特性吗？它不是别的，它是基督的灵。他后来以主耶稣的样式来到这地上时，也行了同样的迹象来证明他是谁。今天这同一位也在这里，在火和毁灭摧毁这世界之前，也在行同样的迹象。”

这是有记录以来比尔首次使用《路加福音》17章30节作为讲题，这成了他生命中最后几年里的主要题目。

第二天早晨，比尔和比利·保罗整理好衣服，装进比尔的小卡车里，掉头向杰弗逊维尔驶去。暴风雨的天气过去了，气温稍有回升。衣阿华州的一些扫雪机已经给高速公路铲了雪，撒了盐。比利·保罗开车，这样，他精疲力尽的父亲就能小睡一会儿。

尽管很累，但比尔无法入睡。他静静地坐着，看着所经过的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白雪覆盖的田野。一会儿，他感到那看不见的天使就在他身边，他的脊椎骨变得僵硬，双手麻木。突然他的小卡车消失了；比尔发觉自己正坐在汽车方向盘的后面，开车拐进他家前面的车道。因为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石块挡住他的车道，他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插在地上的一排测量木桩沿着他家边界与街道平行的方向排过去；压路机和铲土机轰隆隆地在以温巷来回开着。路两边的一些树被砍倒了，树桩连根翻起。

一位年轻人正开着一辆推土机经过比尔的院子，拉起方向闸，使一侧继续转动，另一侧停止，让推土机转来转去，把比尔的草坪挖掉，远远超出了测量木桩线的范围。比尔从车上下来，注意到一根木桩插入了他脚边的地上，木桩顶部漆成了橙色。

比尔打手势叫推土机司机过来与他谈一谈。那位年轻人从推土机上下来，走过了车道。比尔问：“你在干什么？不要开得太进来，你把我院子都搞坏了。”

那位年轻人把他往后推了一下，嗤笑着说：“对你们传道人就是要这样，你们老是告诉人要做什么。”

这人的好斗使比尔感到吃惊。“我只是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开得太进来，跑到我院子了。”

那位年轻人又推了他一下，然后试着要打比尔的耳光。比尔以前打拳击的动作冒了出来，他猛地缩回了头，闪过了那人打来的一拳。比尔不加思索，就重重地击打了那位年轻人，把他打倒在地。那人刚爬起来，比尔又把他打下去；那人第二次爬起来，比尔第三次又把他打下去。

这时，主的天使在他右侧后面显现，说：“不要那样做，你是个传道人。”

比尔为自己感到羞愧。自从他作为职业拳击手、未成为基督徒以来，他没有打过人。他把那年轻人从地上拉起来，掸掉他身上的灰尘，说：“我不是生你的气，我只是要你知道，你不能那样对我说话。”

那天使说：“绕过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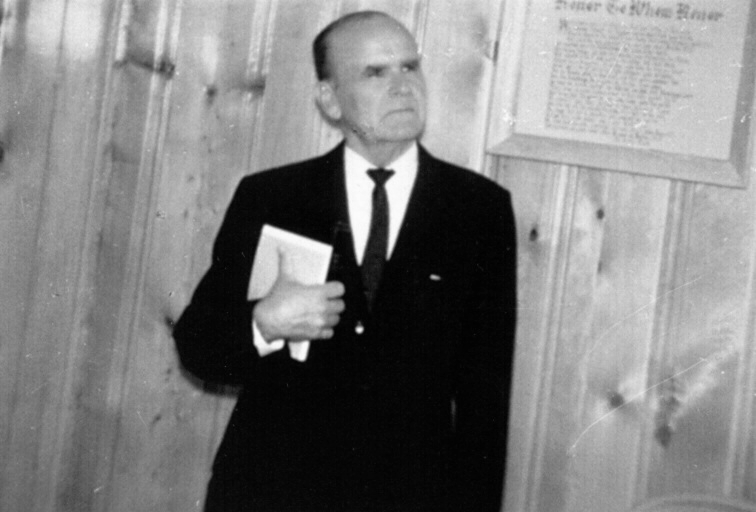
“怎么绕过呢？”比尔问。

“当你看见这木桩插在你前院的大门口时，就去西部。”

比尔转向西面，看见一队马拉着一辆有篷的马车，那种马车美国拓荒者称为草原篷车。他妻子坐在前排，头上戴着一顶拓荒者式的无边女帽。他们的孩子坐在后排，从车篷下面往外看。比尔爬上马车，坐在妻子边上。他拿起缰绳，说：“美达，我已经尽力站稳了。”接着，他掉转马头朝着西部去，甩动着缰绳。当他甩的时候，那些马消失了，有篷的马车变成了汽车，变成他的福特商用车。

突然，他又回到他的小卡车里，坐在副驾驶座上，正看着窗外，注视着匆匆而过的白雪覆盖的衣阿华州田野。他一有机会，就把这异象记在异象本上，这异象证明有重大的意义。

吉恩·诺曼认真地采纳了比尔叫他搬到西部去的建议。六个月内，他卖掉房子和生意，搬到了亚利桑那州图桑。最终，他的搬迁对威廉·伯兰罕自己搬到西部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79章

解 释 分 别 善 恶 树

1958

一九五八年的春夏，威廉·伯兰罕举办了几场信心医治大会，从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到缅因州班戈市。尽管他的大部分讲道仍然集中在建立医治的信心上，但也涉及到一些其它的主题。一九五八年，他至少七次传讲了关于示巴女王的信息，引用《马太福音》12章42节作为他的讲题：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然，耶稣是指他自己就是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人。比尔强调说，这同一位耶稣基督每晚都在他的聚会中，辨明人心的秘密、医治病人、行其它的神迹，正如他在两千年前左右行走在地上时所行的。

虽然信心医治大会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但在一九五八年里，他仍然抽出时间在伯兰罕堂讲了十几次的道。九月份最后一个周末，他传讲了几场比以前所传讲的更引起争论的道。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晚上，他传讲了“我们为什么不是一个宗派？”这信息。他指出，耶稣从未开办过学校或建立宗派。基督教组织开始于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当时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组织了罗马天主教会。《启示录》17章所提到的那个大淫妇，众妓女之母，她坐在七座山上，管辖着全世界。罗马城是建在七座山上的。天主教会以罗马为总部，是唯一与这经文相符合的机构，但犯这错谬的不只是罗马天主教会一个。比尔强调说，经上如何说到了这个众妓女之母。第一个基督教组织就是那母亲，而这母亲有许多女儿；这些女儿就是其它的基督教宗派，他们以某种方式采纳了他们母教组织体系僵化的东西。

僵化是各个宗派的基本弊病，它形成了隔墙。一个群体一旦写下它们的教条、规章制度和信仰条文，就冻住了赐启示的神的灵。圣经是完全的，但人对圣经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如果神给某人更深的认识，那些受宗派信条束缚的人就不能接受。各个宗派内部领导层的等级制度抗拒赐启示的灵，因为每个人都想在那等级制度里和那舒适、满足于现状的位置上保住乌纱帽。

第二天早上，他传讲了“圣灵的洗”这信息。他传讲这主题与那时代绝大部分人不同。他读了《以弗所书》1章4到6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著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谁做的？他做的！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在他的恩典中接纳了我。我与这恩典毫不相干；我是个罪人，生在一个醉汉的家里；我坐在威士忌酒桶上长大的，然而七岁时圣灵临到我，说：‘不要沾一滴酒、不要抽烟、不要嚼烟草或与女孩子乱来。’这是什么？在创世以前，天父美好的旨意是差遣我去传他的福音、带领他的羊群；神永远祝福他伟大的名。或游水或溺死，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或为人所爱或不爱，我都将持守他的圣经。

“若卫理公会或浸信会拒绝我，都没有关系，我要做他所喜悦的事。甚至五旬节派也在拒绝我，因为我不相信他们认为说方言是圣灵洗的最初证据的教义；我不相信说方言会使你被圣灵充满，就像我不相信住在王宫里会使你成为国王一样，不是这样的。你可能是个仆人，瞧？我相信你是藉着一个经历领受圣灵的，不是藉着一个对经文知识的概念领受的，而是藉着一个经历，只有你自己知道。若你想知道他是否是圣灵，就看一下你后来的生活方式怎样。这点会告诉你是什么样的灵进到你里面。”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晚上，比尔传讲了一篇题为“古蛇的后裔”的短信息，种下了他其中一个最有亮光和最引起争议的教义。他从《创世记》第3章中取出他的讲题：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比尔教导说，起初，古蛇不是一种爬行动物，相反，它是一种哺乳动物；圣经称它是兽。古蛇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身体结构也像人一样。在智力上，它与人非常接近，甚至能说话。“狡猾（subtle）”这个词意思是“对生命原则拥有真知识”。在希伯来文中，“狡诈（crafty）、精明（smart）、狡猾（subtle）和赤身（naked）”这些词都同出一个词根。园当中的禁果就是对人类性行为的属肉体的知识。“当中（midst）”这词的意思是“中间”。夏娃和亚当“吃”这“果子”后，他们突然知道自己是赤身的。实际上，伊甸园所发生的事就是夏娃与古蛇犯了奸淫，并从它怀了孕。随后她把学到的做给亚当看，随即又从亚当那里怀了第二个孩子。九个月后，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古蛇的后裔该隐，和亚当的后裔亚伯。

尽管这种解释与基督教传统大相径庭，但与圣经没有矛盾，甚至与常理也没有矛盾。突然，人类的原罪从神秘、传奇的范畴中被揭示出来，并牢牢地置于人类基因的事实中。按照对这件事的解释，人的堕落不能被武断地认为只是从数百棵苹果树中的某一棵摘下一粒苹果吃那样，而是因为犯了奸淫；在神的眼中，奸淫这种行为一直是个罪。因为这原因，神才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创3:16]神对夏娃的判语是直接针对她所犯的那罪的。比尔说：“如果吃苹果会让女人知道她是赤身的，那么我们现在最好就开始发苹果。”

当神惩罚古蛇在人堕落的事上所犯的罪时，神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创3:14]。神诅咒那古蛇时，为何要提到牲畜呢？神把古蛇与其它哺乳动物，如牛、狮子和猩猩分成同一类。后来，他把古蛇的样子从有腿的哺乳动物改变成无腿的爬行动物。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永远找不到人与猴子中间那“失落的一环”，原本的古蛇就是那“失落的一环”，但神完全改变了它的物种，使它不再与人有关联了；然而，那兽性还在。

接着，神对那古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创3:15]。古蛇有肉身上的后裔和后代，那后裔就是该隐和他的子孙。你看一看该隐的属性，他与他兄弟亚伯一样虔诚；这两人都筑坛，所以能敬拜神。该隐缺乏对真正罪性的启示，在坛上献上水果；而亚伯得到真正罪性的启示，就献上了血。神悦纳亚伯的祭物，拒绝该隐的祭物，这使得该隐发怒，就杀了他的兄弟。杀人不是神的属性，是魔鬼的属性。撒但就是这样把罪恶注入到神的计划中；罪恶从基因方面通过第一个女人的基因与一只兽即原本的古蛇的基因相混合，引入到了人类的本性中。其结果是，该隐后代的兽性沿着历史下来，越积越多，与亚当的基因混杂，并削弱亚当的基因，使得嫉妒、憎恨、固执、和其它人类所共知的有害特征不断扩散，给地上带来了无数的痛苦。

比尔强调说，神有一个旨意，允许所有这些事发生。在万有出现以先，就存在了那位“自有永有者”；那时他还不是神，因为神是个敬拜的对象，而那时还没有任何活物来敬拜这位伟大的存在者。这位“自有永有者”拥有一定的属性，他要表达出来。例如，他是位救主，但那时没有失丧的东西让他拯救。因为他的本性全然良善，不可能直接造出恶来。因此，他创造世界时，便给了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有选择他们去路的能力，因为他知道他们会堕落。这样，他就能作为一位救主来表达自己，他就以耶稣基督的样式表达了这点。比尔用自辨的方式问道：“谁是先有的，是救主还是罪人？救主是先有的。谁更有能力，是救主还是罪人？如果救主能除去罪，他就更有能力。”

在讲道的最后，他说：“你们传道人和弟兄们，请不要因我这样尽力地传讲这点而受冒犯。这是我们的教堂，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要把它正确地放在道上，用它来摇醒会众。那么，如果你越出了界线，我们就要回来，说：‘你更清楚，这点录在磁带上。’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分享的，以后我们会讲到的。我们相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相信洗脚；我们相信守圣餐；我们相信主的第二次到来，不只是属灵上的到来，而是主耶稣以可见的，肉身的样式从荣耀中再来；我们相信死人有身体的复活，并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相信灵魂不死；我们相信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就是你从耶稣基督那里所得到的生命，因此，我们不相信永恒的刑罚；我们相信一个真实的、烧着硫磺与火的地狱，但我们不相信人永恒地受苦，他们可能受苦一百万年，我不知道，但他们不可能永恒地被烧。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有了永恒的生命。所以你看，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以后还要教导。愿主祝福你们！”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威廉·伯兰罕把行李装在他的商务车里，朝着加利福尼亚州开去。美达和三岁半大的约瑟与他同去。迈纳·阿根布莱特（他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靠近洛杉矶的拉克里森塔）已经为比尔安排好在洛杉矶地区几个不同的教堂各传讲一个晚上。但阿根布莱特没有在南加利福尼亚等他，他已经飞到俄克拉何马州图尔萨参加全福音商人会的年会。比尔想在俄克拉何马州见他的朋友，然后一起驱车去加利福尼亚。

比尔星期六下午到达图尔萨，登记进了一家旅馆。迈纳邀请他参加那晚全福音商人会的晚宴。比尔去了，因为他想听奥洛·罗伯茨的讲道。宴会前，罗伯茨传讲了耶稣应许给信徒的丰盛生命；当时，耶稣告诉那些渔夫撒下网，他们就捕到很多鱼，网险些都拉不上来[约10:10;路5:1-11]。罗伯茨说：“在耶稣基督里，这一切丰盛都是为各人预备的。”

吃完饭后，全福音商人会主席迪马·莎卡林说：“我感到有带领要请威廉·伯兰罕今晚给我们讲最后的信息。”这一说比尔毫无准备。宴会前，迈纳曾把他介绍给很多人。比尔知道他们中很多人是百万富翁，有些甚至是千万富翁。他能给他们的生命加增些什么呢？他用简易、谦卑的方式，带着如此的坚信，传讲了纯粹的福音，以致有几十个人把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然后，迪马·莎卡林请他为病人祷告。像其他人一样，生活上的麻烦也折磨着这些富人。乔治·加德纳卖了二手汽车行，挣足了他将来要用的钱。他以开飞机为嗜好，曾经出过事故，折断了腿，损伤了膝盖，所以他走起路来很僵硬。比尔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后，加德纳能像出事故前那样顺利地走动了。同时，有位患严重关节炎的妇人，驼着背坐着，她的上臂朝内弯。她感到她的背直了，双臂也不再弯了。她当场跪下，拍手称颂神，非常激动，周围的人忍不住都看着她。那天晚上，少数的几位百万富翁学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财富；最伟大的财富就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

比尔正要离开宴会厅时，一位穿着华贵的妇人抓住他的手说：“伯兰罕弟兄，你的讲道大大感动了我的心；我本以为我是个基督徒，但现在我看到了我的缺乏。从现在起，我要事奉主耶稣。”

“谢谢你，”比尔很谦卑地说。

离开俄克拉何马州图尔萨后，比尔驱车到南加利福尼亚。到达拉克里森塔后，他没有去住汽车旅馆，而是与妻子住在迈纳·阿根布莱特的家。每个晚上，比尔都在洛杉矶地区的不同教会里讲道。

有天晚上，他在“毗斯迦圣经堂”为史密斯牧师讲道。毗斯迦的大礼堂里挤满了人，外面还有几百人站着，透过打开着的窗户听道。比尔讲完道后，史密斯牧师带会众唱几首诗歌，让比尔休息一下，再为病人祷告。那天晚上发生了两件比尔从未经历过的事。会堂里几千人在唱歌，但比尔能听到在某处高一点的地方另有一支合唱队在唱。他好奇地爬上楼梯，想看看谁在阁楼里唱。上面没有合唱队，只是从会众上方飘过来的。他所听到的声音似乎来自更高的地方。比尔仔细听着，是的，他分明能听到了两队合唱队在唱。从他下面传上来的合唱声是由坐在椅子上的几千人合成的，有男声女声，有些唱得准，有些唱不准。那第二队的合唱声是从高大拱顶的椽子上飘下来的。听起来好像是十万个女高音完美、和谐的合唱，这是他一生中所听过的最优美的音乐。

比尔很兴奋地从楼梯上下来，走到主楼的地板上。会众用悦耳的“阿们”声结束了唱诗。接下来一片肃静，这时，会场后面有位男人用一种未知语言说了几个字。尽管比尔以前从未翻过方言，但突然他知道了它的意思，“牧师将做信心的祷告，”但他害怕大声说出来。一分钟后，这奇特的灵感之浪又席卷了他，这次很强烈，他不得不捂住嘴，才不会说出来；这没关系。即使没有翻出来，史密斯牧师已开始为病人祷告。比尔高兴地让开，让牧师做信心的祷告。那天晚上，“毗斯迦堂”内外几百人从神那里得到了祝福，比尔也是其中一个。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比尔听到阿根布莱特家的电话响了；那时，迈纳不在房间里，所以比尔接了电话。

一个带着墨西哥口音的声音说：“你好，先生，请你告诉我伯兰罕弟兄是否住在那里？”

“我就是伯兰罕弟兄。”

“感谢归给神！我是杜彭斯达弟兄，是来墨西哥的宣教士，但我也住在拉克里森塔。我有个四个月大的儿子，他下巴有癌症；外科医生想把它切除，但现在癌症已经转移到他的舌头上。里基无法吞咽，我的医生说没有希望了。伯兰罕弟兄，我知道你在旅行布道时，没有去医院为某个病人祷告的做法。但请你可怜我，就做这一次好吗？”

“不要挂线，我叫阿根布莱特弟兄来，你可以告诉他去医院的路。”

比尔见到杜彭斯达先生时，惊奇地看到这位墨西哥人的皮肤与他一样白。他妻子也是白皮肤的，但你可能没料到，因为她是从芬兰来的碧眼、金发的女人。比尔跟他们进了里基的病房。在为病人和受苦痛的人祷告的这些年间，他曾见过许多令人不安的事，但这孩子的病况是他所见过的最令人同情的一个。里基仰躺在床上，身上只裹着一块尿布；他下巴下面喉咙的两侧有一块青色的疤痕，外科医生曾试图把那癌症切掉。他黑色的舌头肿得很大，甚至堵住了气管，现在他是通过喉咙里的一个洞在呼吸，插在喉咙里的金属管是他的新呼吸道，每次呼吸都会发出轻微的口哨声。一位护士定时从这管中吸出堵在里面的粘液。医生用夹板把里基的手绑住，以防他把这根管子捅进气管里。

杜彭斯达先生俯身在婴儿小床上，拍拍里基的肚子，说“爸爸的小宝贝”。里基认出爸爸的声音，想抬起被木板绑住的手臂。“里基，爸爸叫了伯兰罕弟兄来为你祷告。”

比尔的心在胸膛里融化成了液体，他想：“这情景若使我伤心，那么，它对全能的神应该会怎样呢？他是一切怜悯与同情的源头。主耶稣啊，你若站在这里，你会怎么做呢？”

就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属灵的事。比尔没有听到可听见的声音，但在他头脑或魂里，他听到圣灵说：“你传讲过《马可福音》11章23节，‘若对这座山说，’我把权柄给了教会；现在我等着，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

比尔轻轻地握住里基的一只小手，说：“主耶稣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我藉着信心把耶稣基督的宝血摆在这癌症的魔鬼和孩子的生命中间。”不知什么原因，他想不出说其它别的话。

比尔从病房里走出来时，里基的父亲跟着他跑出来，在厅里叫住他。“伯兰罕弟兄，主把这件事放在我的心上，要给你这点什一奉献的钱。”他递给比尔一个信封。

“哦，弟兄，不，”比尔摇摇头：“我不能拿你的钱，用它付你儿子的医疗费吧。”

“这只是五十美元，它需要拿给传道人，请收下吧！”

“好吧，既然我是传道人，你也是传道人，你就认为我已经收下，现在我把它再转交给你。”

杜彭斯达不情愿地把钱放进口袋里。

尽管比尔为里基·杜彭斯达只做了一个这么简单的祷告，但已足够了。比尔离开医院后几个小时，里基的舌头消了，与正常时一样大。第二天，他的医生把那根金属管从他喉咙里取走。同时，医生做了一次活组织切片检查，后来证实里基嘴里没有任何癌细胞了。当然，里基的爸爸打电话给比尔，告诉他这个神迹。但这对杜彭斯达先生来说远远不够，他和妻子便驾车来到阿根布莱特家，当面感谢比尔。

比尔正在往他的福特车上装行李，准备回家，那位墨西哥宣教士到了。杜彭斯达先生急冲冲地推开车门，很快从座位上跳下来，跑向比尔，好像担心他还没到比尔就离开了。他猛地摘下帽子，说：“伯兰罕弟兄，里基今天要出院回家了。”

“为此感谢神，”比尔说：“神是大有怜悯的。”

“这是主告诉我要给你的什一奉献。”

“杜彭斯达弟兄，我跟你说过，拿这钱去支付医疗费吧。”

“我做了，我意思是我试过了。那医生说我没有欠他一分钱，因为里基的康复与他毫不相干。他说，这是个无法解释的现象，是个天然的怪事，但你和我知道这不同。所以，请收下我的什一奉献，伯兰罕弟兄。”他递过来五十美元。

比尔心想：“哦，我不能收，主啊，我不觉得要收下它。”然后，他想起耶稣让那位寡妇把最后一块铜钱放进公会奉献箱里的事[路21:1-4;可12:41-44]。于是，他勉强收下了。

回到杰弗逊维尔后，他把里基·杜彭斯达的神迹告诉了他的会众，他说：“我现在拿着那人的什一奉献，我确实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它，但我的确知道我要把它给某个为神的荣耀而做工的人。”

接着他说：“影子在落下，基督快要显现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迹奇事不断地出现；教会（就像那个大的卫星，月亮）正反射着晨星的光，因为它要带着‘医治的翅膀’从地平线上升起[彼后1:19;玛4:2]。如果他从他同在的反射中带来医治，那么，当他亲自降临时又会怎样呢？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将会被改变，变成像他一样的荣耀的身体[腓3:21]。直到那日，我们为他同在的日光而感谢神；正如众星发光一样，我要爬上荣耀的城墙，在这黑暗的时刻，坐在那里等候欢呼他的到来。”

第80章

“ 要 有 生 命 ！”

1959

一九五九年春天，威廉·伯兰罕在芝加哥举办另一场信心医治大会时，他的事工再次改变了。一天晚上，像平时那样，他叫了一队祷告队列，排在他的右边。一、二、三个人来到他面前，每一位都从他恩赐中拉出了异象，随着每个异象，他也消耗了部分的体力。那天晚上，第四个站在他面前的是个黑发披肩的年轻妇人，她身穿一件咖啡色上衣和很搭配的咖啡色裙子，手中抱着用一块粉红色毛毯裹着的婴孩。比尔想：“看起来我应该认识这个妇人，她看上去很面熟。”他仔细看了婴孩的脸，从她塌进去的脸颊和苍白的脸色看，就知道她病得很重。一个异象揭示了更多的事，他对那妇人说：“你的婴孩六个月大，却只有三磅重；你无法喂她东西，无论你喂她什么东西，她又吐了出来。你带她去看很多医生，但没有一个能帮她；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你知道你的婴孩快死了，你是瑞典行道会的信徒，你的牧师劝你带这婴孩来找我祷告。”

“没错，”她轻声地说，嘴唇抖动着。

异象中的画面变了；比尔看到那婴孩在微笑、玩耍，就说：“姐妹，主如此说：‘你的婴孩得医治了’。”

这位年轻母亲得了安慰，哭着走下了讲台。

比尔想：“有件怪事与她有关，”接着他想起来了。早在四年前，他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外的旷野祷告时，神给他看了这个时刻的异象，说：“你一看见这事发生，你的事工将改变。”这位就是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穿咖啡色衣服的妇人，这也是给他的迹象，显明他将得到更多的能力为病人祷告。

从队列中的下一位开始，他感到在祷告事奉中因看每个异象所失去的体力减少了。尽管他从来无法控制异象的临到，但他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位置，这样异象就可能显现。首先，他先对会众说话，直到他感到主的天使在身边；接着，他与队列里的第一个人谈话，直到接触了那人的灵。异象往往随之而来；第一个异象来了之后，下一个就容易来了。他的问题从来不是如何进入辨明的灵里，他的问题一直都是如何从那异象里出来。以前，在祷告事奉中，异象总是控制着他，一直拖着他，直到精疲力竭。有几个晚上，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恢复过来；有时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恢复体力。今晚情况变了，现在，他很快就能从异象中出来，跟进到异象中那样容易。这种能力使他能保存能量，清醒地决定要为多少病人祷告完才停止。异象仍然会使他疲惫，但没有像前几年那么严重了。

从芝加哥大会回到家后，比尔得知琳达·凯利·史密斯[译注:这不是她的真名。]住在医院里，生命垂危。凯利一家过去常常到伯兰罕堂听道，但这几年他们飘回到世界去，没有来教会。凯利太太打电话给比尔，问他是否能来医院为她女儿祷告。

他到医院时，发现琳达·史密斯躺在罩着氧气棚的病床上，她父母、丈夫、公婆和其他几位家人围在她身边。琳达怀第三个孩子已经有五个月了，但不幸的是，那胎儿在子宫中早已死了。更糟的是，她医生不能为她动手术把死胎取出来，因为琳达得了尿毒症，在她的血液中堆积了一些平时从尿液排出来的物质。在这种情况下动手术会要她的命，可是，那死婴没有取出来，最终对她也是致命的，琳达的困境看起来没有希望了。比尔掀开氧气棚的吊门，说：“琳达，我是比尔弟兄，你记得我吗？”

她的声音听起来微弱，但头脑很清醒：“是的，比尔弟兄，我记得你。”

“你知道你病得很重吗？”

“知道，所以，我叫妈妈打电话给你。”

“琳达，你与主的关系怎样呢？”

她因悲哀皱起了眉头：“比尔弟兄，我还没有准备好走。”

比尔就在氧气棚里跪在她的床边，握住她的手与她一起祷告。琳达告诉耶稣，她为她的罪感到难过，答应主，从今天起她会爱他、事奉他。她悔改后，比尔奉耶稣的名祈求神医治她。

第二天早上，她医生检查她的血液，惊讶地发现她的尿毒症没了。受到这未曾料到的病情转变的鼓励，医生决定第二天为她动手术。若她的血液在二十四小时内保持干净，她的医生就能安全地取出那死婴。琳达的家人听到这个好消息后，他们中很多人也悔改了他们的罪，答应神他们会在余生中事奉他。比尔为此大大地感激神。

那天晚上，琳达无法入睡。约在半夜，她对母亲说：“现在我很高兴，我与神和好了；妈妈，我要回家了。”

凯利太太抚摸她女儿的手臂，说：“是的，琳达，早上医生将会取出死婴，然后，再过几天你就能回到丈夫和孩子们身边，你就能为神而活了。”

“不，妈妈，你不明白；我是指我要回天家了，这是我人生旅程的终点。”几分钟后，琳达安然地死去了。

琳达去世的消息使比尔震惊，接着，这事搅扰着他。他一时软弱，就说：“主神啊，你欠我一个解释；我为她祷告后，你医好了她的尿毒症，因这神迹，她的许多家人回来归向了基督；然后你就取走她的性命？我想你欠我一个解释。”

他所要的解释没有马上来到，他不高兴了几天，后来就忘记了他这轻率的要求；但神没有忘记。四个月后，比尔正在钓鱼时，看到一个异象，它显明了这个原因。他看到琳达和她家人在一条小溪边野餐；他看到琳达沿着小溪边的石头跳着；接着，他看到她脚滑了，掉进了水里；他看见她的腿和长裙缠在芦苇和睡莲中间。她家人没有注意到她不见了，发现时还不算太迟。她丈夫把她从小溪中拉上来时，她的皮肤因缺氧变成青色。她丈夫狂乱地把空气吹进她肺部，她活了过来。主的天使对比尔说：“去告诉她母亲，说：‘去年野餐时琳达不是差点淹死在小溪中吗？她本该在那时就死了，但她没有准备好走，神必须等到她的魂准备好了才接她走。’这就是所有这些事发生的原因，以及你去医院为她祷告的原因。”

当异象离开他后，比尔把钓鱼竿扔在一边，把脸埋在草中，哭着说：“主耶稣啊，请原谅我的愚蠢；我永不再说‘你欠我一个解释’了。你没有欠你儿女任何东西，是我们欠你。”

回到杰弗逊维尔后，比尔驾车到市场街的凯利家，然后敲门。凯利太太开了门：“比尔弟兄，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

“凯利姐妹，我想问你一件事。去年在一次野餐时琳达不是差点淹死了吗？”

“是的，比尔弟兄。她掉进一条小溪中，没有人看见。她丈夫把她拉出来，可能是用人工呼吸救了她的命，你怎么知道这事呢？”

“主显给我一个这事的异象。凯利姐妹，野餐的那天本是琳达走的时间，但神因着怜悯存留她的性命，直到她的魂准备好了。”

一九五九年，虽然威廉·伯兰罕举办大会不再使他精疲力竭，但有其它的重担压在他身上。毫无疑问，最重的担子就是他要不断地与税务部门交涉。政府部门对他大会财政的调查始于一九五五年。在过去的四年间，他们好几次审计了他的财务记录，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当然，也找不出什么来控告他滥用资金。所以，税务人员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他们说，有威廉·伯兰罕名字写在行头的任何支票都是他的私人收入，即使那笔钱是直接汇入伯兰罕堂的银行帐号里。人们捐钱给他的大会时，通常是开支票给威廉·伯兰罕，而不是给威廉·伯兰罕大会。税务部门说他欠所有这些钱的所得税；往回十年推算，他们说他欠美国政府总计三十五万五千美元（包括利息和罚金）。

有一天，政府部门的律师叫比尔再到路易斯维尔他们的办公室见他们。比尔因此心里叹气，因为这些会面看起来毫无结果。律师们反复地问他同样的问题，然后记下他的回答后，就扭曲他所说的话，使它们变成别的意思。这样的问讯使他厌倦，令他灰心，但既然在这事上没有别的选择，便同意去见他们。

罗伊·罗伯逊与他同去；罗伯逊不但是比尔的朋友，也是伯兰罕堂的理事会成员。几位税务部门的律师坐在一张长桌的一侧，比尔、罗伊·罗伯逊和奥比森先生（比尔的律师）坐在另一侧。一位税务部门的律师说：“伯兰罕先生，我们还有几个关于你费用的问题要问你；因为我们拿到了所有伯兰罕堂作废的支票，我们知道每一分钱到哪里去。我们要问一下，其中有些钱是否合法地用在教会里。比如说，你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某次聚会中，收到了一笔三千元的奉献款，下一个星期天，你把钱给了下一个城市的一个教会。”

“他们的教堂需要一个新屋顶。”

“嗯哼，这里有几张支票是给新阿尔巴尼的一位妇人，有一张三百美元的支票是给她支付食品的，另一张是付房租的。五百美元的房租，怪不合理吧？”

“她是位八十岁的寡妇，与两个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孩子住在一起；她只有很可怜的一点收入，房东要在大冬天把她赶出房子。我帮她付清以前的租金，还帮她付到六月份为止。”

“嗯哼，这是另一张可疑的支票；你给一位男人一千五百美元帮他盖房子。”

“那人的旧房子烧毁了。如果你看到一位有五个孩子的父亲在满地是雪、温度在零下的十二月份住在帐棚里，你会怎么做呢？得知这些孩子们冷得直发抖，而我有足够的钱帮助他们，你认为我会坐在温暖、舒适的家里吗？”

“嗯哼，理事们知道你把这钱给出去吗？”

“不，先生，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你不告诉他们呢？”

“因为耶稣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太6:3]。’没有比神的法律还要高的法律；这没有必要让理事们知道。”

“我们认为你应该告诉他们；按照你的记录，在过去几年里，你把几万美元给了一些个人，其中大部分钱去了哪里，是你的理事不知道的。”

“你是说我不诚实吗？”

“不，伯兰罕先生，我们认为你是诚实的。我们要说的是你不晓得怎样恰当地处理这些需要收所得税的钱。你一在这些支票上签名，在那笔钱进到教会的帐上之前，这钱就成为你的，即使你拿着支票还不到一分钟；你就欠了这笔钱的所得税。”

“当然，每张支票的背面都是我的签名，我是伯兰罕堂的财务。”

“绝大部分支票是开给威廉·伯兰罕的，而不是开给伯兰罕堂。我们不收伯兰罕堂的税，因为这是教会，教会是免收所得税的。在钱进到教会的帐上之前，它是属于你个人的钱。”

“但有一位税务部门人员曾告诉我，我能像那样签这些支票。”

“那人已不再为政府部门工作了。”

“写宪法的那些人也不再为政府工作了，宪法还有效吗？”比尔对反复在同样的点上争论感到厌烦了。他说：“我年轻时，我妻子生病死了，我欠了几千美元的医药费，我努力工作付清了每一分钱。我现在不再是年轻人了，但要是我欠钱，我会付的。使我觉得可悲的是，我给钱的那些人还得付所得税，就像那位八十岁可怜的老寡妇。”

“哦，你搞错了，伯兰罕先生。他们不必付所得税，因为他们是作为礼物得到那些钱的，主动给的礼物是不交税的。”

“真的吗？那么我就不欠政府什么钱了，因为我存入的所有钱都是主动给的礼物；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拿过一分奉献款。”

政府部门的律师们惊奇地相互看了看。有人问：“伯兰罕先生，你能证实这点吗？”

“如果你们要，我可以让一百万人写信到你们办公室，说这是真的。我一生中从未向谁要过钱，我们寄出的祷告布是免费的。我辞退掉几位经理人，因为他们想要拉奉献；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拿钱给我的大会，都是自愿的。”

这些说法使律师们定论不下来；他们之间小声而激烈地讨论了一会儿，然后结束那天的会面。比尔离开办公室时，似乎是胜劵在握了。

但政府告他的这个案子远没有结束。一九五九年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税务部门的律师们连续五天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询问比尔。星期五早上开会之后，比尔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他的头因为要重复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感到昏沉沉的。他对审计的压力感到紧张、烦乱，因为这使他无法安排聚会的日程；他也感到焦虑，因为有太多的病人请他祷告，他却没有时间为他们祷告。至少这天下午他能回复几位病人打来的电话，因为税务部门的律师说这星期已经同他谈完了。在他的病人名单中，最先要去看的是等在一家汽车旅馆的男人，他从四百英里外的地方带着生病的婴孩驾车来到杰弗逊维尔。

美达包了一块三明治给他作午餐。“今天早上怎么样？”她问道。

“亲爱的，那些律师那样问我，使我感到头晕。过了不久，我感到头就要掉下来了。”

他刚坐下准备吃饭，电话铃响了。美达接了电话，然后把手捂住话筒，轻声说：“比尔，是我们的律师，他说税务部门的律师今天下午还要再见你。”

“哦，不。我无法再那样忍受一个下午，告诉他我现在正好不在。”他从桌边站起来，走到后院去。

美达皱了皱眉头，但还是按她丈夫说的回了电话。她挂断电话后，比尔回到屋里，坐在餐桌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桔子汁。美达问：“那样做对吗？”

“当然，”他推理着说：“你回话的时候，我不在房间里。”

“但他打电话来的时候，你在。”

“亲爱的，忘掉这事吧，没问题。”但他内心深处知道是不对的。

吃完午饭后，他驾车到汽车旅馆，那位男人带着生病的婴孩在那里等着。当他正要为那婴孩祷告，一阵犯罪感的伤痛临到他。他想：“我是个假冒为善的人；我刚刚才撒谎，也让我妻子跟着撒谎，我怎能为这婴孩祷告呢？”于是他说：“先生，我现在不配为你的婴孩祷告，我做了错事，我的心在责备我。要是你能耐心等着，稍后我会为你婴孩祷告的。现在我必须去把事情纠正过来。”

首先他回到家，向他的妻子道了歉；然后驾车到他律师的办公室。

比尔走进奥比森先生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桌旁工作。“伯兰罕先生？”他扬起眉毛说：“我以为你不在家。”

“我只是走到屋子外面。”然后他承认了自己所做的，并为之道歉。

奥比森先生绕过桌子，走过来握着比尔的手说：“伯兰罕先生，我一直都很信任你，但现在我更信任你了。”

比尔感觉好多了，但他仍然还要道一个歉。星期六早上他开车到隧道磨坊那里，然后步行走到林子里他那秘密的山洞里。从上午七点到傍晚，他在洞中祷告，哭着祈求神赦免。当太阳的余辉落下时，他从洞里出来，爬到一块大石头上面，从那里观看着投在山谷中、拖长了的影子。林子很寂静，空气有点湿润、无风，他周围的落叶一动不动的。比尔举起双臂，赞美神所造的美丽世界。他放下手臂，说：“主啊，有一天你把摩西藏在岩石洞中，从他边上经过，这样他就能看见你的背。若你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你愿意从我旁边经过，让我能知道我的过犯已经除去了，这样，我就能去为你生病的孩子祷告了。”

他的祷告一结束，一阵旋风就从附近的灌木丛中刮过来，沿着小路向着他站的岩石旋转着呼啸而来。风猛力地刮到他身上，他不得不抓住帽子，闭上双眼，直到风过去。比尔再次举起双臂说：“我全心地爱你，主啊。我太高兴了，因为你是回答祷告的神，你赦免那些愿意转向你并悔改的人。”然后，他走下了山路，那条路带他到了汽车上，那汽车带他上了高速公路，那公路带他到了汽车旅馆，在那里他满怀信心地为那个将死的病孩做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他满有怜悯的大能，那婴孩得医治了。

一九五九年十月八日，星期四，威廉·伯兰罕、班克斯·伍德和弗雷德·索斯曼抽出了三天的时间，去杰弗逊维尔以北四十英里的印第安纳州撒冷附近打松鼠。每早晨四点钟就起身，这样他们能在破晓之前到达林子里，希望给那些找食物吃的、睡眼矇眬的松鼠一个惊奇。他们没有做成功，因为季节太晚了，太多的猎人使松鼠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打了两天后，他们三人连一只松鼠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星期六一大早，比尔把弗雷德和班克斯甩在一片林地里，然后骑马沿路去到更远的一片林地里。那天不是打猎的好天气。霜冻、寒风和引力使树叶都落光了，地上覆盖着一层嘎扎嘎扎响的碎裂的树叶。除了这不利因素外，大概是寒风使得绝大部分松鼠舒服地躲在窝里。比尔在林子里找了几个小时，没有看到一条毛茸茸的红尾巴。

他从山上走下来，到了一条枯干小溪的底部，然后往上爬到对面的小山。不久他来到了山腰，站在那里俯瞰一块田地，有几位农夫正在收玉米；山腰布满了悬铃木和刺槐。他从小就在这样的林子里打猎，他知道松鼠会远离刺槐，因为刺槐的枝子上有很多刺；它们不喜欢悬铃木，因为悬铃木结着梧桐树那样的果子，它们吃不了这果子。它们更喜欢山毛榉、核桃树和橡树。几棵核桃树零星地点缀在山腰上，但那些树的叶子和果子都掉光了；那里没什么可吸引松鼠的。

尽管比尔知道这里可能没有什么可打的，但他累了，需要休息一下。所以他摊开四肢，躺在两棵悬铃木中间，避开冷风，让太阳暖暖身子。其中一棵树使他想到指南针，因为这树的四根主干分别指向东、南、西、北。他背靠在这棵“指南针”的树干上，打算小睡一会儿，但又决定不睡。这时已经九点半，他打算在一小时内去找他的猎伴。如果睡着了，可能无法准时醒来。

他在看农夫们干活时，想到了那节经文，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经文频繁地出现在他脑海里。耶稣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可11:23]”

这经文使他大惑不解，为什么耶稣以这种方式说话呢？为什么耶稣不说“若我对这座山说：‘你挪开……’”而是说：“若你对这座山说……”甚至没做任何祷告，这怎么可能呢？比尔想知道，这是否是耶稣在献赎罪祭之前单单给门徒的一个独立的应许。

“就我所知，”比尔想：“所有给教会的大能的应许都是藉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赎罪祭而释放出来的；他在五旬节赐下他的圣灵给教会时，这些应许就生效了。所以，我若被问起有关《马可福音》11章13节的这经文，我会说耶稣在献赎罪祭之前就把这能力给了他的门徒，正如他在献赎罪祭之前给了他的众先知特别的能力一样。”

从他上方某处的树枝中，一个声音说：“你认为先知在预言将来时是先知在说话吗？你不是刚传讲过，说，先知如此强烈地被圣灵膏抹，以致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而是神藉着他们在说话吗？”

比尔想：“是的，主啊，那是真的。”

那声音继续说：“那也是包括在赎罪祭中；人无论何时若能完全地降服于神，神就能用他的声音，那时就不是那人在说话，而是神在使用他。你是如何在祷告队列进行时看见那些异象的？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智慧在告诉会众他们过去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吗？在你讲道时，你以为是你的智慧给了你洞察力吗？当一个基督徒说方言，另一位翻出来时，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明白了，”比尔大声说：“裹在耶稣基督赎罪的宝血中，一个人就有可能完全地降服于圣灵，说话的就不再是他，而是神。但那点怎么解释《马可福音》11章23节呢？”

“那节经文是真实的，正如其它每节经文是真实的一样。若你被圣灵膏抹而说话，无论你说什么，它必会成就。”

突然，比尔感到某种强有力的东西扫过他全身，他连忙站了起来，很害怕，说：“谁在说话？”他问着，眼睛扫视着山腰。“我在与谁说话？”没有人在那里。他唯一听到的是风吹动干树叶和远处农夫收割的声音。“主啊，是你吗？平常你对我说话时，我会看见那道光，但这里没有光。”

那声音非常靠近他，又一次向他说话。比尔听见它的声音，比听见农夫们在田间做工的声音还要清楚。那声音吩咐说：“说你要说的，就必给你成就。”

他想：“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我发疯了吗？我不想成为癫狂的人，陷入什么地方的深处里。”他咬了咬手指，最后痛了。“我没有睡觉，所以这不可能是个梦；它也不像是个异象。通常当恩膏很深沉时，随即异象就来。我要在这儿再等一会儿，看异象有没有来。”

他的身体感到异样的麻木，所以就绕着小圈子走，伸展一下手臂。此时，那深沉的恩膏像蜜一样浇在他身上；那声音再次吩咐说：“说你要说的，就必给你成就。”

比尔颤抖地问：“主啊，这就是你曾告诉我的我事工将要来的改变吗？这跟几年前你在一个异象中让我看到的在帐篷下的那个小屋子有任何联系吗？”

那声音回答说：“我在证实我要做的事，说你要说的，就必成就。”

“这里没有任何病人，我当求什么呢？”

“你正在打猎，你需要松鼠，就像亚伯拉罕曾经需要一只公羊一样。”

“没错，我可能有点糊涂……”他的舌头打结了，他想：“主啊，要是我做错了什么，请原谅我；但我要知道这真的是你还是不是。”他大声地说：“今天我要打三只幼小的红松鼠。”

“它们要从哪个方向来？”

比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我已经走这么远了，所以最好完成这件事；但我要挑一件不可能的事。”他环顾四周，注意到五十码远有一棵刺槐，树上有几根枯枝。它长在一片灌木丛的边上，附近农夫们正在收玉米。因为知道他从未在有刺的刺槐树枝上找到过松鼠，所以，他指着某个特定的位置，说：“那根光秃秃的树枝末端要有一只红松鼠，我要从这里打它。”

他指着的那手一放下来，那里就蹲着一只松鼠，看着他。比尔拿起枪搁在肩上，靠在一棵悬铃木树上，以瞄准目标。他一扣动那0.22口径的来复枪，松鼠就掉下来了。比尔走过去，看那只死松鼠；子弹正好击中它的眼睛，血从头部流出来，流到枯黄的叶子上。他捡起来，松鼠的身子还是热的。他把死松鼠放进猎物袋里，他想：“异象不会流血，所以我知道这是一只真的松鼠；也许事情就会这样发生。主啊，这若是你，让它再来一次，这样，魔鬼就没有余地说那是巧合。”

再一次，那超级的恩膏带着颤动的力扫过他的全身。他环顾四周的林子，最后看到另一处松鼠几乎不会呆的地方。五十码以外，有一棵死的刺槐，一棵有毒的常春藤绕在那树干上。松鼠也像人一样避开这种有毒的常春藤。比尔指着树上一根特别的枯枝，说：“那枝子上蹲着另一只红松鼠。”他的手指一放下，松鼠就蹲在那里了！比尔搓搓眼睛，又看了一下，它还在那里，就端平来复枪，开了枪。那只松鼠从枯枝上掉了下来，啪的一声掉到地上。比尔走到那里，用靴子把常春藤拨开，捡起那只死松鼠，装进他的猎物袋里。

“主啊！那是你，”他高兴地说。“现在，我想我明白了《马可福音》11章23节的意思。谢谢你，主，因你证实了你的话。我等不及要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了。”

他就朝那条路走回去，那声音再次临到：“你说了三只松鼠。”

比尔停下来，没错，他是说三只。他看看四周，要找另一个地方让松鼠在那里。他想：“这次我要让它真正的很离奇。”靠近玉米地有一个残留多年的树桩，被太阳晒白了，有一根光滑的树枝还连在上面。比尔说：“一只红松鼠从那边的灌木丛出来，向下跑到那个老树桩上，爬上那根树枝，眺望那边的那个农夫。”

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等了十分钟，还是没有松鼠出现。这时将近十点半了，他站起身来，伸伸臂，说：“父啊，你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太18:16;林后13:1]。我的袋里已有两个见证，我满足了。谢谢你，主，给我这两只松鼠。现在，我要去见班克斯和弗雷德了。”他把猎物袋住肩上一挎，朝着来路的方向走了几步。

“但你已经说了，”那声音提醒他：“经上说：‘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你疑惑了吗？”

比尔转过身：“不，主啊，我不怀疑你的道。”

就在那时，一只松鼠从刺槐丛中冲出来，跑向玉米地，爬上那树桩，攀到那根单独的树枝上，停在那里，朝着那个农夫看。比尔用肩托住来复枪，用瞄准镜对准，扣动扳机；子弹打中了那只松鼠的眼睛。

他把松鼠捡起来，放进袋里，这时，他的脑中听到另一个轻微的声音，说：“你知道吗？林子里现在到处都有松鼠，这一切都只是偶然的。”

比尔回答说：“撒但，我们走着瞧。”比尔走回到山腰那两棵悬铃木中间，坐下来看着。他直等到中午才离开那里，去找他的同伴。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看到有其它松鼠的一丝踪迹，甚至连叫声也没有听到。

一九五九年，尽管印第安纳州的松鼠猎季到十月十三日就结束了，但肯塔基州还有几个星期开放着。十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威廉·伯兰罕、班克斯·伍德和托尼·扎贝尔驾车来到肯塔基州埃尔克洪城，与班克斯的舅子查理·考克斯一起打了几天的猎。

埃尔克洪城是肯塔基州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边界的一个小镇。这片林地藏着世上最好的打猎和钓鱼的场所，比尔经常来这里释放他事工的压力。查理和内莉·考克斯总是热情地欢迎他到他们那山区的家。

十一月份那个星期的天气肯定更偏袒松鼠而不是打松鼠的人。天天寒风刺骨，松鼠大部分都蜷伏在窝里。那些冒风险的大胆的松鼠听到猎人靴子踩在干树叶上的沙沙声，已事先得了危险的警告。打了两天后，他们中只有查理打了几只松鼠，他用的是散弹猎枪。比尔仍信任他那把0.22口径的来复枪，但似乎没能有机会使用它。

十一月六日，星期五，他还是没有碰到好机会。下午晚些时候，他来到两座小山丘中间一个他熟悉的低洼地，他称那地方为“运动员洼地”，因为有一次他看见十六只松鼠坐在同一棵树上，他只打了限量的数目，就不再打了，这种风格就像运动员的风格那样。现在，他站在洼地上面朝东的山坡上，观察下面的树叶里是否有生命的迹象。他观察了好久，没有动静。这边的树丛中像其它林地那样也很少有松鼠；一直站在一个地方使他冷得发颤，寒风刺入他的鼻子、脸颊和耳朵。尽管戴着手套，指尖仍冻得发痛，甚至脚指头冷得发麻。他看今天打猎打够了，决定明天再来试试。他转身只走了一两步，就听到一个深沉的声音，好像狮子发出的呜呜音。那声音说：“今天你要几只松鼠？”

比尔抚摸下巴沉思着：“查理想把他打的三只松鼠给我带回家；六只松鼠可以给我家人做一顿饭，所以，要是我能再打三只……”

突然，一种超自然的恩膏临到他，力量很大，使他不得不斜靠在一棵树上，免得摔倒。那同一个声音带着权柄说：“说出你要的，不要疑惑；无论你说什么，就必得到。”

比尔说：“我要三只松鼠。”

“它们从那里出来？”

“一只从西面来，一只从南面来，一只从北面来。”

他仔细观察着林子。过了几分钟，他看见洼地的另一侧山脊上有东西在动；他端平来复枪，通过瞄准镜对准一只灰松鼠。它至少离九十码，对一个只在五十码范围内瞄准的人来说，这是一次远距离的射击。比尔抬高枪口，对准目标略高一点的地方，以补偿远距离的影响。他扣动扳机，那只松鼠落地死了。

“打了一只；我最好朝南面看，因为下一只会从这个方向过来。”

他坐在一根倒在地上、朝着南面的原木上等了好久，心想：“肯定会出现的，因为我是在恩膏下说的；如果那是圣灵对我说话，那么一定是像我所说的那样发生。”

过了十五分钟，他看见一只松鼠在他所处位置正南面的一棵山毛榉树下的地上蹦蹦跳跳，那很容易打中，大约五十码远。他正好打中松鼠的一只眼睛，枪声刚落，在同一方向的另一只松鼠从灌木丛中窜出来，朝山下跑去，停在西南面离比尔约四十码的一根原木前。

“这是那第三只，”他想；他把枪管转了45度，指向西南面。他瞄准那只松鼠的耳朵，因为它的头侧对着他；他扣动板机，没有打中。那只松鼠吓了一跳，跑到原木的另一端，停在那里啃着山核桃。

“我肯定是发抖了，才没有打中，”他心想：“但我觉得与刚才打那只松鼠时一样冷。”他把枪斜靠在树上，稳住准星，又打了一枪。这次子弹在松鼠头上约四英寸高的地方飞过，击中后面的原木，木屑飞溅。那只松鼠跑了约十英尺远，停下来，紧张地看着四周。

“我肯定是碰了瞄准镜才偏了，”他想，又把另一粒子弹推上膛。若是可能，比尔不会打到松鼠的胸部，因为肉就在那里。他喜欢打松鼠的头部，特别是眼睛；此时，他把十字准星对准在松鼠的胸部上。他第三次射击，树叶被打得乱飞，落在松鼠前面一英尺的地方。这次吓得松鼠钻进灌木丛中不见了。

这下子比尔感到大惑不解。那年他打了一百一十四只松鼠，只有五发没有击中；但在这里，他却连续三发没有击中，怎么会这样呢？后来他明白了为什么。他说过下一只松鼠将从北面来，神不让他杀死这只从西南面来的松鼠。

他朝北面等了十五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太阳正在西沉，树林里暗了下来。四点钟时，他决定先过去捡那两只被打到的松鼠，免得天太暗了找不到。当他回到原先打到那两只松鼠的地方时，心想天太暗了，那天打不到另一只松鼠了，就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又走了十步后，那低沉的声音轰隆地说：“走回去，打你的第三只松鼠；你已经说过它会出现的。”

他走回到原先打松鼠的地方，说：“主啊，我对你毫不怀疑。”就在那时，他看到第三只松鼠在正北面约六十码的地方爬上一棵白色橡树。此时，天色很暗了，他用瞄准镜上上下下在树上扫视着，还是看不到那只松鼠。最后，他定点在树枝高处一个黑黑、突起的地方，决定碰碰运气。他开火后，听到小爪子抓着树皮爬上去的声音。然后听到有东西掉到地上、砸在树叶上的声音。不久，一只松鼠爬上一棵偏东二十英尺远的树；比尔以为这是同一只松鼠，他一定是没打中那只在那棵白橡树上的松鼠，所以，它跑到另一棵树上了。比尔瞄准松鼠所蹲的那根树干上的黑点，扣动了板机。这次他显然成功地打中了，那只松鼠垂直地掉在地上。

比尔为了确认一下，先到那棵白橡树下检查一下。那里躺着第三只松鼠，正好是他说要发生这事的那地方的正北面。“真太妙了，”他想：“我要三只松鼠，主还多给我了一只。”但当他走过去要捡那第四只松鼠时，它不在那里。“真怪！我知道我打中了它。”他在干树叶地上到处找，但没有找到。然后，他注意到树底下的树根中间有个洞；他的手伸不进那个窄小的洞口，所以就用木棍戳戳洞底。他能感觉到里面有蓬松的东西，但用棍子无法把它弄出来。“这是一只松鼠，没错；今晚我捡不到了，我明天再回来捡。”

他用一块石头盖住洞口，然后回到车上与他的朋友碰面。当他把三只松鼠给他们看时，他们都很诧异，因为他们没有一人打到。后来他告诉他们详情时，他们都惊呆了。

那天晚上睡觉前，托尼·扎贝尔领他们做了一个祷告。托尼祷告了别的事后，说：“主神啊，明天让比尔弟兄在那洞中找到那只松鼠，这样我们就知道他告诉了我们事实。”

这祷告使比尔感到震惊；托尼是他教会的执事，托尼的妻子曾躺在床上快死了，医生也不管她了，比尔为她祷告后，神奇迹般地医治了她。托尼怎么会怀疑他呢？

星期六早晨，户外的天气跟那星期的其它天一样，又冷又难受。在早餐桌上，托尼说：“今天我们至少能得到一只松鼠，不是吗，比尔弟兄？”

“托尼弟兄，你还是不明白。当我在灵感下说话，我是说‘三只松鼠’，那第四只松鼠与这毫不相干。”

“可是，它无论怎样都会在那里的。”

因为他们中午要动身回杰弗逊维尔，就只能安排在上午九点之前打猎。比尔花了两个小时在林子里找一块打下来的灰皮毛，却白找了，最后他放弃了。他往回走到汽车那里，路上刚好够时间停在运动员洼地那里。当他走近洼地，有个声音在他脑子里低声说：“要是那只松鼠不在那里，会怎样？那么你自己的执事就会认为你在撒谎。”

突然，那超级的恩膏再次膏抹了他，另一个声音说：“即使现在松鼠不在那里，只要你说会找到它，它就会在那里。”

比尔说：“主啊，《马可福音》11章23节是你的话，所以我接受你的话；我必找到那只松鼠。”

到了那棵树下，他移开堵住那洞口的石头，用猎刀把洞口切大。他的手伸进洞里，找到的不是一只死松鼠，而是抓到一团蓬松的树根，他吃惊地往后退：“哦，天哪！我们打算九点钟会合，而我来这里没有找到松鼠，托尼会怎么想？其他人会怎么想？”他又在树底下的干树叶上到处找，还是找不到。“等一下，”他想：“我说我一定会找到那第四只松鼠，我是在说出那三只松鼠的同样的恩膏下说的。如果这是要证实我新事工的开始，那么这第四只松鼠就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那么到底在哪儿呢？”

那声音说：“看看那片树皮的下面。”

比尔把树皮踢到一边，底下除了树叶，什么也没有。“这里有件怪事，“他心想。他再仔细地看那地方，就看到几根灰毛发从褐色的树叶底下戳出来；他再多挖一点，就找到了他的第四只灰松鼠。把在印第安纳州打到的三只红松鼠算在内，他总共打到了七只松鼠：这是神完成的数字。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三早上，威廉·伯兰罕、班克斯·伍德和大卫·伍德驾车去莱特的农场，为教会拿一些圣餐用的葡萄酒。乔治和默尔·莱特用他们花园里自产的葡萄酿成这酒。比尔喜欢他教会圣餐用的葡萄酒是由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酿造的。

如往常一样，莱特一家热情地欢迎他们几位，并挽留他们留下来吃午餐。伊迪丝（乔治和默尔·莱特的女儿）请比尔打一、两只野兔，她妈妈就可以炖兔肉了。比尔内心不愿拒绝伊迪丝的请求，他总是为她感到难过。她三十七岁了，大部分的岁月是在轮椅上度过的。她从婴孩以来就瘫痪了；真是出人意料，比尔首次认识莱特家还是因着伊迪丝的病痛。追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他在伯兰罕堂举办一场复兴聚会，当时，乔治·莱特得知这复兴会的消息，就带着他残疾的女儿到教会接受祷告。多年来伊迪丝遭受着极大的痛苦；比尔首次为她祷告后，她的瘫痪没有得到医治，但那疼痛离开了她，不再有了。比尔感激神的怜悯触摸了她。然而，这事一直困扰着他，因为伊迪丝没有完全得到释放，特别是从那以后，他看到许多病情比她还严重的病人都得了医治。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不知花了多少时间禁食、祷告，求神显给他有关伊迪丝得医治的异象，但没有办法强求一个异象。他所能做的就是祈求，因他知道神是至高无上的，神伟大的旨意和目的常常隐藏在那些远超过人软弱的能力所能理解的领域里。

谢尔比（乔治和默尔·莱特的儿子）借给班克斯一支0.22口径的来复枪，比尔自已买过一把，班克斯和比尔就一起出去打野兔。低低的乌云挂在天空，使他们担心会被雨淋湿，但到了他们带猎物回来后，雨才开始下。比尔在工具间后面剥兔子皮、清洗时，听到拖拉机引擎叭叭叭的声音慢慢地沿着路开过来。不久，海蒂·莫塞尔和她两个儿子坐在一辆老式的双冲程拖拉机的座位上，开进了院子。海蒂住在一英里远的地方；她听说比尔来探访她父母，就撇下家务活，过来享受交通。

比尔很高兴海蒂的到来，因为他口袋里装着要给她的东西。最近，她奉献了二十美元给伯兰罕堂的建设基金。比尔知道她很穷，想把钱退还给她；他记得一九四零年他为海蒂·莱特和沃尔特·莫塞尔证婚的那日子。一九五五年，沃尔特因拖拉机翻倒压在他身上死了，留下海蒂独自抚养她两个儿子。她在山腰那块小小的农场里辛苦干活，维持生计，但她的经济状况没有好过。有一次她告诉比尔，她一年只能净挣两百美元，所以他知道，她比伯兰罕堂更需要这二十美元。就在他把手伸进口袋里要掏钱时，他感到有拦阻。圣灵再次使他想起那事，耶稣没有拦阻那位寡妇把她最后一文钱投进奉献箱里。比尔把钱留在口袋里，相信神会在他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赏赐海蒂·莫塞尔。

坐在莱特家厨房餐桌上吃午餐的共有九人。班克斯和大卫·伍德、乔治、默尔、谢尔比和伊迪丝·莱特，奥维尔和科伊·莫塞尔—海蒂两个十来岁的儿子，还有比尔。海蒂坐在藤椅上，靠近厨房转角。一点左右，比尔吃完最后一口涂满高粱糖浆的樱桃馅饼。他把盘子往桌上一推，谈起了神的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其间不时有人问他圣经的问题，他就回答了。绝大部分他是在谈他事工的事，它从哪里来、现在的情形和将来可能的情形。四点半的时候，终于他谈到了《马可福音》11章23节这经文，以及前几个星期刚发生的奇妙事件。首先，他描述了印第安纳州那三只红松鼠的创造，接着，他又告诉他们肯塔基州那四只灰松鼠的创造。

比尔问：“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呢？乔治弟兄，你活了七十多岁，一生都在打松鼠；谢尔比弟兄，你是个打松鼠的专家；班克斯弟兄，你也是。你们中哪一个曾见过松鼠在悬铃木和刺槐树上呢？”

没有人见过。

“我也没见过，我从小就开始打松鼠；我对此想过很多，这件事我是这样想的。在《创世记》22章，神叫亚伯拉罕带他儿子以撒上了摩利亚山，把他作为燔祭的祭牲献给主。亚伯拉罕听从了，尽管神已经告诉他，以撒将会承受他的产业。在山顶上，亚伯拉罕筑了一座石坛，准备要杀以撒时，主的天使拦阻了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当然，这出戏预示着这个伟大的故事：父神在各各他山上把自己的儿子耶稣作为祭物献上。在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仍然需要一只祭牲；当他四周环顾时，他看见一只公羊被灌木丛缠住。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只公羊从哪里来的？亚伯拉罕筑坛时，他从山顶周围把石头堆在一起，那时还没有那只公羊。它如何突然出现在那里？”

“我是这样想的，”比尔继续说，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神的其中一个属性是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亚伯拉罕需要一只祭牲，所以，神一说出那只公羊，它就存在了。这不是一个异象，是真实的。亚伯拉罕杀了它，它的血流在坛上。

“今天，神还是同一位耶和华以勒；他竭力地向我解释《马可福音》11章23节的应许。我难以明白这点，所以他就显给我看如何运作，先是在印第安纳州，后是在肯塔基州。我需要松鼠，所以他创造了松鼠；它们不是异象，我打中了它们，并吃了；它们是真的松鼠。若他能为亚伯拉罕说出一只公羊，使它存在，他也能为我说出松鼠，使它们存在，因为他是这两者的创造主。”

整个下午，海蒂·莫塞尔一直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当比尔告诉大家他的结论后，海蒂说：“伯兰罕弟兄，那绝对是真理。”

突然，神的灵掠过厨房，使比尔站了起来。他的身体感到被恩膏充满，如同在林子里所感到的那样。他清楚地听到那同一个声音说：“告诉海蒂，无论她求什么，你说出它，它就存在了。”

“海蒂姐妹，”比尔说：“你在主面前蒙恩了；因为你说了正确的话，神要我告诉你，无论你求什么，他必赐给你。”

海蒂惊奇得猛地用手捂住脸颊，不只是有点迷惘：“伯兰罕弟兄，你是指什么意思？”

“天上的神要显明给你看，《马可福音》11章23节与其它经文一样的真实。你心里愿意什么，就祈求，神马上在这里赐给你。”

她紧张地环顾一圈：“我当求什么呢？”

比尔建议说：“你很穷，你可以求神给你足够的钱买一个大农场，或建一幢新房子；你可以求使你父母得帮助的东西，他们都老了；求神使他们返老还童，或着，你妹妹伊迪丝的事怎么样？她残疾三十七年了。祈求神使她得医治，她就会得医治。求神给你所要的，若没有马上发生，就不要再信我了。”

海蒂注意到，她两个儿子奥维尔和科伊，正在互相捅对方的肋旁偷笑。这使她想到了她真正要的事。“伯兰罕弟兄，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我两个儿子得救。”

比尔毫不迟疑地宣告：“海蒂姐妹，藉着全能神的吩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你你孩子们的救恩。”

听到耶稣的名，这两个男孩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他们母亲的怀里，流着悔改的泪哭泣。海蒂大声尖叫，连谷仓里的母牛也能听到她的声音，也许连他们邻居谷仓里的母牛也能听到。

雨落在屋顶上滴答滴答地响着。因为海蒂的拖拉机没有顶篷，谢尔比想用他的车送他姐姐回家；但海蒂却宁愿开着拖拉机与她两个儿子一起回家。那星期的其它时间里，她感觉非常好，好像行走在空中。星期天到了，奥维尔和科伊·莫塞尔来到伯兰罕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

比尔站在讲坛后面，向会众讲述了神七次创造了松鼠，以及发生在莱特农场里的事。他最后说：“这样，你们大家就知道我告诉了你们真理；海蒂姐妹，请你站起来一下。那神迹就是发生在这位妇人的身上；神越过世上众多的伟人，让这事首先临到这位贫穷、谦卑的寡妇。神选择她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她会求正确的事。

“现在，我想对我这个小教会说一件事，我这小羊群一直以来都很忠心，当我去全世界传道时，你们不断地为我祷告。我相信，另一次世界性的震动就要来到；我所告诉你们的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在审判那日，我会带着同样的故事在彼岸面对你们，这故事与我今天站在这里一样真实。

“我确信你们都能明白这是什么事；它是快要来到的更大、更深的圣灵的恩膏。我奉主的名挑战每一位，若圣灵临到你像临到我一样，不管你们求什么，就必得到。你们如何进入那更深的恩膏里，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要让神把你们放在那里，所以，你们只要尽你所能的活得甜美、谦卑、亲近神。不要怀疑他；只要相信凡事都相互效力，叫你们得益处；凡事就会尽得顺利。”



海蒂姐妹和她的两个儿子

第81章

越 过 时 间 的 帷 幕

1960

一九六零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三日，威廉·伯兰罕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了十四场道。三月八日，星期二晚上，他传讲了一篇题为“辨别诸灵”的信息。在抵抗他事工的阻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他要把他的动机完全清楚地向众人表明出来。他提示说，约翰吩咐基督徒们要试验诸灵，看它们是否是从神来的[约一4:1-3]。比尔劝戒基督徒要藉着观察传道人的动机来辨别他事工的灵。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试图要引人注意他，归荣耀给自己吗？他是试图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吗？他是要排挤其他人，以便让他和他的组织可以登场吗？那是个错误的灵。

耶稣没有荣耀他自己，却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父。一位真正的传道人总是把他的恩赐用于建立基督的身体，他藉着这种方法来荣耀神。一位真正的传道人从不把人分开，总是把人带到一起，不是带向宗派，而是灵里的合一。一位真正的先知（新约中的先知就是传道人）不是把人指向自己，总是指向各各他。

比尔说：“不要因人不属于你的组织，就不与他交通；要辨别他的灵。若他所行的与你有同样的目的，那么你们就会有交通。你们是一起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做工，即基督的事业。”

摩西是位真实的先知，因为他唯一的动机就是成就神国的事。他丢弃了在埃及所能得到的财富和名望，这样，他就能帮助神的子民成就他们最后要成就的事。你把摩西与假先知巴兰比较一下；巴兰有真正说预言的恩赐，但他想用这恩赐发财、出名。比尔说：“你们若看见一位有大恩赐的人，他做一些事试图要荣耀自己，你自己的属灵辨别力就会告诉你那是错误的。

“当人受神的灵恩膏时，他行事就会像神；神所行的事决不会使我们分裂，神所行的是把我们拉在一起，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体的。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带到一起，彼此相爱。一位真实的先知或真实的教师会尽力把教会带向灵里的合一，叫会众可以认出是神。愿我们有辨别灵的恩赐去辨别那人里面的灵，看看是神的灵不是。”

比尔驱车从凤凰城到俄克拉何马州图尔萨。从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开始，九天内他传讲了九场道，在图尔萨的最后一场是在星期天早上，四月三日，他传讲了一篇题为“如鹰搅动巢窝”。他讲到一只母鹰如何用皮毛筑巢，为它的小鹰准备一个舒适的地方。当小鹰学飞的时候，它把皮毛挪走，使巢窝变得很不舒适。同样，神有时让他的儿女过不舒适的生活，因为他要他们学新的东西，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上。

星期天下午，他从他一位老熟人那里得到一个消息，他是住在图尔萨的奥洛·罗伯茨。罗伯茨摔伤了腿，想叫比尔去他家里为他祷告。比尔到达罗伯茨华美堂皇的房子时，他发现罗伯茨躺在床上，他的膝盖肿得不能弯曲。当比尔祈求耶稣医治他时，罗伯茨膝盖上的血管形成了一个V型，肿消了。几分钟后，奥洛·罗伯茨就能从床上下来了，他与比尔一起走到前门。

就在他们要说再见时，罗伯茨问：“你看过我的新办公大楼吗？”

“没有，罗伯茨弟兄。明早我打算去见汤米·欧斯本，过后我会拐过去看你的地方。”

“很好，你对它会很有印象的。你记住，你在我组建我的组织中扮演了角色；当我年轻刚开始我的事工时，你给了我灵感。”

星期一，他访问了汤米·欧斯本的全球宣教机构总部。在每天工作前，所有的办公人员都来这里敬拜和祷告，比尔在他们早晨的敬拜时间里讲了道。接着，汤米·欧斯本带他参观了大楼。一幅世界地图覆盖了欧斯本办公室里的一堵墙，几百根大头针插在地图上，表示欧斯本支持那地方的基督教宣教士。他说：“伯兰罕弟兄，我只是你的一个学生；你是那位差我出去做这工作的。”接着他送比尔一个纪念品：一位非洲土著人嘴里衔着一块木头的雕像。欧斯本说：“想想我们从那种境况下使几千人得了释放。”

之后，比尔驾车到奥洛·罗伯茨的新办公大楼，那大楼几乎覆盖了一个城市街区，花了几百万美元才建起来。菲希尔先生带比尔参观了一下；他们穿过玻璃门，进入一个铺着进口大理石的大厅，大厅里装饰着一些镜子和雕塑品。甚至天花板也是一件艺术品，由复杂地交错在一起的铝线构成，这只是惊奇的开始。比尔看了罗伯茨用于制作电台和电视节目的播音室，以及印刷月刊《医治之水》的印刷机，有许多办公室，里面满是经理人员、会计、秘书、各种职员等，几百台IBM的电动打字机正在处理邮件。当他们参观完，正走回大厅时，一位警察提醒说：“伯兰罕先生，你从这里出去可能会遇到麻烦，前门肯定有五十个人在等你。”

“有没有其它出路？”比尔问。

“有的，”菲希尔先生说：“你沿着这条走廊往回走到那个门，门上写着‘出口’，那门通向雇员的停车场。如果你给我车钥匙，我会开到后面来接你。”

顺着这些指示，比尔很快就站在了外面，欣赏着建筑的外形，为这一个人所成就的事感谢神。当他想到他曾给过奥洛·罗伯茨灵感时，感到心满意足。

接着，像一只钟摆往回摆一样，他的情感摆到了另一个方向。再过五天，他就五十一岁了。他成就了什么具有长远意义的事呢？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直接向全世界几百万人传福音，看过几千个异象，为几十万人做过祷告，亲眼见过几十万件医治和神迹的事。究竟他要表明的是什么呢？当他把自己的事工与汤米·欧斯本和奥洛·罗伯茨的事工相比时，这些学生的成就似乎使他们的老师暗然失色。他不好意思让欧斯本和罗伯茨看他的办公室：一间活动汽车房、一位非全职的秘书用一台二手的手动打字机在回覆信件。就他的财政状况而言，此时他的银行帐户里只有一百五十美元。

“亲爱的神，”他伤心地想：“我猜想，你在钱财和责任方面对我的信任不如对其他那些弟兄的信任。”

就在那时，比尔听到像他一生中听到其它声音一样清楚的声音，那声音说：“我是你的份。”

他的钟摆摆到忧郁情绪的弧中时，停住了，随后摆回到了平安和喜乐。比尔说：“谢谢你，主；我很高兴你作我的份。”这时，菲希尔先生开着车到了大楼的拐角。比尔想：“在我讲完最后一场道，做完最后一个祷告后，来到我人生道路的尽头时，神大概会在彼岸给我一点他自己的份。”这是最让人心满意足的一个想法。

比尔边开车回家，边想着计划下一次在肯塔基州十天的讲道。当三位肯塔基朋友请他去他们家乡传讲一个晚上时，比尔心里感到有点微弱的拦阻，好像是圣灵对他说不；但他还是说可以。每一位朋友很快就租下了当地民防兵工大楼，并登了聚会的广告。不幸的是，比尔应该是在图尔萨染上了病毒，因为他一回到家，鼻窦就塞住了，喉咙很紧。第二天他发高烧，升到40度半，并发展成严重的喉炎，只能发出很轻的声音。接下来的九天，他连粗嘎轻微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他恳切地祈求神医治他，这样就能履行他对朋友的承诺。但到了肯塔基聚会所定的日子过了，他还躺在床上发烧。

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一早晨，他想要起床，但他感到太虚弱了，立刻又坐回到床上。美达给他倒了一杯桔子汁，和一片涂了奶油的烤面包。他打手势要她坐在床边，然后轻声说：“美达，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肯塔基州的聚会都定好了，神却让我这样生病躺在这里？有时我很诧异他是否呼召了我。”

“比尔，你不为自己感到害羞吗？”美达温和地责备他：“神知道他要怎么待你；只要安静，坐回去，吃你的早餐。我要给你换几条干净的床单。”

她一走出去，房间就消失了。比尔似乎站在一幢兵工大楼附近的停车场上；一道太阳光从天上射下来，照在兵工大楼上，把它打得粉碎。一位男人和三位女人带着钉枪走到瓦砾堆中。那位男人捡起两块人工合板，把它们合在一起，说：“伯兰罕弟兄，我们会帮你再建这兵工大楼；要是你这样把这两块合在一起，我就把它们钉牢。”

“好的，”比尔说着，就拿过那两块合板，并把它们并排地合在一起。

“不要这样做！”主的天使吩咐说，比尔就扔掉那两块合板。天使继续说：“他们现在正在来你家的路上，要你为肯塔基州的聚会再定一个时间。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拥有‘主如此说’，但他们错了；不要这样做。”

异象离开了他；大约一个小时后，弗雷德·索斯曼路过他家，顺便停下来看他，看他感觉如何。比尔用粗嘎的声音轻声地告诉他刚见到的异象。这时美达进来，说：“比尔，有几个从肯塔基来的客人要见你。”

比尔轻声说：“有三位女人和一位男人，是吗？”

“是的。”

“他们说他们有要给我的‘主如此说’，对吗？”

“他们是这样说的。”

比尔打手势让弗雷德·索斯曼靠近一点，轻声说：“弗雷德弟兄，去告诉他们我不能去；他们是好人，诚恳，但他们错了。”

他的几位客人走后，他又在诧异：“为什么会发生这事？为什么我说不出话？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肯塔基朋友讲道？神告诉我他要改变我的事工，但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要是我做错了，会怎么样？摩西没有对磐石说话，却用杖击打，他就做错了[民20:1-12]。以利沙诅咒那些取笑他秃头的小孩，他就做错了[王下2:23-24]。我不想去推断，像他们那样做错事。”

美达又给他倒了一杯桔子汁，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当他看着她离开时，他注意到墙上有一束闪烁的光。他转过头要看那是什么，他看到墙上的油漆融解了，最后整堵墙变成透明的。不久，他看到悬在空中的一本巨大的圣经；这本巨大的圣经遮住了阳光，使光线从它后面四周发出放射状的光束。从那本属天的圣经中出来一个金色的十字架，从那十字架中出来主耶稣。他从天空中走下来，穿过那墙，站在比尔床上的半空中。那本属天的圣经所发的光使耶稣的脸光彩夺目，他的影子投在房间里。他的面容将他潜在的、最丰富的各样美好品性体现了出来：爱和怜悯、知识和智慧、平安和公义、权柄和能力，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从主那里放射出来。没有一位艺术家曾在油画上捕捉到他容貌中深层的特性，但比尔见过的最接近的油画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所画的“三十三岁的基督”的画像[译注:海因里希·霍夫曼是德国画家，生于一八二四年，死于一九一一年。霍夫曼画了一幅三十三岁的耶稣基督在与一个富有的青年官谈话的油画。这幅画取材于四福音。参见太19:16-30;可10:17-30;路18:18-30]。比尔以前在异象中两次见过耶稣的面容，每当他读经时，就看到他的品性……但现在是在他卧室里见到耶稣，那使他不知所措。

耶稣说：“你正在等候你的新事工得到证实，我早已证实了；你只要接受。”

立刻比尔就明白了；他不是常常告诉人吗？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便救了你、医治了你，但除非你接受它，它对你才有益处。”这同样的原则可用在他的新事工上。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来11:6]”也许他不明白神要他做的每一件事，但他足以知道要凭着信心向前多迈一步，相信神到了时候，就会把下一步的事工显给他看。

耶稣加了一句：“你与太多的人同行，要与我同行，你需要独自行走。”

比尔也能明白这句话。他肯定还很顾及其他人的建议，这只会使他在竭力垂听圣灵的同时被搞混乱。他的新事工就摆在面前，第三次拉动很近了。时候到了，他要甩下其他人的看法，单单听那引导他的圣灵的安静、微细的声音。这是神要他从肯塔基州三场被取消的聚会中学习的功课。

当异象消退时，比尔说：“阿们，主啊！”这几个字从他口中有声有气地发了出来，他的喉咙立时感到不同了。突然，他的鼻窦干了，烧退了。他跳下床，大声喊：“美达！”

她跑回卧室：“比尔，你又有声音了！”

“不只这一个，我还恢复了力量；主刚刚医治了我。”

两个星期后，星期六早晨，一九六零年五月七日，威廉·伯兰罕梦见约瑟正在咳嗽，他抱起五岁大的儿子，紧紧把他抱在胸前，用脸颊贴在约瑟的额头上；约瑟正在发高烧。他醒来时，心脏像闹钟一样呯呯直跳。当他意识到这只是个梦时，轻松地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没有，或许是约瑟会生病。

他躺在床上思想那梦的意思时，他无意地朝卧室的窗外看了一眼。影子投下来，但透过百叶窗他仍然能微微地看到外面；外面看上去像典型的印第安纳州春天的早晨：多云、微风吹拂、有点凉意。他听到远处狗的吠声；一辆卡车从以温街隆隆驶过，几乎淹没了狗的叫声。

他正要起床时，看见一个褐色的小影子在他房间的地板上移动。影子前面并没有什么东西挡住光线，所以，显然没有理由会形成这个影子，然而它就在那里。它的轮廓看起来怪熟悉的；突然，比尔意识到那影子很像他。接着他看见褐色影子后面过来一个白色影子，推着褐色影子往前走。这白色影子使他想起主耶稣。

比尔低头看了她妻子一眼，看她醒了没有，以便让她看这异象。美达还在睡。他叹了一口气：“对不起，主啊，我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凡我做过的美事，都是你推着我去做的；巴不得你能引导我。”

就在那时，那白色影子似乎走到褐色影子的前面；看起来那白色影子好像转回去拉着褐色影子的手，就像要带领它一样。那白色影子的头转向床这边，刹那间，它固化了。当异象消退时，比尔瞥见了所见到过的男人中最美的脸。

第二天上午，一九六零年五月八日，星期天；比尔梦见他在西部。他周围是一片干地，点缀着一些蒺藜科的灌木和沙漠草。在这梦中，他和他妻子钓鱼后，正走回家。比尔一手拿着一根钓鱼竿，另一手拎着一串鳟鱼。他停下来，打开倒刺铁丝网栅栏的门。“西部这里的天空太清澈了，”他说：“它没有我们在杰弗逊维尔所看到的那种蓝色薄雾。美达，我们老早以前就该搬到这里了。”

“是的，比尔，为了孩子们的缘故，我们应该搬到这里。”

比尔醒来时，正好七点钟。“最近我做了太多的梦，”他想：“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用一肘撑起身子，看着他妻子，问：“你醒了吗，亲爱的？”她没有反应。于是他翻过背，顺着枕头往上滑，头都快碰到床头板了。接着，他交叉双手放在后脑勺底下，心想：“我很高兴今早不要讲道，对换一下真好，我就可以坐在下面听内维尔弟兄讲道了。”

他的思想漂回到他的梦境中。在梦中，它勾画出一幅西方属天的画面，这使他想到今生以外的事。死将是什么样的呢？他知道他会立刻进入他道的身体里，但不太清楚那属天的身体将是什么样的？到底他会有一个形体吗？他知道，当耶稣回来地上建立千年国度时，他将会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但要是在基督第二次到来前他死了，会怎么样呢？他还在等候时，会像什么样的呢？他将会是一个灵，像一朵云漂浮着，不能与他的朋友们说话、握手吗？这听起来不是很吸引人。

“我希望我不必经过那种状态，”他想：“我宁愿作为一个人那样留下来，直到被提；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现在五十一岁了，就最乐观的方面来看，我在世上已经过了半生，可能还会多几年。爸爸五十二岁死的，当然，他是自己喝酒喝死的；然而，我不能保证会活得比他更长。若我要为神多做些事，最好快点去做。”

不知从何处来，有个声音说：“你才刚刚开始，要努力争战。”

比尔摇摇头，心想：“我可能是在想象吧。”

那声音再次说：“要努力争战，一直往前。”

比尔心想：“可能是我自己说的，”于是用手捂住嘴，确定他的嘴唇没有动。

那声音第三次重复着：“你得赏赐的时候快到了；只要一直努力争战，巴不得你知道在人生的尽头是什么……”

比尔朦胧地听到唱诗班唱着一首教会的老圣歌：

我因思乡而忧郁，我想要见耶稣；

我欢喜听到那悦耳的港铃鸣声；

它照亮我的道路，驱散一切的惧怕；

主啊，让我越过时间的帷幕观看。

那声音问：“你想要看看越过时间帷幕的地方吗？”

比尔说：“那会对我大有帮助的。”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他无法解释。他刚刚还躺在床上，一下子他就站在山坡上，眺望着一片辽阔的大草原。成千上万的人从草原的各方朝他跑来，喊着说：“我们宝贝的弟兄！”他只能猜测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可能有几百万人，从四面八方朝他跑来。他们看上去都很年轻，也许才二十出头；男男女女正值青春年华，眼珠犹如星星闪烁，牙齿如珍珠发亮。他们赤着脚跑来，白袍随着每一步的跳跃飘动着。男人的头发都垂到肩上，女人的头发直垂到腰间。

如果这是个异象，那么它与以前他所经历过的任何异象都不同；他能感觉到脚下柔软的草地，和吹在脸上的柔风。更奇怪的是，他仍能看到他的卧室在二十英尺以外，与他此时所站之地约成45度角。他的衬衣挂在床柱上，他的妻子躺在那里睡觉。最最奇怪的是，他仍然可以看见自己的身体就靠着他妻子躺在床上。他的眼睛闭着，好像在睡觉或死了。看着自己躺在床上，就像其他人在看他那样，感觉真是太奇怪了；他的身体现在已经半百了，前额光秃，头发灰白、稀少，皮肤起了皱纹，皮肤？他朝下看看自己的手，这里（无论这里是在哪里），他的皮肤看上去柔软，崩得紧紧的。他用手摸前额，手指插进了浓密的卷发里。

“我不明白这个，”他说：“或许我得心脏病死了？但这些朝我跑过来的人是谁呢？”

那声音对他说：“你不记得吗？圣经记着说，众先知要与他们的人聚集在一起[创25:8;35:29;49:29]。”

“是的，我记得。但肯定没有这么多伯兰罕家族的人。”

“这些不是伯兰罕家族的人，这些是你带领他们悔改归主的人。”

一位年轻可爱的女人首先来到他面前，她张开双臂抱住他，欢喜得喊叫起来：“哦，我宝贝的弟兄！”他感到她的拥抱就像地上他妻子拥抱他一样实在，但在这里他没有感到与地上那样的感觉。

那声音说：“你认不出她了吗？”

“不，我认不出。”

“你领她归主时，她已经九十多岁了。”

比尔保持与这位年轻女人一臂之遥，以便能好好端详她的脸。她是他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然而他还是记不得以前曾见过她；很难想像她曾是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难怪她现在见到他那么激动。

虽然他认不出第一位女人，但他认得第二位。她是厚普，他的前妻[译注:威廉·伯兰罕与厚普·布兰巴赫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结婚，当时她二十一岁；三年后她死于肺结核。]。她看上去像与他刚结婚时那么光彩夺目，当厚普张开双臂拥抱他时，没有说：“我宝贝的丈夫；”相反，她喊道：“我宝贝的弟兄！”然后就转身拥抱第一位女人，她们俩都喊道：“我宝贝的姐妹！”

比尔觉得他心里的爱就像宇宙一样在膨胀；这里不可能有嫉妒，这地方充满了完美。不，它超过完美；它是崇高，不，它超过崇高。它……他绞尽脑汁想找出贴切的词汇表达，但找不到。词典里任何宏伟的概念都不足以描述这个现实。

“我不明白这个，”他说。

那声音解释说：“这就是你所传讲的圣灵，这是完全的爱；没有它，任何东西都进不到这里。”

这时，人群都聚集在他周围。年轻的男人们把他抬起来，扛在肩上，走到小山顶上，让他坐下，他们往后退，大声喊道：“我们宝贝的弟兄！”在小山周围几十万年轻的男男女女，也加入进来，一起喊道：“哦，我们宝贝的弟兄！”

比尔举起手，打个手势，使兴奋的人群安静下来，等到他们听得见他说话声时，他说：“我不应该在这上面，我不是什么特别的人。”

那声音说：“你被呼召作一个引导者。”

众人大喊起来：“你若没有出去传福音，我们就不会在这里！”

“这里是什么地方？”比尔问：“我在哪里？”

那声音回答说：“这里是经上所说‘祭坛底下的魂’的所在之处。[启6:9]”

“我若越过了时间的帷幕，那么我想见耶稣。”

“他在更高一点的地方，你的人在这里等着耶稣的再来。他来的时候，他要先来你这里；然后你和你的人将照着你所传的福音受审判。”

“每个引导者都必须受这审判吗？保罗怎么样呢？”

“是的。”

“那么我会没事的，因为我传讲了保罗所传讲的。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我也是。他教导圣灵的洗，我也是。无论保罗教导什么，我也教导什么。”

“我们正是安息在这点上！”众人喊道：“我们有丰富的保障。你要把我们献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要一起回到地上，永远活着。”

就在那时，比尔感到背部有东西轻轻推着他。他回头一看，是那匹他小时候骑过的马。“王子！我知道你会在这里的。”王子的鼻口越过比尔的肩头，嘶叫着；然后，比尔感到有东西在舔他的手，往下一看，看到他孩提时代最亲密的朋友，猎浣熊的混血猎犬。“弗里茨，我知道你也会在这里的。”

那声音说：“一切你所爱的和一切爱你的，神都在这里赐给你了。”

他周围的景象消退了，同时他卧室看上去更具体了。比尔问：“我必须回到那老朽的身体里吗？”

“是的，你一定要继续努力争战。”

他的下一口气把他带回到他那衰老的身体里，但有一点不同。他里面发生了变化，所有对死亡的惧怕没有了。现在，他确切地知道保罗写下这段经文时的意思：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林后5:1]。他坐起来，把腿垂在床边，问道：“美达，你醒了吗？”她没有回答。比尔跪在床边祷告：“亲爱的神，帮助我，永远不要让我在道上妥协；让我完全按着保罗那样去传讲。我不在乎有什么麻烦临到，或其他人做什么，让我忠实于你的道，继续努力，去到那地方。”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对他的教会讲完这个经历后，比尔说：“想像一下，在太空的某处，有一片上千亿平方英里充满完全的爱的地方；再想像一下，每走近地球一步，就变得窄一点，直到走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上。这个点是我们现在所能感受到的爱，它只是在那边的爱的影子。哦，我宝贝的朋友，我在福音里的爱人，我在神里所生的小子们，请听我—你们的牧师说几句。我希望有某种方式能向你们解释那个，但没有任何言词能表达它。越过这最后一口气后，就是最荣耀的事。朋友

们，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错过它。把一切放在一边，直到你得到完全的爱；走到一个地步使你能爱每个人，甚至你的仇敌。

“这次经历已经改变了我，我永远不再是以前的伯兰罕弟兄了；无论是飞机摇晃，还是雷鸣电闪，无论是有人向我开枪，无论什么，都不要紧了。靠着神的恩典，我要继续努力争战；我要尽我所能地向每个人传福音，劝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样，他们就能进入彼岸那片美丽的地土。”

